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郡文粹卷第一

吳郡志序

蘇臺鄭

鄭

虎臣

集

趙汝談

初石湖范公為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
事于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
辯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
自闔閭以霸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為東南大都
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并賦著溢談者至
而杭茅蓋益盛矣而舊園經蕪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

作亦畧是豈非大闕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
郡鉅典辭而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阮使不得行豈不
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
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
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
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
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
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遷移此等類皆未載法當
補于是會校官汪泰亨而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

所闕遺訂其脫謬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為續焉侯喜曰
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
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
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
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譚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
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眾力而特表杜佑自古
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
耳余聞石湖在時而郡士龔頤正滕成周南厚三人者
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教治焉而龔薦所聞

于公尤多異議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
為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
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
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
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烏方公書始出也疑謗
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
滅漸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
哉狀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
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

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墜交舉既上
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而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
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伸後觀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
也

十老序

米芾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
所仰靜鎮吳國四星紀威孚惠洽訟公一作度晨虛迺
闢郡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
名威羗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映清標

邁遠鬱建功利煥于汗青大中大夫濮陽公冲襟爽澈
淑質端靖積厚施行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
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韵虛
曠內德淳耀或中臺耆彦本集作碩望或四方虜使出處有
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黃
君素行潔修束修里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傾
碩德天錫難老貌若遠鶴言為龜鑑于是羽觴婁酬雅
章通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盼之間穆如清微一作微
薰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

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于得進退從容千
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芾倦游四海多出一作賓僚
刻繪既傳層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碩芾何
堪忝于承命謹序

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南
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米芾禮部以杭州從
事罷經由為作叙：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大中大
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
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

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
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
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
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閻立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
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
魚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
山冲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
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國子賜紫金魚袋徐思閔
聖德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
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
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十人合
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芾序之

吳城

杜牧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吳王宮殿柳含翠
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住能歌婉女逐誰回
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按梁吳均吳城賦曰古樹荒煙幾千百年云自吳王
所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劍殘水西有舞鶴故塵縈具

區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千悲億恨况復
荆棘蕭森叢羅罔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階筠
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薰唯聞秋蟬冬蝶
水魃晨定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閶門

張繼

畊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三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郭
清明幾處有新煙

前題

韋應物

獨鳥下高樹遙知吳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前題

白居易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
五千子弟守封疆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
處樓前飄管吹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市山藏色
月耀娃宮水放光魯賞錢塘蕪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前題

蘇舜欽

年華冉冉催人去雲物蕭蕭又度秋家在鳳凰山下住
江山何事苦相留

按文選注引吳地記閶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

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
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
詩于上今廢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

晉門

皮日休

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漠
荇花平醉來欲把田田葉
盡裏當時醒酒鯖

前題

陸龜蒙

細槩輕樺下白蘋故城花謝綠陰新
豈無今日逃名士
試問南塘着屨人

按吳地記云伍子胥宅在其旁石碑見在今亡此門
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
其上

學校記

朱長文

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專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
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
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群后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
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

剛簡以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
典樂所以教也以知仁聖義忠和為之德孝友睦婣任
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大司徒卿大夫
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
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
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
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有士君子之
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
所陶冶咸入於善豈鬼而不忘敬敷葦而不忍踐豈有

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
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因箴之獻猶不離此邦人
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
之義終潤而不用習大亂迄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
學而疾視其君蠱起而虛秦矣漢方休息元：未遑先
王之教世宗爽：苟善於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
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廼詔寘博士弟子之員而
立學校官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
難速考使罔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

內盛三雍之儀不及於外而鄭玄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古典六學寢明是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起於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制科以出神宋受命道亂興治乘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士聞風以起有若咸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

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於吳又淑於潤滕子京建於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叅預畿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孰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古未有盛於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

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於漢
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
之法使人之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
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丈正公以天
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
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醜迺割其巽隅
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亭有齋室是時
學者才逾三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
小也於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
厥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達繇景祐迄今五十餘載
學者倍蓰於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忝命掌學周
視黉舍傾侈褊迫寒薄暑嗽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
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論於郡守部刺史
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
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
節過鄉上冢乃以學舍之微白公之既即學詳文正公
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
建後之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修

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
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
瑾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
視興作命之裁築填圻立基如請之數並以闕賦之材
助以亡命之卒完舊剏新累工逾萬暮歲而告成不以
一分取於民公堂廓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二
而始作者十為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立
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
道庖厨澡室莫不嚴潔竊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寬

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學
田之佃於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於市而
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
命也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佚餼
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
且吳為東南都會自秦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
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必誠禮義
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課
躐科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於朝

廷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
風所扇猶將使人老之而幼之夫之而婦之室有忠信
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謂
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於教育可
謂之仁惟孝布仁於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
回其治吳某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冥坐郡閣事至
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餘裕方學之成吳人
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
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聲詩刻之隆碣以告於後世云詩

曰惟帝光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績降漢迄唐
以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
儒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
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
紀熙然髦士將圮其隘士固能止翼之膚史繼述其光
建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
我教養高堂邃廡環闢羣齋潭之其深濟之其來孰居
是堂勿尸厥職曹爾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
息道德淵源辭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

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年一作平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暎繪兩廡像勅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崇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勅采芹仰高二亭十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于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規模尤大更建災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于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于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寶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寶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揖諸生而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

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卑陋乃爾其何以揭虔
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常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
安得以罷輒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
君落之于是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千枚取贏資以
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工民不冉知像設
礼器百用具修至于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高平范公經構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
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
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
之意至是富公始甫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奉學之餘錢
就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搆層屋起夏六月乙酉
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
六棟三架雷八椽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棗椀
圻墁陶甃稱是祈于久故爽而不庠酌于道故文而不
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
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

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
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
以顧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
儒之說始于邦達于鄉至于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
聳之以聲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
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啟元
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
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
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
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
澤流于外絃誦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
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
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
存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彞倫者捨
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
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々無忽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于范文正公後更八政始成
而此閣成于富嚴即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

後學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于伯玉伯玉令
叅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
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

御書閣記

洪邁

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
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于世紛萬殊
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相域天縱神而特致志顛心不
舍食息淵妙沉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
高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義獻諸庾固

已望洋斂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輿臺命也詩書易
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凡幾帙：凡幾字一
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
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編以石本侈錫方
夏光天之內蓋郡戴其書昔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
而知其解者是為旦暮之遇况乎親見帝王以為之師
恩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妥奉當在穎宮蘇為吳盛府
故有六經閣燬于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暎始
改建學室宇宏備夸碓他郡邦閣獨未克立而度置石

經于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薌火之敬弗答弗涓揆于
祇瞻殊甚不稱寥々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
千石六數留意然畫不堅定會其凡輒中止更數十政
訖莫之能為淳熙十四年秘閣修撰趙彥操至平易中
和敏絜莅業用善政得民蘇比々多事且去天咫尺南
北間途者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
客趣了停傳為先務樸遯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
尚安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終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
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廓々如仙晨道院于

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三其擔為
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碩市
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食錢二十之一
毫釐之須於我何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
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
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
識本末臣恭維西箱清穆敞閣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
先追孝方勒密煥章建官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
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彥操羽儀宗文嘗典正

京邑叅侍從茲息區輔藩首能擴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食謂當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其詞曰

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為畿輔氣壓百州沉、學宮昂
以傑閣爛其天光照我海嶽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
百卷方國是儲君堯千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
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
實主張是時節來朝敬千萬禱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秘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

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
是累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重修吳學記

吳潛

潛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
條具始末聞於守相聞於部刺史轉聞於相國迄歸田
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
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學宮日頽月
圯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
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忾郡守李公

壽朋皆相眠繼金粟財益衍用不匱仆興僵立朽草腐
鼎新悉就修理舊為屋七百五十楹一七皆新美矣若
耆宿若宗曾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毓
未備乃別啟一齋曰小學哉工於紹定戊子冬十一月
粵己丑秋七月訖功於是吳學益興然東南矣夫物固
於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
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
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而久必壞、而久必泯學基
堂於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
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
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
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
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
哲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
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
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辯不以
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
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

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
學者庶幾潛言抑有造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
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
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
新之始於憲守林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學記
陳耆卿作復田記并附於後

係補註

吳學復田記

陳耆卿

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學
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

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災亡其籍而紹
淳之石與版獨炯如也不幸漁於豪民之手黥吏羽翼
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
畝而租之入者僅千晦焉盡十有九年更畿部使者郡
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
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
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
直矣有憾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
深直其事遂得直蓋歸其冒沒六百二十晦又歸其間

羨四百餘畝士類起舞矣迺並祠三公於學而請記於
予。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官不待
興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
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将使士之秀者專之而乃
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
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
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賢
光氣覆罩八表豈以一川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
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
還者人也必三公之所以有賜於學也人知三公之賜
之深由其主之之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槩不
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
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逝
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逝其所以教如見安
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己已達則治天
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焯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
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
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二年八

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之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曰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未備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於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班事大啓室於廟垣之右聚五經於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寇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始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督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於設教嚮其本不墜其末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

縣之明年也大曆九年月日梁肅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全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此訪得之附於後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王禹偁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皇五帝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

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西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刑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時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漑乎朝夕之潮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

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
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
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
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
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
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
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
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叙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
之命免常調也公曰民所利暮月而治以為人者教之

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
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
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從群吏弗違乃庀工徒
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墻樹土而揭
之殿堂既嚴門闕斯脩麗以丹漆飾以巧墁制度合乎
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
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脩矣廟之
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下之晨行釋奠之
禮所以列豆籩陳簋簠潔牲牢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

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
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
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立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
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山海隅也舊染伯俗未行儒
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
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熟聞
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
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
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

崑山縣重修學記

張九成

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
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
書抵余曰沂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
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
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於社
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十餘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周
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
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

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於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有以志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未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為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績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官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洒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一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實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丹陽公祠堂記

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

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
吳人而此縣有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
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
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所以至於
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
暇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
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
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
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

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
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
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
外爰自泰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
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
國其俗蓋亦鄙朴而不文矣公雖生其間乃獨能悅周
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自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
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
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

誦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以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々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子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

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于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于孔門設科之法而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以一洒夫渝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公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陽公云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熹記

丹陽公祠堂在常熟縣學講堂東偏

吳都文粹卷第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卷第二

吳趨行

蘇臺鄭

虎丘集

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勿謳四坐並清聽、我歌吳趨吳
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哉、飛閣跨道波重巒
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慶雲被洽、祥風過山澤多
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延陵
子灼、光諸華王臨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
矯首頓世羅邦彥應運興聚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

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
俾山河禮讓何濟、流化自湧沱淑美難窮紀商推為
此歌

吳趨行樂府題辭云古樂府吳趨者行徑趨市也文
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
閭門象閭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

祝牛宮詞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曰

四犉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
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宜尔子孫
實我倉庾

牛欄六名牛宮吳地下濕冬寒牛即入欄唐人謂之
牛宮

魚斗

皮日休

趨眠魚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

盡行烟雨漉車螯

吳中賣魚論斗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

申補新軍坐下省劄

李壽朋

禁軍 威果二十八

雄節第九

威果四十一 威果六十五

全捷二十一 一等指揮

某猥以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

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某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以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某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兵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并令閱習

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目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悞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具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以一歲計之為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 朝廷并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調練務令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令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城口開江按舊指揮

- 廂軍 崇節第九 崇節第十 崇節十一
一 崇節十二 壯城 中軍鼓角 橫
江 寧節第三 城下開江等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保
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
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
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曰軍四
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
錢五十文糶白米一石自 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
之浙石浙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
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
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貫者比于當時其貴十倍
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曆紹興二十
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
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
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
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
卒亦廢于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
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
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于
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

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
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
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子瀟是時
為兩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
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于常熟崑山
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
與中興小曆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申奏許浦水軍坐下省劄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府軍事汪某劄奏臣
契勘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
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鎮實
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舟船土地高廣可以立寨柵比之
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繼易于探報
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于許浦鎮移駐大軍
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
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

承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 聞今據所差
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拏定合立寨基其
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止八千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
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十人坑焚化院各一
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十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
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
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
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
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
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
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扼海道其
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
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既已
失望井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
踏逐仍打画圍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
管合官兵一萬二千分為四軍八將六十二隊于內
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 聖旨御前

水軍以七千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
一千人奉 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內奏乞增
額五百人不拘等伏刺克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四
月奉 聖旨發到福州寄招稍斫水手三百二十人
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壯軍請給
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撥置招募販倭人奉 聖
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
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航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
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
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 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
吳英申乞增招稍斫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壯軍
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

申增顧逕水軍利便

吳 英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某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
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闊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
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北
通沙窩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
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 朝廷調遣本司兵

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塚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于顧逕戍兵二十人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夫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况湖海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害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戍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扼海道如或上流江面等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免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鄉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點不絕凡受署訖即臨

便閣頰鞅沉迷其于廳事或旬月不一至以至年祀寢
遠棟將撓焉予昔兩館蘇印班祿餘閒每浚池隍从木
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追常白二公風跡雖自以
為適然于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為有過人
者因新補廢俾唐末遺構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
悅君子謂李公急于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愜
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
蔣堂為記叙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晉卿是

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
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時
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雖校素精即俾
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
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兵火之後
紹興三年郡守朱伯友更建今廳 高宗巡幸嘗以
為正衙制度差雄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宴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益嘉帽月下庾公樓酒

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東樓唐有之今廢

登初陽樓寄懷北平即事 皮日休

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葦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舴艋
下碁曾覺睡鴛鴦投鉤列坐圍華燭格塞分明占靚粧
莫怪重登頻有恨二年曾侍舊吳王

前題 陸龜蒙

遠窓浮檻六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煙花曾撲地
氣和星象却歸天間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

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連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宿東亭曉興 白居易

溫々土爐火耿々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窻
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痒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
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回東風來何速雪依瓦
溝白草遠墻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東亭唐有之今更他名

西亭 前人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
共間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
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
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
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
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與
橋柳高扶疎烟蔓娟青薜水花披白蕖
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
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房辟窳深且虛
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
鼓瑟吹笙等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
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
他人來此居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郡中西園

前人

閒園多芳艸春夏常靡靡深樹足佳禽
旦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
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常樂
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
誰知郡府內景物間如此始悟諠靜緣
何常繫遠邇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

作教場

北軒歌枕

梅摯

苦無勤瘁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歌枕
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軒在郡宅之後

北池賦并序

蔣堂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常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
逍遙池閣涼即其地也常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
詫其景自常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

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
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歲
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境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
碧曉漲浮光晝停翰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
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構瓊乃飛蓋之所集靄
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謂予去此十二年矣春草羅生賦詠幾廢
涓縈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再景會神
將喜并是時霽色踈淨群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鳧游

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遠蟬得陰而獨清科斗成文書
之象鼃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群嬉不觸不驚菡萏
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
而金紫垣壘蘚以衣青新蒲鏘、挺水心之劍綠竹整
整矗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
霜薦英若古君子而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
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
者已吾方岸野曠踞風亭鵬賓友奏竽笙或獨繭靜釣
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可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
顏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平粹
於心靈姑徜徉于池上六何慮乎何營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韋白常有歌詠白
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
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
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
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
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擊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
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

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皮日休

歌紅媿嬌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
可得教他水妃見
兩重元是一重心

浮萍

前人

嫩似金脂颺似煙多情渾欲擁紅蓮
明朝擬附南風便
寄與湘妃作翠鈿

白蓮

前人

但恐醍醐難並潔祇應蒼菊可齊香
半垂金粉知何似

靜婉臨溪照額黃

和前三詠

陸龜蒙

水國烟鄉足芙蓉就中芳瑞此難過
風情為與吳王近
紅萼常教一倍多

右重臺蓮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
罽成不用臨池重相笑
最無根蒂是浮名

右浮萍

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
還應有恨無人覺

月曉風清欲墮時

右白蓮

重題後池

皮日休

細雨闌珊眠鷺覺
鈿波悠漾並鴛嬌
遠來會得荆王意
祇為蓮莖重折腰

前題

陸龜蒙

曉煙清露暗相和
浴雁浮鷗意緒多
却是陳王詞賦錯
枉將心事托微波

和梅摯北池十詠

蔣堂

池上有虛閣
翬簷迅若翔
百壺多盛集
四座仰惟良
薛邨文綦綠
蓮依桂楫香
何由陪嘯詠
敷衽納微涼

池上有奇檜
青、歲紀深
舊枝憐茂植
時六、久清吟
夕月漏孤影
秋霜滋勁心
今方遇真賞
風什播瑤音

池上有孤島
影搖波底天
蓮壺欣髣髴
仙客得留連
岸草襯丹靛
灘蘆隈畫船
羨君休澣日
寄傲一樽前

池上有修竹
遙聞手自栽
幾因風韻響
時感隼旗來
粉籜經梅脫
虬根遇石回
嬋娟綠陰下
小宴為誰開

池上有垂柳
烟籠濯、枝芳
根逢茂育老
翠勝平時體

弱因風舞詞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嘆羈離
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
并誰同挿香戔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
池上有時釣閒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闌無人藻
映魴魚尾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榛
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
客詠持蟹女唱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
池上有雛鶴來從淮水壩舊巢離海樹清唳入吳天骨
峭翹霜月翎踈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兔且驚遙
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圃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

楊備

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搖風紅粉香中有画船鳴鼓吹
瞥然驚起兩鴛鴦

木蘭堂

陸龜蒙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前題

范仲淹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常教此舞

前題

楊備

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
蘇州于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睽酌酌之龜蒙徑醉強執筆
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征帆送遠入頽然

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
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
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僅有治平二
年陳經所刻
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
閣上不復存

雙瑞堂記

范成大

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為政之再閱月也長洲
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

岐已堅粟可刈岐間復出新苗生枝青蔥且秀且實後
十日又岐于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園麥自兩岐
至九岐者有矣未聞枯莖之梯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
三穎俱茂有生之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
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
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
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
稷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真瞬息
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便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

繩郡縣弗虔官吏縈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
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既收此邦吳人憚其
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為余言鄉
吾以衣綉持斧為職知飭法鋤奸而已今為郡守號稱
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惻鰥若乳保之于赤子使百
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勿頌用况于
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与天通人固未
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閱時亡幾而協氣薰翔被于珍
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

是歲秋大饗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無事曩之蘄望
于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于是部使者暨一
府縣之賓佐皆画圍以傳賦詩以相倡酌猶謂未足傳
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甌
窶汙邪無不渴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
瓊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為原其所以致祥者為之記因
以附見有年之喜六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
巖建陽人嘉平月石湖范成大書

瓊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煥建前有花

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歧及
後池出瓊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瓊瑞名堂識其
嘉祥

三賢堂記

仲 弁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
既期年矣治最上間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
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跡勝槩
以次復焉且以前政信安孟王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
堂祀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

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
賢曩歲為堂以祀之毀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嘆
息公訪其遺基得于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別榛翳掄
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
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南向
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
獲并每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常公
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
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樂其政暇日
賓禮名流與之酌倡于時白公客游郡下盛稱公風流
雅韻播于吳中至有詩社之目自以不得再公游宴為
不湍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
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
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錄之于
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常公大槩可見于此史不傳
不得不致詳焉若白再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
共生大曆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之
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門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

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六繼來乘郡荒疫
之餘撫厚安輯免民于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
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
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于民者
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
聲名丰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
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
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
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

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扁
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
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
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堂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
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叙公今
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
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
差通判信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常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

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
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
賢

思賢堂記

范成大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
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
以唐王常侍 本朝范文正公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
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鄒望洞庭畧
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波濤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

截然浮于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鼇背負而湧
以出也暎夜人語馬嘶旬々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
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于江東北
之委于海者脉絡醜通埋蘆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
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
歲無大祲于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
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事尚什伯于此韓退之名
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僅存于一隄
其愛臧無考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

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
姓氏行焉常白劉之餘爰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
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于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
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
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
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
自劾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
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
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因畫髯鬚想見
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于五君子者
意將迨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懂、往
來眎桑陰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
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
屬筆記歲月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
不欺于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頌說斯堂以夸
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
從侍郎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記

范成大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
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
下頷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烏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實
繁井邑如雲烟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
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
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備客旅進退
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
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
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素
著已至大官者不以盼去之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為記
至藏弄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興城
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為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
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
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而
耆舊風土之書既脩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
世賢守長爵里姓氏之大畧著于篇謂君子嘗居之其
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
貌具在章綬相輝凜々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

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不沒抑吳人習于親上至久
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媿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
不宜無記然公嘗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
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啟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
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
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
所從入烽堠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春容願
指不歛一錢不籍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搖
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閒田間無吠犬行歌
刈藜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
焉公于艱難時用劇郡呼吸愛故魯無足以櫻道德之
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
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徘徊若慕用之
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
俗所能測識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于作者之意疇
肯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
將魚鱗雜襲至于無窮可也故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
九日左從侍郎范成大記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于齊雲樓
之兩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欲作
此堂藏之紹興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于後圃舊
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齊雲樓晚望十韵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

白居易

潦倒官僚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
復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闌半長安
挿霧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
約畧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或易老別友用難
九月全無勢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雨半日凭闌干

又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
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
佳時莫起興亡恨游樂今逢四海清

又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餘杭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

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
一日：知添老病一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
柳青蒲綠稻穰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
可憐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
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圓指撥刺吳娃美麗眉眼長
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
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
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
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閭碁布城冊方

人煙樹色無罅隙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
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
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祭戟腰有章盛時尚來合慚愧
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盃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天
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無多二十場

登齊雲樓

章 憲

飛樓縹緲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窓雲細薄
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

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齊雲樓杜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暎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教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于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立密又于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西樓喜雪命燕

白居易

宿雲黃慘淡曉雪白飄飄散麴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

郊鋪縞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麝譙光迎
舞妓動寒迎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又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
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
縱道人生都是夢：中歡笑少勝愁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劉禹錫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
水正一望簿書來遠身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玩月

前人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
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觀風樓

楊備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
卷簾晴黛遠山低

范仲淹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
寺烟中靜虹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耿元鼎

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蛾花叢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闌干夕照多
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西樓感懷

章造

高花古柳傍城闌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倍惆悵
滿城煙雨滿城春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
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暎重建二十年郡

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母橋亦取西向之義喚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

介菴銘

梅摯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趾通其塞而菴之惜乎予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齊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霽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無際何以靖之

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介菴慶曆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靈芝坊

蔣堂

黃困誕丘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廛時髦秉筆者為我列詩編

又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
從茲認得野人居

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
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于蔣堂文
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但俗歌
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于故人願即撤
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端更名靈芝按堂皇祐
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
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

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
靈芝于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
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
後知蘓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
名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靈有
詩記之

留客亭

魯幾

逮子作亭于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名其亭
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

行到竹窮處有亭佳可游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
淨徑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
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游自應携手入安用閉門留靜
可消僧夏清宜對吳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

和前韻

沈文度

汨、多塵事長懷鳩杖游無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
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耆艾砥柱屹中流
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游深藏事幽討長轡詎淹留已
見山無盜欣聞歲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
明清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魯逮叔逮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藏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
武提刑一員遂于舊司之東撤去幹宮廨宇以其地
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陳賈

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由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
領刺史韓公由浙東刑獄使者奉祠立嚮同時被命以
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諧志合風績俱茂暇

日因相語曰凡官守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錄石龕置壁間俾賈為之記惟按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事固甚類狀未有專為刑獄遺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々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叅官提點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武用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或置汗青所載可攷而知 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二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拆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于斯為盛恭聞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

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敢忘屬吏之
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
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緹陳賈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
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
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
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罷省政和之二年始
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

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則八州軍三
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
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
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于是網
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
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
會稽非今所部書次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裒
而刻諸石以備採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
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筭國以富饒用

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
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
乎魏尚書邢夔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
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而彼非為身也御史
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民父母而吞其
醢醢兼有群生而摧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体
也巒譏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夷闕于時咸以為狀
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于官司乃復禁如初
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于結繩之代猶為

密經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指利予
民安在其為知務也而其賦外橫斂冒若榷制商賈為
不失重輕之術哉為今之法者迨是矣鈔有茶鹽香礬
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茶之四並海
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解計歲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
以裨國計以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
焉者四人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墾耘
也今所謂亭戶則過于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
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于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

盜見息盜則息則祇置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榭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閭闔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斜而勁越同壤石以強楚為隣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仇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彌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于巫廬之峰或倒影于滄浪之水悉人之力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實累卵于九層天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盈而仄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秦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

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于寥廓曾是歸狀
而參雲聽逆虓而翳諫竟麋鹿而為群高天放曠平湖
泱泱矣孤岫范極浦悲早雁于海風嘯高鷗于江
雨况復閩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氣秋思美
人兮子胥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
以抗跡且垂釣于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蒞國之
不及冀萊人之再歸者也

崔鵷

崔子勸學少間而客遊于橫山之下有臺踴狀出于群

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荆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迴環
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
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達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
喟然而歎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隣越之貢竭全
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
佩茂苑于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
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竒黃金之楹白壁之楯
龍蛇刻畫燦生輝而今安在哉于是與客偃僕而上
抵其上之絕巔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

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
也其東吳城射臺魏其西胥山九曲之逵至于興樂
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
也又侈斯臺以為娛嬉嗚呼雕楹縷檻者丘墟之幾也
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哀瓊室考而商
危章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狀
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淥酈賦珍羞置酒若淮泗
積肴如山丘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

胆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
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仆鼓忽潛
軍而夜濟是以橫塘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
之築未乾而勾踐之城已距于八只矣越來溪越王城
皆在臺之左右
詞未竟客悵狀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烟兮
湍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于
遺臺

姑蘇臺覽古

陳羽

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目上蘓臺三千宮女看花處

人盡臺空花自開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裡人

曹鄴

吳宮酒未消
又宴姑蘇臺
美人和淚去
半夜闔門開
相對正歌舞
笑中聞鼓鼙
星散九重門
血流十二街
一去成萬古
臺荒人不回
時聞野田中
拾得黃金釵

李紳

臺今遺跡平
蕪連接靈巖寺
採香徑響屧廊
皆在寺內
越王獻吳王
黃金樓鏤一作捐
吳王所造
姑蘇臺
因獻捐
遂以黃金盡
飾樓以破其國
詩云

越王巧破夫差國
來獻黃金重雕刻
西施醉舞花艷傾
如月嬌娥恣妖惑
姑蘇百尺曉鋪開
樓楣盡化黃金臺
歌清管咽歡未極
越師戈甲浮江來
伍員扶目看吳滅
范蠡全身霸西越
寂寞千年盡古墟
簫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
秋草荒涼徧落暉
江浦迴看鷗鳥沒
碧峰斜見鷺鷥飛
如今白髮星星滿
却作閒官不間散

野寺經過懼悔尤
公程迫蹙悲秋館
吳鄉越國舊淹留
草樹烟霞昔徧游
雲外夢魂多感嘆
不惟惆悵到長洲

羅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
賢見延陵復命時
未會子孫因底事
解崇臺榭為西施

劉駕

白踐飲胆日吳酒
香滿盃筵歌入海
雲散自姑蘓來西
施舞初罷侍兒慙
金釵衆女不敢妬
自比泉下泥越鼓
殺騰吳天隔塵埃
難將甬東地更學
會稽栖霸跡一

朝盡草中棠梁開

劉禹錫

故國荒臺在前臨
震澤波綺羅隨世
盡麋鹿古時多築
用金鉞力摧因石
鼠窠昔年雕輦路
惟有採樵歌

楊備

山花野草一荒丘
雲裏驕奢舊跡留
珠翠管絃人不見
上頭麋鹿至今游

姑蘇臺在姑蘇山
舊圖經云在吳縣
西三十里續圖
經云三十五里一
名姑蘇一名姑餘
史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
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
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吳于是作
柵楯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
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柵楯之義未詳此楯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
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
而高：下：以罷民于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
云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為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中造青龍舟：
中盛致女樂日兩西施為嬉又于宮中作海靈館：
娃閣銅溝玉楹宮之楹榱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
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
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
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
臨吳王春夏游姑蘇臺秋冬游館娃宮興樂華池南
城之宮又獵于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臺望

五湖按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
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固經考之傳記謂
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閭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于
闔閭而成于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

館娃宮

殷堯藩

吳王愛歌舞夜々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
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
橫塘寂々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闈館娃滿眼看花發
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
莫厭清觴而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李紳

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烟飄雪荻花鋪漲渚
凌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
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

懷古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
琴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
硯沼祇留溪鳥浴廩廊空信野花埋
姑蘇麋鹿真間事須為當時一愴懷

又懷古五絕之一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
越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

和懷古五絕之一

陸龜蒙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
猶有美人皆二八

獨教西子占上吳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觀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

句踐進西施賦

以紅艷願色反以昏哉為韻

徐夔

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
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
當句踐之密謀進西施而果驗
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
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國存尊則謂明而反昏
烏喙年：誓啜

夫差之內稽山曰：惟聽范蠡之言，曰伍員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殛。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狂，啟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蔽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己以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羅之山，越水之彎，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鬟，顰翠黛兮慘難效，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恥殷可以愛，柳患于莊嚴之際，悅荆王于魂夢之間。臣請進烏王，今何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狀而起，曰：此蓋神假邦之碩人，雪

雪越之前恥，乃命寶馬騰龍，香車碾風，巡織女于銀漢，聘姮娥于月宮，炫耀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粧，服麗而朝霞剪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窮，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散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棄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推，投膠而士卒皆醉，嘗胆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為鬼鳳，閣龍樓燒作灰。于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

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投忠賢而受佳麗欲不敗
而難哉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
焉



吳都文粹卷第三

蘇臺鄭

虎臣集

吳王井

揚備

石甃遺踪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人照面金釵落
曾見越溪紅粉來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
詳見靈巖山

響霖廊

王禹偁

廊壞空留響霖名為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

誰記當時曳履人

楊備

步出香翻羅襪塵
粉紅花艷滿宮春
傾城一笑無遺跡
不見長廊響屨人

響屨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屨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亦名鳴屨廊

採香逕

楊備

館娃南面即香山
画舸爭浮日往還
翠蓋風翻紅袖影

芙蓉一路照波間

採香逕即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採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泾

長洲苑吳苑校獵

吳黃武中此地校獵

孫逖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
輦道闔門出軍容茂苑來
山從列陣轉江自遠
回劍騎綠汀入旌門隔岫開
合離紛若電馳逐隘成雷
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
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
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
戎行委喬

木馬點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帝昭云長洲在吳縣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脩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尚如此

蠡口

揚備

霸越勳名問世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鳥喙傷同輩
此地復招文種回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鷁夷

子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毛公壇

白居易

毛公壇上片雲閒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
五湖空鎮萬重山

前題

皮日休
陸龜蒙

却上南山路松竹儼如廡松根礙幽徑孱顏不能斧擺
屨跨亂雲側中躡恠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塢兩水
合一澗滾崖却為浦相教百千戰共搗十萬鼓噴散日
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絕地脉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

眩再聽毛髮豎次到鍊丹井：榦翳宿莽下有藥剛丹
勺之百疾愈凝于白獺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醒齒牙碧
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恠枯踈互撐拄乾蛟一百丈骯狀
半天舞下有毛公壇：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籀
苔古有劉先生鎮壇時：仙禽來忽：祥烟聚我愛周
息元忽起應明主周徵君名息元三諫却歸來回頭唾珪組伊
余何不幸斯人不復覩如何大開口与世爭枯腐將山
待夸娥以肉投猓猷歛坐侵桂陰不知己与午茲地足
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于一絲縷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凰羽翼披輕：先
生盛馳役臣伏甲与丁勢可倒五岳不惟鞭群靈飄飄
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烟蘿并遠懷步
罡夕列宿森狀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回眸眄七
炁運足馳踈星象外真既感區中道俄成迹來向千祀
雲嶠空崢嶸石上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白鹿下此
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今君安死字君安
魂魄猶羶腥有笈皆綠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
蕩凌滄溟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傍猶漢物也

虎丘古杉

皮日休
陸龜蒙

種日應逢晉枯來必自隋
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

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
形狀甚怪不可因畫皮日休稱其死抱竒節不知雨
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

必自隋陸龜蒙六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蓋
王氏別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凡十首

皮日休

一方瀟洒地之子獨深居遠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
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
籬疎從綠槿簷亂任黃茅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靜
窓懸雨笠間壁挂煙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
繭稀初上簇醅盡未乾床盡日留蚕母移時祭麴王趁
泉澆竹急蒨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來添口數琴到益家資壞
澗生魚沫頽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來徃寄閒詩
夏過無擔石日高閑板扉僧雖與筒簟人不蕉衣鶴
靜共眠覺鷺馴同釣歸生公石上月何夕約談微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經上衰花詩
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玄
想凝鷓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々到金壇
閉門無一事安穩卧涼天砌下翹餓鶴庭陰落病蟬倚

杉間把易燒木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々寄紫泉
病起扶靈壽脩狀強到門与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薜
蔓狂遮壁蓮莖卧 孟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
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徵畫臣誰奉詔來此寫姜肱

襲美見題郭居士首因
次韻酬之以伸榮謝

陸龜蒙

近來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
停江上鳥晴曬篋中魚出亦啻何事無勞置棧車
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衙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

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間坐烟蘿 欲爰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床懶外應無教貢中直是王池

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羨絲一畝疆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

深憐灸客炊晚信樵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

福地能容整玄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間洗鉢筇衣烏

破涼烟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

水影沉魚器粼散動緯車燕輕捎墜葉蜂懶卧燵花說

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禹穴竒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錄檢歸興削帆竿白

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思壇

強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堦來鬪雀移樹出驚蟬莫

問鹽車駿誰看醬瓿玄黃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卷陂侵白竹門風高開粟刺沙淺露芹根迅

鼠緣藤桁饑鳥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踈慵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雖為教林泉幸未憎酒

杯經夏闕詩債待秋徵祇有君同僻間來對曲肱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郭郭曠若郊

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重玄寺藥圃

皮日休

雨滌烟鉏偃僂賈紺芽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
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間洗種花泥
恠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朦朧覆若邪檜烟杉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
竹迳遷牀避筍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餅盡日灌幽花
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重玄寺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植者

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余
竒而訪之因題二詩

忠國師菴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
霜染疎林墜落紅溪渚式棲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忠國師菴基在穹窿山絕頂疊石宛然唐顧在鎔留
題在光福山寺墨跡猶存

洗馬池在府學之南

一：牽來種是龍臨深欲下更嘶風金鞍玉勒拋何處
騰踏渥洼寒影中

真宗皇帝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并
序

卿黃閣同寅實彰于畫齊碧幢臨鎮方屬于報功 當
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
授蘇州節度使丁謂

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諮禮遇豐文石延登彰美順
高才前道表疇庸書生仗鉞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

畫錦買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

謂次韵和進

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驟陟將壇知運偶
久成台席愧材庸桑榆便覺人間別旌戟猶疑夢裡逢
已是都城聳榮觀更頌天唱耀戎容

復賜

卿名藩出鎮雖極于倚毗文陛言辭良多于眷注特示
寵行之什用增方面之榮今成五言十韵一首賜蘇州
節度使丁謂

踐歷功皆著 諮謀務必成 懿才符曩彥 佳器貫時英 俾展
綸經業 旋升輔弼 榮嘉亨忻 威遇盡瘁 罄純誠 均逸明
恩洽 疇勞茂典 行白麻 三殿曉紅旆 九衢平 雖徹嚴凝
任 尤增倚注 情擁旄 旆辭帝闕 頓嚮望 都城風景 高秋月
煙波 幾舍程 想鄉懷 感意常 是夢神京

復次韻奉和進

叨竊逢嘉會 孤卑荷曲成 高車陪上宰 密室側群英 步
武清華地 優游侍從榮 勤劬期薄效 忠謹誓明誠 方畏
官箴失 俄驚寵命行 冒恩心易感 忘聖意難平 未副宵

衣念寧安畫 錦情搖千里 棹卷九重城 蒹葭輝登
路 瓊章耀去程 子 牽望處 金闕玉為京

跋

丁謂

臣謂材庸無取 猷猷不揚 徒以遭遇盛明 忝冒榮寵 掌
邦計 參國政 一紀于茲 贊皇猷 相盛則百 禮斯舉 位重
逾量 恩深積憂 益早負官箴 久妨賢路 或驟撥物 論則
大辜 聖知優退 是希陳露 未暇去年 秋九月甲辰 忽奉
制命 遙登將壇 進崇秩于上 公建高牙于故里 君親竒
遇 臣子殊榮 授命之初 便殿賜對 天語撫勞 睿旨溫密

至感至忘且拜且泣十一日復對于宣和門賜御製入
謝日七言四韻詩一首十九日朝辭于長春殿賜御製
寵行五言十韻詩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綠字親奉于紫
清雲笈芝函頒流于衡泌簪纓聳觀油素騰芳璧日九
華但囑首以拭日薰絃六變磬方輿而悅心期大播于
玉音敢盡刊于金字蘇臺粵壤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
昭盛美

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推誠保德翊
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事

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内觀察處置提堰橋
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陽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臣丁謂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叅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
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
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跋中

吳人歌

紈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牧守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為吳郡太守載米之

郡俸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奏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乃發去吳人歌之云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牧守王規謝章

簡文帝

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縵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句階芬絲方始王規字威明神峯標暎時稱俊人為吳郡太守簡文

帝為作謝章曰云云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俄召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于郡立碑許之

博盧

馮袞

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闔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人

唐馮袞治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云唐郡守

縱故如此出抒情詩

夜遊武丘山

本八韻此摘句也

白居易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白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

史病免樂天為郡時多游賞攜婢滿容態等十妓夜

遊武丘山又賦紀游詩云

本朝牧守題名記

平江吳故郡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
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曰道由工部侍

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急于招集

流止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顯道曰天下今

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轉成永世之業實在

四方之政于是官隳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

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

于民皆罷之未幾咸信而畏之上下秩：有序蠹弊剗

草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斂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

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期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

師景德中嘗領是拜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顯

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人士大夫
以為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
于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來
者而求文于余以識其始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
未嘗無公論狀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翕々徇俗掠取須
臾之譽而所設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
以占于後則昭狀如黑之而白其誰敢誣今郡為題名
記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
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

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
轂而况其近者乎乃為之書且以塗之言得于顯道者
載焉紹興十五年十月望日觀文殿學士右通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并書

狀元語

湖接兩頭蘇睽三尾 嵐齋錄

唐鄭渾之咸通末為蘇州督郵談銖為鹽院官鍾福
為院巡時湖州牧李起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云云

朱花石

賈公望

倏忽向六十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
直士流少傾斜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

賈公望字表之嘗為郡通判時朱勗父子鼎盛奔競
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勗之子賜金帶公
望亦衣三品服偶次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
望所佩魚晚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得來
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街之竟擠之罷去

重修泰伯廟記

魯錢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禮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十有

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于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狀祀有祈焉其施
于民又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道不獨牲牢
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先哲則有
廟後世于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者凜如
也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
之常僅入其門陟其堂神所馮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
區樽罍簋盞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神祠之
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為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

麋豹肇建于閭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
朝元祐間太守黃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
覺輩數公淫潦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于朝有詔號至
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上爵有詔封至德侯
建炎擾攘鞠為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
子拔沈公于尚書郎以直秘閣尹是府至則訪及民利
病以次罷行之其為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
罔不祇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于穡事民不奠居乾
道改元春三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而祈焉神顧饗之
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
狀曷足以報萬分之一于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甚
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夫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悉
力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月協辰得夏五月庚戌
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瓌材
堅甃櫛比崇墉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堦 畫草
而一新之塑繪之容若欣 狀有喜色民無老稚相扶
携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
而報神施矣風霽雨休禾則大熟秋九月甲子落成幾

就養府下目覩祈應為不誣公屬幾記其實既牢辭弗
獲命者其公匿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于
是乎書左通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

秦伯廟

皮日休

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
誰敢教他莽

陸龜蒙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椒奠濕中堂邇來父子爭天下
不信人間有讓王

張詠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
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大江橫

蔣堂

秦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自遜避天下位奔走句吳濱隱
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庶讓國合生庶讓人

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翼之兮新宮蘭栢兮枏桂祥氛總之兮高靈下隊君視
八紘兮昔何殊于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壘惠我吳

人兮曷日以弭于嗟君來兮我心則喜來不來兮我忘
食事

右迎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酌溪毛陸離兮
篚管尊鯽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心苦

右享

車兮載旃舟兮揚颿鼓咽兮君當還君肯來兮尚盤
桓我心焚兮今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驚頌福我吳
人兮無疾無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

右送

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于閭
門外辨疑志載吳閭門外有泰伯廟東又有一宅祀
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
又云吳泰伯廟在閭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
讓君蓋并祠仲雍舊矣今廟在閭門內東行半里餘
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夫差廟

陳羽

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裡神幡蓋寂寥塵土滿

不知簫鼓樂何人

張詠

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有容治
何須七國殫西施

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誠錄云世
傳此廟折姑蘇臺木剏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
時人謂之題破此廟

伍員廟

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裡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
月交吳艦魚麗入楚兵九功推妙策千載藉餘聲洪濤
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
后璧詎用楚臣纓密樹臨寒水踈扉望遠城窓寮野霧
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春鳥斂翅時逢迎

張詠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酌楚怨死可報吳恩直
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當日者千載祇慚魂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即立此
廟乾道間復修之規製猶陋盤門裡又有廟即雙廟

是也

南雙廟記

蔡京

今天子即位元年愛重黎庶慎東牧守詔以左史吳公為直秘閣知蘇州公至期歲政化大洽奸盜屏斥牒訟踈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內神祠廢壞者以公帑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止無有崇厲為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陬

按圖經暨州縣版祝所稱一

為永昌武大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閭閻市井

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為伍子胥廟歲時祭享甚盛雜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果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寇有功錢氏崇報之請于梁朝封福順王又使諸郡皆為建廟則福順之號為果仁無疑至永昌之稱者邈不可稽攷不知為何時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頌衆私出力以卒營繕協謀齊慮鳩工類材填郭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或稱號仍舊殆恐無以妥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守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朕昔吳瀕海建國恃水作險內

虞汜濫外闕守禦盡通之而渚而魚鱉之而居肇自子
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實倉廩治兵庫闢門二八以象
風卦始能啟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
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踰年其城域門號至今
因之而不爰是子胥常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
恥勇于細諫以至殉身二者皆人之所難昔日之不死
益以為吾父今日之死益以為吾君由前足以教人之
為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
卓絕震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及其久也宜胥化
焉故後漢太守麋豹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
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廟無不忠之臣倘非漸漬餘
風被服成俗疇能臻此哉是子胥常能教吾民也既能
安之又誰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以至今
日厥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于城闕乃至
斯民憑假他祠以崇敬奉此殆疇昔守職者之闕吾敬
不勉祭法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
事跡僅存民弗敬慕蓋託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氏名字

功德闕然湮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鑒臨之
則武亦安敢正守而饗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于
天子冀心英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丕承民志殆或可
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為狀古之
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
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產澁而封焉鄰
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顧民好
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願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
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于善此所謂不嚴而

治者顧豈俗吏之所能也耶今公一舉廢事而順于民
安于神又足為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于是
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南馮廟在盤門內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右
福順王隋陳果仁也果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
常潤尚屬淮南果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
廟于蘇按吳志孫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二
號而果仁同况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二里許去盤
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伯

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為作記并書
題

春申君廟記

趙居貞

輜軒蒞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歛自淮服
半刺超為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者華幾
慚輝道競，其志常戒飲冰周爰咨詢申命行事損以
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
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眊心而不知
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
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
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游城不復隍樹先禁
伐闔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喟狀嘆曰神必依人：
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
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
專主威權救國災患再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
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嗣君方患之
璫兮李園託其女弟既歆狀而有娠遂秘之以獻王：
乃殂落子為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適興舍人

其亡死士常值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
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常守吳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
先後蚊沒其舳繫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
朝莫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
宮之內故事脩闡于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
陽而坐朱英配享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
李園死士庾方授戮僕夫閑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寬之
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之展哀榮也儀衛肅之振威
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蔥而悉新摠之一門是
謂神府宜正名于黃相削訛議于城隍昔韓整守吳郡
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顧兼之言可則也
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
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
糾曹張顓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喜尉李崗為吏使同郡
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厯落瓌材三人異有我師四
牡慎行爾職欽刷徃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
主目餘慶佑嶽良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
預乎作廟翼之觀乎降神欣之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

寶單闕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
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

聖姑廟

皮日休

洛神有靈遠古廟臨空渚暴雨馭丹青荒蘿繞梁招野
風旋芝蓋飢鳥啣椒糈寂々落楓花時々聞鼯鼠常云
三五夕盡會妍神侶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狀响
環珮倏爾鳴機杼樂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瞪如有
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處

陸龜蒙

渺々洞庭水盈々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
蘇蕩遙吹斜嶺生輕塵蜀綵駁霞碎吳綃盤露勻可憐
飛燕姿合是乘鸞賓坐想烟雨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
壁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携紫綸巾殷勤撥香
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楫不翅星河萍

聖姑廟在洞庭晉王彪二女相繼卒民以為靈而祀
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
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

年顏貌如生儼狀側卧近遠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
心不至則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日一沐浴為除
爪甲傅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歛辨疑
志云唐大曆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姑寺有昇
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
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絕人有欲觀者其巫秘
密不可云開即有風雨之變村廬敬事無敢竊窺者
又云有見者衣裝儼狀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
懼程法率奴客啟棺觀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

雨之變二說今皆無攷姑存舊傳云

靈姑廟碑陰記

林 戊

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徧禱羣祀略無應者
是歲高田不獲人皆暵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
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溢不通百貨湧貴
城中溝澮湮淤發為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郎祝公適
領郡事乃用故事早暮分禱于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
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其第為之昔號廣德
重玄寺陸卿故有女子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

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
見女子拯之自言郡重玄寺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
姑今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
齋于廳事舉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
至祠下載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沴相乘而
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饑雖某有罪獲戾不逃狀將為國
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
獻兆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狀懽狀而退憩于齋堂左右
告曰天油狀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誰呼于

道至有不悉以簷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
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邦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
具事白於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褒美特封慧感夫人秩
視公侯列于典祀按陸氏得姓于齊宣王之少子至漢
有字伯元者仕為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
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家焉伯元生襄賁令盱眙生
本州從事鴻、生渤海太守建、生本州從事暉、生
御史中丞京兆尹璜、生弘農都尉文、生親、生穎
川太守尚書令闓、生桓、生揚州別駕續、生褒、

生吳城門校尉紆、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生選
選生尚書瑁、生穎、生海虞令濯、生漢公、生
冽、生本郡從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英、生晉侍中大尉興平康伯玩、生五兵尚書侍中
始、生秘書監侍中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
真生齊南兗州刺史惠曉、生梁太常卿倕、生衛
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絕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
平康伯至秘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
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歿也通于

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礼甚厚既以詔書
刻于石將求老于文學之士為之記以傳不朽播紳耆老且
請據其槩于碑陰乃為之叙云戊嘗聞朝請公元祐間
以奉議郎知崇城雨暴濬沱河水盛漂流林木室廬蔽
川而下水及城下雉堞凜狀將決老弱皇恐奔潰調急
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乃朝服涉濬立
於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救止公堅
立不動以笏叩頭願以身任責于是雨少止水波稍回
河流遂復其所潰陷之地明日復為平陸如故使者方

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
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
附于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
布衣林戊記

靈姑廟即慧感顯佑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夫人
陸氏梁衛尉鄉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為寺夫人既居
之是為重立寺寺僧祀夫人為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
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
慧感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

莫能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三高祠記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
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以久處
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遲之其殆
危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苦自戮力而勾踐深謀踰二十
年滅吳霸越用復會稽之恥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暨
還返國遽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

有張季鷹自吳入洛時方齊王罔蒞朝怙己署君東曹掾
君知其不終難而獨處慨千里之羈官臨秋風而長懷
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罔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
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之世冠乳方殷隱身自放扁舟蓬席
倏狀笠澤甫里間時號泣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
所得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
雖地異時殊語默不同狀其決去自全咸遂其高微均也
吳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河之間修檻浮
梁植立千柱電涎濕澗蜿如長虹巨浸浮空涵泳星月
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鳥樹滅沒烟際東西行者以
為三吳游觀之偉好事者又寫鷓夷子皮像配以江東
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
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狀湖山可想聞而概見歲庚申
秋七月吉括蒼祝鑑兩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
望遠舉觴洒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顧之狀皆
及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
不多也顧常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贍也或死
憂而受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黽勉畏去是何

識之早也知幾遠矣惟鷓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
張陸二子羸狀山澤之矐像而配之幾不倫矣豈不曰
亟隱亟去自名俱全以是為同曰三高云者豈異稱哉
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能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
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狀涉斯流也登斯梁也
其無愧乎後將有悔乎其無悔乎一始橋之置于慶曆
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敵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
當紹興癸丑歲令吳郡楊君同甫令御史單父祝君師
龍為邑尉蓋因其廢趾實建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

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
軍姓范氏是為鷓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
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
生不並世而鷓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
去之季鷹魯望蕭然矐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
不可踰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
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因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

奉嘗以夸于四方者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伯虞
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築堂其
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辭噫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
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顧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
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
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而
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招
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
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飄烟
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
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
撫湖海兮遠游衆芳媚兮高立忽獨居兮不可留長風
積兮浪波白蕩遙空明月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
龍列星剡兮兮其下孤蓬眇顧懷于斯路而涼月兮入
滄浦戰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儼
擢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再歌曰若有
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

鱗：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
土膾修鱸兮雪霏登菰蓴兮芼之水仙續紛兮胥命君
可望兮不可追頰倒景兮揮碧寥娛燕息兮江之臯萊
蘋堂兮廡杜若一盃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有人
兮北江之渚披雲而晞兮顧烟雨蒹葭兮杞棘歲晚晚
兮何以續君食仙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
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再語牛宮泐兮生蒲
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
隴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茲里是歲六月既望

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虞請遂以為記

三高堂詩序

程俱

蠱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涕唾則後世有毛銖之得冒
坎獲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心隨時而保身則
出處之意得托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
夫狀于其不合視勢位無如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汙
于賊巢彼獨挺狀玉峙無一釁可指摘而夫攫金挾炭
之夫蓋萬：矣夫左手據罔籍右刃掠其吭雖冥蠢不
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狀世固有抱利權逐勢位

死不反顧為天下僂笑者幾何人哉其于輕重之思是
又出冥蠢者之下也狀則是三子者祠而旌之固可以
訓元符三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
祠堂令兩僚佐拜而奠之某謂俗奔競久矣莫得守道
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
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豈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
聞邪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送于出
處之道蓋君子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鷓夷子皮贊

李華

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脫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
若雲歸冥冥其幾赫赫其居于越霸興強吳蕩夷功成
不居先生得之

戲書吳江三賢堂畫像三首

蘇軾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道姑蘇有麋鹿
更憐夫子得西施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肉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
直為鱸魚也自賢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

驚破王孫金彈丸右龜蒙

三高祠在吳江垂虹橋南即王氏矐菴之雪灘也昔堂在垂虹橋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虞徙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聞天下

煥靈廟龍堂記

礼山林川谷丘陵能生雲為風雨見恠物皆曰神若狀者龍亦能為風雨見恠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恠物日作于民有在其地者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受其禍汝南周君為令之初年夏亢旱禱其神于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禱以報不可也于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為室以蔭之著之于典用潔其祀于是風雨時恠物止水旱不為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為其祀已乞文其事日休嘉其志在為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秘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

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

政和二年漕臺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于朝越
明年制曰可宜賜煥靈廟為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昭
神旣後二年縣以狀列于府言于郡刺史遂復保奏
焉制曰可特封宣惠侯於是縣大夫率佐官祇奉休命
宣于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詹曰侯之
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
堂宇將畢而綸誥適頒盍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
在破山興福之澗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
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為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
文懌來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汎漲躬禱
於侯不移晷雲斂而霽歲則大熟乃迎侯與聖母之像
歸于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冢上彩雲
之瑞焜耀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相
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壟在焉經歷若是之
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峨峨方沼灑灑峯壑疊秀
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狼巖右則虎
丘昆玉遙岑寸碧列岫橫翠雲烟之祥宜在仙島氣象
之偉寔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

謂勝地今新廟矣。寔下瞰焉庸詎知其非侯之意哉
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告下十二月朔廟前
後殿成右門墉廊廡蓋將有待于來者焉政和五年十
一月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詹記

煥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堂也本朝
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

重修東嶽廟記 在常熟縣福山鎮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禮泰
山之神顯冊褒嘉位號宗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

烈于冥之際宜有所報稱歟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
途為勞往奉祠事往之規模岱嶽立為別廟多矣然未
有盛于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于至和之中垂六
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越水浮
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
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
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
乎太山則之福山焉福山臨江海上歸焉蒨鬱岡嶽環
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幅画乘潮水至乃嶽

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蓋因其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為遠近祈福之地豈偶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黃姑廟

李後主

迢：牽牛星者在河之陽擘：黃姑女欸：遙相望

黃姑廟在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父老相傳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為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為立祠舊列牛女二像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祈禱有應每歲七夕鄉人劇

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按荆楚歲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誤為黃姑然古樂府有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則指牽牛為黃姑李後主云：又以織女為黃姑事久愈訛矣

任晦園亭

日休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開林泉終身遠囂雜嘗聞佐浩讓散性多儻借上五盍反下音沓歛尔解其綬遺之如棄鞞歸來鄉黨內却再親朋洽開溪未識丁列第方稱

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窸：廣檻小山歌斜廊恠石夾
白蓮倚欄楯翠鳥綠簾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峡猿
眠但膺轔鳧食時噉啞撥荇下文竿結藤縈挂幟門留
醫樹客壁倚栽花鍾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袷多君方
閉戶顧我能倒屣請題在茅棟留坐于石榻魂從清景
逼衣任烟霞裊堦除龜任上枕席鷗方狎沼似玻璃鏡
當中見魚敗盃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間斟不置罰間
矣無爭劫間日不整冠間風無用筴以斯為思慮吾道
寧疲蕭袞衣競璀璨鼓吹爭鞺鞳欲者解擠排詬者能

詬譟摧豪暫翻覆形禍相填壓此時一圭竇不肯饒閭
闔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再任君終身以斯恠

陸龜蒙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前聞富修竹後說紛恠石風
烟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
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却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
城路車馬聲輻輳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犖牆繞曲
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池容淡而古
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隱恍

若瀟湘隔雨靜挂殘絲烟消有餘脉竭來佳公子擺落
名利役雖得祿代耕頗愛中隨策秋籠支道鶴夜榻戴
顯客說史足為師談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恩到此情便
適偶蔭桂堪惟縱吟苔可席顧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
但喜醉還醒豈知玄尚白甘間在鷄口不貴封龍額即
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晋辟疆園自西晋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
第一辟疆姓顧氏晋唐人題咏甚多陸羽詩云辟疆
舊林園恠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疆園在昔勝

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本朝張伯
玉云于公門館辟疆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
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
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
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園為時所稱皮日
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陸龜蒙詩云吳之辟疆

園在昔勝槩，教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
顧辟疆舊園以為宅也。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于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遇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于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碣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于軒
戶之間，尤再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洒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
骸既遠，則神不煩，視聽無邪。則道以明，思向之汨、榮
辱之場，日与錙銖利害相磨，曩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
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後遣。寓
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官

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
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于冲曠不
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于內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閤
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記以為勝焉

滄浪六詠

蘇舜欽

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慰愁顏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机関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沉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群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右觀魚

獨遠虛亭步石缸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沉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澄醪不滿缸

右靜吟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
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風
君又暫來還徑往醉吟誰復伴衰翁

右懷友

花枝低歌草色齊不可騎入步自宜時、携酒只獨往
醉倒惟有春風知

右獨步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淡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右初晴

滄浪詠

歐陽修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
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
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跡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竒極恠誰似子
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夏田清光不辨水與月
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而壯士憔悴天應憐鷓夷古亦有獨往
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自在豈長棄

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胡宿

竄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煙含悵望落日滿滄浪亂
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

胡理

昔聞滄浪歌未濯滄浪水先賢渺遺跡壯觀一何侈飛
橋跨木末巨浸折胡壘糟床行萬甕繚牆周數里廢興
固在天庶用觀物理緬懷嘉祐世周道平如砥相君賢
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禍豈在故紙青蠅浸白

黑作備燕鳥始所存醉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
嘉樹猶仰止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醕新汲毀
譽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雋哉老益壯論事
方切齒我欲裂絳幔推著明光裏安得上天風吹落君
玉耳

寄題滄浪亭

梅堯臣

間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雨滄浪親宜
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
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黃柑摘

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中憂患兩都
忘往還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
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
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
再貪當湏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觀滄浪亭石有感

劉敬

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沒人悲之流風遺
高文大句爭提擗壁間草隸亦不置剝苔堆土無棄遺

稱道

乃知死不與人共利害而後不為時所疑滄浪亭空卉
木老古石蒼々顏色好無脛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
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
長史春欄衫閉門抱恨常枯槁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
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
璩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潛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
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

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後屢易主後為章
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
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
大山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
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托幽棲葉
長春菘瀾科圓早薤齊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但竹好
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窓飛野馬閒爨養醯鷄水石心
逾合雲霄分已睽病憐王猛菴愚笑隗囂泥澤國潮平
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足誰手好持攜

蘇舜欽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
後來桃李若為言

梅摯

長洲茂苑足珍材剩買前山活翠栽客土不踈承帝力
幾多巨節共安來

長洲茂苑占幽竒巖榭珍臺共翠微園李露濃三秀色

徑桃烟煖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遠。
風揭朱簾燕未歸，弭蓋暫歡成結戀。
斜陽憑檻獨依。

胡宿

一遍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
紅粧珠珮交花影，白馬春衫度柳陰。
向老追攀多強意，隨時風物但驚心。
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

周元明

爛熳花時錦綉張，無端下馬繫垂楊。
山亭水閣笙歌地，合與行人作醉鄉。

程俱

王子池臺點已荒，年來華屋壓高岡。
長林不礙千山月，老幹猶含九夏霜。
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
蝸廬却喜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璩之舊園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竒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為長洲令，常攜客醉飲，有詩
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錦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
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
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

遯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
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歲
久摧圯至元豐中猶有流盃四照百花樂堂惹雲風
月等處每春時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已不復有今
園屬張循王家

吳都文粹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卷第四

鱸鄉亭

中郎臺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
秋風斜日舊烟花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間倚畫欄傍

蘇

臺

鄭

虎臣

集

陳瓘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
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迺作亭江上
以鱸鄉名之陳瓘臺中主縣簿嘗賦詩

七檜堂

范仲淹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自湖
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
登西掖攜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晚綠水浚池春樽酒呼
前輩爐香扣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岑少卿嘗守吳既謝事因
居烏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官餘皆見人
物條

小隱堂

葉道卿

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篠媚滄浪下山居士道號也
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蘇人多游飲于此園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卿侍讀小
園詩云

隱圃

蔣堂

雅得菟裘地清宜隱者心綠葵終有甲青桂漸成陰獨
曳山屐往無勞俗駕尋湛然常寂處水月一菴深

溪館三詠

前人

年來納組去林下得身還泚泚清流處童童碧樹間淵

魚樂且靜庭鶴壽而閒粗有淮安趣誰同賦小山
野意本自遂茲溪稱獨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踈櫺殺
竹編書古紐蘭作佩馨王通昔不偶時亦坐冷亭
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採香徑方圓明月灣放
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休早全身賀老還
湖已八
十六矣

南湖臺二詠

前人

峽榭水中央茲為隱遯鄉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
煙草碧彌岸霜桃紅壓墻新植桃
一苗木鷓鴣夷倘居此未必入滄

浪

水次揭危亭煙隄四面平栽蘆延宿鷺種柳待啼鶯雨
霧清流漲風來野艇橫輕微莫臨顧吾老懶逢迎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兩守吳謝事
因家烏自號遂翁圃中有巖扁水月菴煙蘿亭風篁
亭香巖峰古井貪山等堂嘗自賦隱圃十二詠結菴
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結宇十餘柱名溪館文集
南湖臺于水中皆有詩

中隱堂

白居易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在留司間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
居取樂天詩云：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迺
太子中允陳之奇游縱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挂
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樂圃記

朱長文

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
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則
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黃綺追

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
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
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
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璩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
諸子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為臺為沼今城中遺
址頗有存者吾圃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為民居更數姓
矣慶曆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父而叔父
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
稍廣西墻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余嘗請營之以

為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瓦方
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于是遂卜居焉月葺歲
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
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廡所以宅親黨
也堂之南又為堂三楹命之曰邃經所以講論六藝也
邃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畜鶴
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崗命之
曰見山岡：上有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余嘗拊
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維跨流

為門水由門縈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為谿薄于巽隅池
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跡于此而展玩也池岸
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濯筆谿傍有釣渚其靜可以垂
綸也釣渚與邃經堂相值烏有三橋度溪而南出者謂
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出興循岡北走渡水
至于西圃者謂之西澗西圃有草堂草堂之後有華巖
菴草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栝栢
黃楊冬青檉桐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飄颻高或參
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接或蔓如附或偃如傲

或參如鼎足或並如釵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蛻
虬卧或如驚蛇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
雪霜之所摧壓颺霆之所擊撼搓牙摧折而氣象不衰
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暎夏倩玳藤幽藹高下相映蘭
菊猗々蕙葭蒼々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藻錄所收雅記
所名得之不為不多桑柘可蚕麻紵可緝時果分蹊嘉
蔬滿畦標梅沉李剝瓜斲壺以娛賓友以酌親屬此其
所有也余于此圃朝則誦義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
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数夕則泛覽群史歷觀百氏考
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消搖陟高臨深
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臯種木灌
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
狀余觀群動無一物不空者安用拘于此以自贅耶異
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遣將扁舟湖海浮游山川岳莫
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圃者吾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於
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我衆弟若子若孫世克守之
毋頽爾居毋伐爾林學于斯食于斯是亦足以為樂矣
予豈能獨樂哉昔戴顓寓居魯望歸隱遺跡迄今猶存

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樂園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園坊園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此地錢氏時號金谷

光祿始得之伯原營以為園名德所寓邦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園坊朱自為記焉

三瑞堂

蘇軾

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鷄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

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非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唯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三瑞堂在閭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以孝聞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為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為獻公不受以書抵虎丘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喜狀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籬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寔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

何許明人眼松間見古堂泉聲到槩几山影覆繩床爰
酒陶元亮聽蛙孔德璋紛々戰蠻觸丘壑信難忘

漫莊在毗村處士頌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以老
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

遷居蝸廬

程俱

有舍僅容膝有門不容車寰中孰非寄是豈真吾廬不
作大耳兒閉關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鋤不作
下榻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河魚枯願從素
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冰炭外傲睨萬物初坐視戰蠻

觸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

又葺蝸廬吳下

前人

四海無廬著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
正擬身全木鴈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邨先怯卷茅風
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政和間自監舒州茶場
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于吳葺小屋號蝸廬中有常
寂先室勝義齋嘗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
植竹菊鳳仙鷄冠紅莧芭焦冬青詩七詠

復軒歌

章憲

洞視兮八荒了無物兮往無傍往古來今兮無際復起
代謝兮不失吾常復乎復乎吾所寓兮廣莫之野而無
何有之鄉

清曠堂

前人

吾慕仲公理卜居樂清曠茲焉愜吾願名堂以自況我
無適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棲遲翳窮巷境幽
有徑行心遠無得喪從容大化中信是羲皇上

詠歸亭

前人

吾慕曾夫子舍瑟言所志所志非為邦獨契聖者意暮
春，服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間所樂有餘味邈矣
千載上神交得冥契當知結駟非不易窮簷是

清閔亭

前人

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體物語尤工賦竹誇清閔唯
我獨好之則亦有深意虛中可受道貫時無險易復若
魏文貞直節而嫵媚伊余清閔中賞玩有餘味

遐觀亭

前人

吾慕陶靖節處約而平寬涉園自成趣矯首復遐觀我

亦散游目俛仰天地間雲烟自舒卷湖海相迴環永與
形役謝豈有俗慮干想像斜川游千載乃相關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章憲自作記謂葺先人之
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之曰復以警
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堂詠歸清閔遊觀三亭以慕
古尚賢各有詩

臞菴二十五詠

徐開菴

藜莧幽人室立園隱者居一原青障合萬木綠陰踈手
把歸田賦晉懸種樹書桑麻連畛秀經畧入溪漁

蒙與義

一島風煙水四圍軒亭窈窕更幽竒眼中泉石論溪買
行處壺觴逐境移勒馬虺隤前日路寒松偃蹇舊年枝
自嗟老去殊癡絕一月春愁廢作詩

呂本中

伊洛富山水家有五畝園花竹繞湮澗不讓桃花源清
時足真賞啟門開層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莽蒼
走萬里始及吳市門菴廬據形勢冰壺貯乾坤亭榭著
仍穩不見斧鑿痕主人更超邁雲夢八九吞植杖邀我

坐笑語清而溫坐令車馬客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
漸見兩目昏求田再問舍姑置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
使世諦渾

蘇 庠

王郎矐菴摩詰詩烟花繞舍江遠籬石渠東觀了無夢
筆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願有今天隨
東鄰西舍肯著我請辨簞笠懸牛衣

浮天閣三首

王 銍

矐菴主人天南間回欄飛閣臨滄灣晴波渺々鴈行落

坐見萬頃穿雲還百年有底付鳥翼未暇著脚鴛鴦間
徑須呼酒澆塊磊莫遣暝色霾烟鬢

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詩就雲歸不知處
斷山零落有無中
秋落空江動碧虛荻蘆洲渚鴈飛初我來欲訪鷓鴣子
為掛西風十幅蒲

平遠堂三首

向子諲

柳外西風六幅蒲野塘睡鴨對春鋤如何喚得王摩詰
畫作江南煙雨圖

寒蘆淅々催秋晚
浦雨暝々憶去年
他日未埋黃土陌
為君重賦補亡篇

笛卧松江明月簑
披笠澤歸雲若道青霄快活王侯何
事如君

草堂二首

沈与求

全家高隱白雲關
事不縈懷夢亦閒
款乃交歌漁市散
隔江城郭是人間

仙翁五十髮猶青
高卧柴門畫亦扁
茅舍已忘鍾鼎夢
蒲輪休過薜蘿亭
陰森門巷先生柳
寂寞江天處士星

晚歲田家農事了
閒抄竈戚相牛經

程子山三首

地控三州界池開十丈蓮
桑麻無社曲松菊有斜川
別浦歸帆遠他山晚照妍
江湖春水濶幽興白鷗前
待月凝雲館垂竿釣雪灘
虛窓搖冷翠傑閣聳高寒
籠養千齡鶴爐燒九轉丹
不須論許事心目自清安
壁上煙蘿子窓前鴻素書
短籬開窈窕嫩竹轉扶疎
世事霜前葉散名澗底樗柴
柔陶靖節日暮荷鋤歸

何侷五首

多羨王居士心閒事。幽山從天未見江近枕邊流春
圃千葩秀霜林百果收更能窮物理濠上看魚游
地古松江勝為園不種瓜幽深清磬响高下石闌斜花
密蜂隨蝶林深雀啁蛇勝如摩詰画不是季鷹家
柳外長虹卧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窓納五湖天隔
岼誰家圃開帆何處船非闕臺榭好此地最堪憐
霜落川原淡風高木葉丹雲隨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礼
佛因成塔焚香旋築壇竹声過小院雜佩响珊珊
沙暖鴛鴦困江寒翡翠愁紅蓮秋的厯短擢晚夷猶處

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明月下橫笛短騎牛

僧道舉

竹裡蓬茅掩棘扉主人詩瘦帶寬圍種成苜蓿先生飯
製就芙蓉隱者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荻花秋渚鴈奴歸
小溪短棹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

谿南谿北遠清漪舍後舍前圍短籬九。笑來成底夢
休。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賒酒阿買能書供賦詩
丘壑政非公子事綺紈當預少年知

李彌止次祝鑑韵

勞車發危坂，勅艘失飛湍。漚漚襟襪子，疾走殊未闌。瞿
仙罷名宦，結廬松江干。笑拍萍風浮，瞬視草露溥。園川
不愧輞，谷寧先盤門。豈俗駕拒室，無哀箏彈。按行松
菊間，淡狀有餘歡。蓮巢衆香聚，浮天百憂寬。秋光斂洲
渚，暮翠籠峰密。我來挾良用，道故盟未寒。緬顏仰孤標，
終當役薪水。刀圭却衰殘。

陳揆

季鷹雅志本江湖，胡為入洛誠。計疎一盃尊，羨入歸夢
歲晚僅飽松江鱸，何如王郎十畝宅。一生江頭枕江碧，
西風落日弄煙波。却笑陶朱計，狀拙我來訪君春已深。
江花江柳翻綠陰，相携三徑拾瑤草。為問客來何苦心，
固知此事君計得。我被微官苦相逼，勸君謹勿語彈冠。
便恐紛：北山檄。

沈求

清江繞檻白鷗飛，坐看潮痕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
芙蓉先製屈平衣。窻前楓葉晚初落，亭下鱸魚秋正肥。
安得從君理簞笠，棹歌相趣入烟霏。

矍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園。

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游之皆為題詩圃中有每間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烟雨觀橫秋閣凌風臺鬱嵒城釣雪灘疏璃沿矐翁澗竹龜廳巢雲閣繡林楓林茅處而浮天閣為第一摠謂之矐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為大治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聊錄其尤者于此俾其家世保焉

范文正公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于其里中置負郭田之常稔者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始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娶沛賦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于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以

至于魯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
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
而貧終其身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
贖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
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
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
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
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
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余嘗愛晏子好仁齊
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
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
子曰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
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于生前而文
正之義垂于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嗚呼世之
人居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
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
少哉况于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
奉養之厚足乎一己族之人操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

哉況于賤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于世云

范文正公義宅記

樓 鑰

吳門范氏自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此地皇祐中守杭始至姑蘇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白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毀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儼直無幾甚失初意粟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 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圯廢改置城中及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民居盡除儼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守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八十文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

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規庀役于慶元二年
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嘆息親掌出納
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其要束
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為永
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
于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為記始末不佞先祖少師
叔卹宗族有意于此而歲不兩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
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
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
法為之愧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
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
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
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
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
意興起不唯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
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定規矩止
自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
其廢壞欲治章奏請 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

官司受理又與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
闕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
難如此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
乎衣冠之族不免饑寒者甚衆顧如范氏之宗派而不
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
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所自
來甚者又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間于有
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

鑰記并書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

天平山

蘇舜欽

吳會括衆山戢：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為之主傑
狀鎮 南群嶺爭拱輔焉知造物意必以屏天府清溪
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肅立欲言語捫蘿緣
險磴爛熳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石竇落玉
泉冷：四時雨涼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早年或播灑
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為應龍取予才棄塵中岩

壑素自許盤桓擇勝處至此快心膾養素聊自清終勝

范師道

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點鑒賞能幾人不止今與昔吳
門多好山天平為峻極旦暮常白雲表裡皆珍石煙嵐
千里光松桂四時色我因一縱游煩襟為開釋感古懷
君子翻歎長太息樂天賞雲泉詩章何歷々垂今數百
年繼者漠然寂間遇希文來震旌守鄉國行春三讓原
吟哦盡所得子美天與才尋幽多採撫賦詩五十言平
地黃金擲三賢固有名山上資輝赫此去還幾年不逢
好事客

楊備

久厭塵居適野情搢笻躡屐傍山行人間多少嶮巖路
縱是天平還不平

天平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高為嵩萃高聳
一峰端正特立續圖經云以為吳鎮不誣也山皆奇
石卓筆峰為最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比年
有寺僧壽老搜採巖壑別立數亭皆奇峭又于白雲

之上石壁中得一泉如綫尤清冽云

穿窟山

前人

吳郡名山第一山翠微心在碧霄間林泉瀟灑烟嵐秀
直擬結廬終老間

穿窟山乃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于此
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實石脂絕穀後
去吳山昇仙去吳都賦云赤松蟬蛻而附麗此有寺
名福臻

華山精舍

前人

巖屏晚樹噪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鑑光功德水
金波影裡石蓮花

天池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
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花
服之可以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蔽日輿地
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
有土人張氏買此山以奠親開鑿岩石甚奇勝山半
有大壑曰天池最佳處也

雨中游包山精舍

皮日休

松門亘五里彩碧高下絢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霎
霎林上雨隱隱湖中電薜帶輕束腰荷笠低遮面濕屨
黏烟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岩壑困中遇臺殿老僧三
四人梵字十數卷地希無夏屋境僻之朝膳散髮抵泉
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不知倦吳蝶時似錦
幽禽或如鈿箒箒還憂西楫欄自搖扇俗態既斗藪野
情空眷愆道人摘芝菌為予備午饌渴具石榴羹飢歷
胡麻飯如何事于役茲游急于傳却將塵上衣一任瀑
絲澗

陸龜蒙

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真職及棲鐘梵侶又是清涼域乃
知烟霞地絕俗無不得岩開一徑分栢擁深殿黑僧間
若罔畫像古非雕刻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平淨食有魚
皆玉尾有鳥盡金臆手携鐸供唐言揚枝若在中印國千
峰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心可以遣智識知君
戰未勝尚倚功名力却下聽經徒生公有孤帆有行色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雜吳
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

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
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
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下有兩石扣之清越
所謂神鈿昔有青童乘獨颺飛輪之車尚傳至此其
跡上有天帝壇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
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水晶宮于此
尤極水府之珍怪淮南子云斷修蛇于洞庭左傳云
哀公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今太湖東別有夫椒山
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包山舊無三班謂蛇
虎雉侯景亂後乃有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
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
乎浚藏五符于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得
是也真誥之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圍百里又有白芝
隱泉其水紫色玄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中有包山
洞庭地下潛通瑯琊東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
九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即此是也又名洞庭山吳
大帝時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濤聲有大
蝙蝠拂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有

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于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喻問孔子云王居殿赤鳥啣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玄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室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于干隧吳郡西北有地名干隧是也句曲山間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為仙壇之靈區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窓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六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太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烏東山有柳毅井為故跡房瑄云不游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物互見太湖門

林屋館銘

陳沈炯

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杳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園賴卿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輝蓬閣仙宮金臺崛起南瞰

脊臺傍連飛閣柱柱瓊軒日華雲瑞

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々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
秦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々林屋輪奐徘徊
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縹緲峰

皮日休

頭帶華陽帽手拄大夏筇清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峰帶
露嗅藥蔓和雲尋鹿踪時驚鼯鼯鼠飛上千丈松翠壁
內有室叩之虛磬磬上戶各反下晉隆古穴下徹海視之寒鴻
濛遇敬有佳思緣危無倦容須臾到絕頂似鳥穿樊籠

恐足蹈海日疑身臨天風衆岫點巨浸四方接圓穹似
將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片白作越分孤嵐為吳宮一陣
靉靄氣隱々生湖東激雷与波起狂電將日紅擊擊音刮
雨點大金鷲轟下空暴光隔雲閃彷彿亘天龍連拳百
丈尾下拔湖之洪粹為一雲山欲与昭回通移時却握
下細碎衡与嵩神物諒不測絕景尤難窮杖策下反照
漸聞仙觀鐘烟波漬肌骨雲壑填心胸竟死愛未足當
生且歡逢不狀把天爵自拜太湖公

陸龜蒙

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狀起因思縹緲稱乃在虛無裡清
晨躋磴道便是孱顏始據石即更歌遇泉還徙倚花奇
忽如薦樹曲渾成几染靜烟靄知忘機猿狖喜頻扳峻
過耳未造平如砥舉首閱青冥迴眸聊下眎高帆大于
鳥廣墀終類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話剛氣
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游止若道路耳吾將自峯頂便
可朝帝宸盡欲活群生不唯私一己超騎明月榦復弄
華屋藥却下蓬萊巔重窺清淺水身為大塊客自號天
隨子他日向華陽敲雲問名氏

桃花塢

皮日休

黃緣度南嶺盡日穿林樾窮深到茲塢逸興轉超忽塢
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閉仙日月倚峰
小精舍當嶺殘耕岱將洞任迴環把雲恣披拂間禽啼
窸窣險狖眠砒砒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清陰減鶴
睡秀色除人渴敲竹鬪錦樅弄泉爭咽嗚空齋蒸栢葉
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無履屐

陸龜蒙

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不見秦時人願

此為東風吹起枝上春願此作流水潛浮藥中塵願此
為好鳥得棲花際鄰願此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為照
花日暮作涵花津試為探花士出作偷桃臣桃源不我
棄庶可全天真

洞庭南館

張祐

一迳逗霜林朱欄透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樹
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沉還因此悲屈惆悵又行吟

早發洞庭

白居易

閭門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
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遙見包山白帶霜
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

方干

長天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憲直鉤孤
鐘鳴大岫片月落中流却憶鴟夷子當時此泛舟

洞庭小湖

白居易

湖上山顛別有湖芰荷香氣占仙都夜會星斗分天象
曉映雲霞作畫圖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栖寒照日中烏
若非神物多靈跡爭得長年冬不枯

入林屋洞

皮日休

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
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為玉京自非
心志誠必被神物烹顧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
曠侶同作幽優行其門總函丈初若盤薄矧洞氣黑眈
眈苔髮紅鬚鬚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
恠異鳥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策可橫忽狀白蝙蝠來
撲松炬明人語散瀕洞石響高玲玎脚底龍蛇氣頭上
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偏仄如見繡俄爾造平淡豁狀逢

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
情雲漿湛不動瓊露涵而馨嗽之恐減美酌之必延齡
愁為三官責不敢携一甌昔云夏后氏于此藏真經刻
之以紫琳秘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烏得
彼文人竊之不加刑石匱一以出左神俄不扁禹書既
云得無國繇是傾薛縫終半尺中有恠物腥欲去既嘆
惜將迴又伶俜却遵舊時道半日出窈冥屨泥惹石髓
衣濕沾雲英玄籙之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狀入陰宮不
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遣我

騎文星

陸龜蒙

知名十洞天林屋當第九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其十耳餘二十六出九微志未行

于世題之為左神理之以天后

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便闕

唯辟邪輩左右專脩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

好奇士復嘯忘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

苔井傍坎總藥臼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為大幽

怖漸見微明透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嘗聞白芝秀

狀與浪花偶又聞紫泉光甘如酌天酒

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

之飲餌非常何人能挹酌餌以代漿餽却笑探五符徒人所能得

勞步獲斗真君不可見焚盥空遲久卷憲玉碣文行

但回首

洞庭山

王禹偁

吳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裡千家橘熟時平

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李彌大

山浮群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剎樓臺噓海蜃

洞天日月浴丹金秋林結綠流連賞春塢藏紅次第吟

擬汎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昔白樂天為姑蘓太守游洞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
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彌太守平江越月而張片帆
來游洞庭首訪翠峰追懷古昔擬樂天体聊繼其韻
時異事別各遂所適之樂云耳詩云林屋館即洞庭
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

菴裏

皮日休

菴裏何幽竒膏腴二十頃風吹稻花香直過龜山頂青
苗細膩卧白羽幽溶靜膝畔起鷓鴣田中通舴艋幾家
傍潭洞孤戍當林嶺罷釣時煮菱停綠或焙茗峭然八
十老翁一作生計于此永苦力供征賦怡顏過朝暝洞庭
取異事包山極幽景念爾飽得知亦是遺民幸

陸龜蒙

山橫路若絕轉樾逢平川中水木幽高下蕪良田溝
塍墮微溜桑柘含踈烟處倚蚕箔家下魚筌駸犢
卧新菽野禽爭折蓮試招搔首翁共語殘陽邊今來九
州內未能皆恬狀賊陣始吉語狂波又凶年吾翁欲何
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掉頭去蘆中聞刺船余知隱地術

可以齊真仙終當送之游庶復全於天

菴裡傍龜山下有良田二十頃

石板

皮日休

翠石數百步如板漂不流空疑水妃意浮出青玉洲中
苦瑩龍劍外唯疊蛇矛狂波忽然死浩氣清且浮似將
翠黛色抹破太湖秋安得三五夕携酒棹扁舟召取月
夫人嘯歌于上頭又恐霄景濶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
碑立當十二樓瓊文忽然下石板誰能留此事少知音
唯應波上鷗

陸龜蒙

一片倒山屏何時隙洞門屹然空濶中萬古波濤痕我
意上帝命特來壓泉源恐為庚辰宮因恠力所掀又疑
廣袤次零落潛驚奔不然遭霹靂強半沉無垠如何造
化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竒踪要可論吾今病煩
暑據筭嘗昏：欲從石公乞

石板在石
公山前

瑩理平如瑤前

後植佳檜東西置琴樽盡携天壤徒浩唱羲皇言

龜頭山神女歌

韋應物

龜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烟樹閉古廟中有蛾

眉成水仙水府沉沉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
鬼同題 麴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
顏猶矜矜陰沉靈氣靜凝美的 標龍繡雜瓊佩山精水
魅不敢親昏明想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烟露碧窓松
月無冬春舟客經過莫椒醕巫女南音歌楚些碧水冥
冥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蕩
漾凌清波孤峰絕島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
姿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烟消不可期明堂翡
翠無人得精靈愛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

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吳
宮空白首

鼇頭山一名鼇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闔出如
鼇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溫潤尤光瑩扣之琅琅
有金玉聲浙西碑石而壓砌緣池皆取此石而出不
知其數山如剥皮矣舊有神女祠

訪踞湖山人仇君隱居

馬雲

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湖洞壑邃衆峰屏嶂環濃
嵐面光彩驚波背潺湲雲歸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壑

掩蒙密級磴容躋攀錢氏建生社此地為家山

芳桂塢

前人

森々芳桂樹團團削青黃春花飛澗戶秋實墮岩曲霜
條封紫翠風葉搖香綠下有幽栖人結茅避世俗學仙
讀丹經好道探藥籙植根滿群峯不使樵斧觸塢仇道
所居也

飛泉塢

前人

高巖落飛泉寒涼味冷冽雲津流玉乳石髓澄金屑淙
淙危磴響滴々蒼蘚缺濺沫洒明珠滿澗融寒雪岩夫
就漱飲姪子臨浣潔不獨愈痼疾自可清內熱

脩竹塢

前人

擅壑徧巖川幽谷氣象鮮風聲自宮徵秋籟成管絃夕
靄起碧霧晨曦生綠烟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寧藤蘿
交密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々疑相連

丹霞塢

前人

東澗巖谷秀粲然金碧麗巨野丹氣明向曙霏烟霽磴
瀉紅玉泉林紆赤鳳髻日赤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
紆絳繒層崖縈錦纈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

白雲塢二首

前人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永日抱幽石因風度清溪笑
隨夏景淒涼高秋氣淒素靄生嶽嶒練光帶虹霓潤澤
施天下還返故山栖深惟賢士志出處可兩齊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湍川紅茶甌香沸松林火
藥杵敲清石澗風玉帛未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臺翁
夕陽半局殘棋在醉倚岩邊紫桂叢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
若其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于山下曰薦福寺
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寺名之之山有五大

塢圜經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
推官馬雲三游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峯壑之秀雲景
之麗泉石之恠因其物象各以美名之五塢踞湖即
總五塢之衆名為六題焉

二獄山

楊 儁

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鄧都叢棘
地巖扉應是古圜扉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于此置男女二獄

夜宴虎丘山序

獨孤及

方今內有夔龍舉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吾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虎丘奠吳西門萃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踴鏢丹霞白雲于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烟掃除肅然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于鷗鳥銜流霞之盃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敷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挽雲山為我輩視竹帛

如草芥頽然染極衆慮皆遣于是奮髯屢舞而嘆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

陪陸長源裴樞游武丘

獨孤及

雲水夾漈剗遙疑涌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由窺曳組探詭恠停驂訪幽竒情高氣為爽德暖春亦隨瑤草自的皪黃樓爭蔽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沉靈池一覽匝天界中峯步未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援松枝

劍池

李峴

隘閭葵日勞人力羸政穿來役鬼工澄碧尚疑神物在

等閒雷雨起潭中

虎丘贈魚處士

趙嘏

蘭若雲深處前年客重過
岩空秋色動水濶夕陽多
早負江湖志今如髮髮何
唯君間勝我釣艇在烟波

虎丘寺西小溪閒泛

皮日休

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
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
應厭頑仙不肯迷

陸龜蒙

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
敲滿溪雲涯一里千萬曲

直是漁翁行也迷

許渾

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
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風葉落頻
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
世間誰是西林客一卧煙霞四十春

酬陸四十虎丘對月

權德輿

東風凌蕙薄時景日妍和更想千峯夜
浩然幽意多蕙香襲間趾松露泣喬柯
潭影漾霞月石床封薜蘿使君壯歲時
已負青冥姿龍虎一門盛淵源四海推駁

駁步驟裏婉、翦長離方圃畫瓊樹家林輕桂枝
散榮徒外獎恬淡方自適逸氣凌顛清仁詞訪金碧芊
眠瑤草秀斷續雲竇滴芳訊發幽緘新詩比良覲
故人石渠署美價滿中朝落日松杉直芬、蘭桂飄雄
詞鼓溟海曠度豁煙霄營道幸同術論心皆後凋
循環伐木詠緬邈招隱情慚茲擁腫才愛彼潺湲清拘
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終結方外期不待華髮生

題東武丘六韻

白居易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玉立竹林、恠

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
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夜游西武丘

不厭西丘寺間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
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恠鳴珂搖曳
雙紅旆娉婷十翠娥容滿蟬態等
十妓從游者香花助羅綺鐘梵避
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
多

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菱

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路種蓮好住湖隄
上長留一道春題武丘寺路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
白居易

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梳馬簇蹄清管曲終鸚鵡語
紅旗隱動駮輪嘶漸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
莫忘使君吟咏處女墳湖北虎丘西

李紳

秋山古寺東西遠竹院松門悵望同幽島靜時侵徑月
野烟銷處滿林風塔分朱雁餘霞外剎對金螭落照中

官備散僚身却累徃來慙謝二蓮宮

劉禹錫

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來遙從鳥飛處茲
峰淪寶玉千載唯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
披翳蒼路轉夕陽遽虎嘯崖谷寒猿啼松杉暮徘徊北
樓上海江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鷁歸萬家樹暫因慙所
適果得損外慮庭暗棲還雲簷香滴甘露久迷空寂理
多為葭華故永欲投此山餘生能豈悞

虎丘見元相公題名愴然有詠

劉禹錫

澹水送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君早貴兼才美，
不得多時在世間。

登虎丘望海樓

海濱客外
集作梅

獨宿望海樓夜深環木冷僧房已閉戶山月方出嶺碧
池涵劍彩寶刹搖星影却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

同沈恭子游虎丘

清遠道士

我本長殷周遭罹秦漢四瀆禹五嶽名山盡幽竄及
此寰區中始有近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

川之陰步上山之岼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白雲蒼
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
日崖幽曉非旦聞子盛遊遨風流足詞翰喜茲好松石
一言嘗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游贊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顏真卿

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春
竭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
吳子多藏日秦皇厭歲辰
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
金氣騰為虎琴臺化若神
登壇仰生一捨宅嘆珣珉
中嶺分雙樹迴巒絕四鄰
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
客有神仙

者于茲雅麗陳名高
清遠峽文聚斗牛
津迹異心寧間
敬同質豈均悠然
千載後知我挹光塵

追和顏真卿

李德裕

茂苑有靈峰嗟予未游觀
藏山在平陸壞谷為高岍
因繞數仞墻崩潛千尺榦
乃知造化意回斡資竒翫
鏐騰昔虎踞劍沒常龍煥
潭黛入海底峯岑聳霄半
層巒未昇日哀猿寧知旦
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
冥搜既窈窕迴望何蕭散
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
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
共和哀玉音皆舒文繡段
難追彥回賞

回曰凡人所稱嘗過其曾徒起興公嘆一夕如再升舍
唯見虎丘則逾其所聞

毫星斗爛

追和清遠道士詩序

皮日休

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迄于近代抑二千年来以鬼神自謂亦恠之甚者格之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尚在不得居其右矣顏太史魯公愛之刻于巖際并有總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顏之序事也典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

又幽獨君二首亦甚奇愴嗜古者觀而樂之余因總而
為答幽獨君一篇作不知孰氏其詞古而悲亦存于篇
末太玄曰太無方易無時狀後為鬼神也噫清遠道士
果鬼神乎抑道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人則我不
知也詩云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矣漢荆杞雖云梗煙霞尚容
竄茲岑信靈異吾懷慙流翫石澀古鉄銍嵐重輕埃漫
松膏膩幽徑蘋沫著孤岬諸蘿幄幕陰衆鳥陶匏亂巖
罅地中心海光天一半玄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蟾蜍生
夕景沉瀝餘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舉靈翰嗟予慕斯文

一咏復三嘆顯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贊

陸龜蒙

一代先後賢嚴容劇河漢况茲邁古士復歷蒼崖竄辰
經幾十萬邈與靈竒翫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羸僧
下高閣獨鳥沒遠岬嘯初風雨來吟餘鐘咀亂如何鍊
精魄萬祀忽歆半寧為斷臂憂昔作秋栢散吾聞艷宮
內日月自昏旦左右脩文郎縱橫灑篇翰斯人久冥漠
得不垂慨嘆庶或有神交相再重興贊

補沈恭子詩序

前人

按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為神恠之儔得
非姓氏謚為恭子乎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謚
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
其文以為恭子之恨迺作一章存于編中亦補亡之義
也詩云

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怨寡儔我
亦小國猥易名慚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遙游携手
桂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日倚
石壁天寒登古丘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缺月

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為情所囚異材偶絕境
佳藻窮冥搜虛傾寂寞音敢作雜佩酬

游虎丘詩并序

晁迥

予罷掌賦東陽歸次蘓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餞于閭門
且曰虎丘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
愜心諾而偕往由枝派乘水輿嘯清風月幽趣棹工叢
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縈紅樹以傍出造詣幽境
賈無纖塵相而披煙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為佛宮俯
臨劍池研若斲岸磊砢峭崿不能形容肆凝覽以東周

惜顏景之西區一觴一咏挹興而還遂裁一律以表嘉會時淳化四載自序詩曰

餞別閭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浣離愁旋酌美醞乘漁艇
急棹斜陽到虎丘千古劍池呀恠石一方金地枕清流
歸時眷戀情無限不得從容秉燭遊

王禹偁

蘇壙圍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裡
不教幽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
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游虎丘觀白傅舊題因成二首

前人

樂天曾守郡酷愛虎丘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閣我
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群麋鹿忘機狎鷗鷗乘興
即一到興盡聊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長官閒
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淚垂不是虎丘多勝槩
拂衣歸去已多時

吳王墓

陳堯佐 三首

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

特虎趾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矣三月火
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聳平田危闌忽思微吟好
隱：秋帆半入天
人間靈迹遍曾游祇欠吳門訪虎丘今日偶來無限感
闔閭墳在劍池頭

丁謂二首

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闕玉珮乍辭文石陛
錦衣重到虎丘山仙遊時傍潺湲起珍羽多從香靄還
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懷舊是偷閒

鳳池初下陟孱顏虎寺重游啓舊閣金鉞傳呼投釣渚
寶天輝映讀書山卧龍昔日曾三顧遼鶴千年始一還
應為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屋詎容閒

梅詢

昔見虎眈：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
步蘿隨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

范仲淹

虎丘何為者鯨波湧而顯山謂海也堆青鎮一隅峙秀狀
無限遙峰乃衆陰四望拱孤嶽上有梵王家高壓長洲

苑游人接踵來千里必重趼奔走趨層巔凌競陟雲棧
下瞰洞庭卑傍睨靈巖淺魏乎屹寶閣仰之日睛眩中
有明光書麗若日星烜三朝所秘藏百靈共幽贊茲焉
真福庭瞻者皆色灑銑音曼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
拂彤霞山脚環清圃北岵宿雪寒東阜晨曦煖陰森茁
腹空詰屈廊腰轉秋磬落雲端霄燈耿天半處者病恟
躅來者鈍根遣予膺邦寄時所歷游履遍不領旌旗行
恐驚禽鹿散捫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惟忻訪
古或興歎奠金墳已隳泮劍池猶漫水霞凋古杉所陸

古杉也朱丹浮斲簡今秋崖下泉湧得竹簡珍重講石存
譏評鬼詩誕唐賢留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悉冥搜清

景不可道季衛公顏魯公而卜篇什俱在國朝有筆札巖壁刻稜婉刀
梢君謨書龍蛇不疑篆蔡書劍池壁二美責禪局千古

駭人眼于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緣善侶臻畢力梓
工儻細字生光輝勝槩如采絢海衆咸安棲宗風愈恢
闡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籌滿自惟挂纓歸心甫紛拏斷
每來尋香剎嘗得我野弁久留蓮漏移相接犀談款露
井汲雲漿山有陸冰甕誠芳薜最憐草樹春幾爇煙嵐

晚願借一卷石于茲修正觀

蔣堂

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
劍池潛想地遺靈僧窓松竹冬猶茂寺路煙霞畫六冥
自愧逾年假麾守一迴方得扣禪扃

張伯玉

東客從來過虎丘橋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見
但對古塔寒飈憶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十萬橫吳鉤
楚山既掘荆人塚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能破國

誰知麋鹿上臺游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間照劍池秋

王紳

山頭古寺多陳跡故國空餘氣象雄霸業已隨流水去
闔閭墳草又西風

蘇軾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
盧誰復見秋水光耿々鏡花秀巖壁殺氣禁蛙黽幽々
生公堂左右立頑礪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
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者為悲梗東軒有佳

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
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鸞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
月溪上景悟彼良自怡歸田行可請

和劉孝叔會虎丘

蘇軾

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濃鶴間雲作斃駝卧草埋峯跪
履若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織襪只遣三千履來游十二峰林
空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

諸公倡和詩題辭

朱長文

虎丘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得登之者
見層峰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郭郭轟起原隰旁
無連屬萬景都會西睽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
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侵雲
不盈不涸終古湛三絕也兼是三絕冠以佛宮寶塔
精廬重樓飛閣崎嶇峻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無出其
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生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
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
傳者亦何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抗帥鄆弭節闔

扉

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歡賞不已形于咏歌于是樞密豫
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君欣聞佳製屬而和之思與
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散合鐘律足以為海湧
之榮觀中吳之美賞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
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日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
府學教授朱長文題

蒲宗孟

長松送步水灣環寺據吳王家墓間瘦石千層開碧玉
踈圍十里裹青山壁從地上嶄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間

零落生公講堂下無人說法但空還

游虎丘因書錢塘舊遊

前人

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游東風昨夜思龍井
曉雨全家入虎丘望見遠峰疑石街南高峯勝處誤尋歸路
認花樓沙河勝處明朝一出閭門去清夢遙知在兩州

章子厚和前二韻

闔閭城外小層臺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岼逢僧知寺近
入門鑿石漸登山純鈎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石間
游客幸無官事束何須齋舫歛昏還

傳聞城角艤行舟自擁笙歌選勝游偶為寒江阻潮汐
再容清賞屬林立燕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
盡把蘇杭好烟景醉吟將去說東州

虎丘雜咏

蘓舜欽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
綠酒聊驅萬古愁峽東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妝秋
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煙蘿空自羞

虎寺

楊 侑 四首

闔閭城外古荒立雲裡鐘聲滿寺樓白虎金精人不見

昔曾雄據此山頭

劍池

三尺龍縑古到今波光凝碧暮雲深沉絲不斷應與底
山脚池心徹海心

試劍石

白刃凝霜照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鑿巖前片石猶中斷
切玉如泥也不難

生公講堂

海上名山即虎丘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坐

曾見巖邊石點頭

孫觀二首

冬溫陽久亢一雪意頗快乘興泛扁舟出郭信如邁放
棹得虎立恍然銀色界瑤天夾細徑瓊樹偃曲蓋引步
到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鸞翔空中千峯幕天外景高雲
可凌寒重酒易解群兒處老翁于此氣不憊

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將窮事業便當老生涯泥
飲醉生鱗挑燈喜見花殷勤香火社間病到毗耶禪客
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驚回蝶相喜聽鶯啞推戶風

敲竹登牀雨散花匆一笑許隻履上青霞

程俱二首

四顧渺平野孤撐見林立常疑湧地出儻復海所浮上
有千人臺靈蹤想前修無情旨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
百尺淵神光干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兩晉多
達士東亭抑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施白
足棄去如毛輜矧伊桑下宿肯作賈胡留
尋壑復經丘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葉最知秋虎
去藜藿盡龍歸蛙鼃愁振衣臨石壁未羨習池游

平地湧岩壑，稜層驚大雄。何曾遠人世，直欲欲天宮。白
虎威靈在赤烏，綠影空生公。能說法音，再塔鈴同。

又

方惟深三首

晉人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巖佛子廬，曾為二王宅。當
時盤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徘徊相遺跡。那知
非昔人，復作登臨客。

劍池

雲崖倚天開，蒼淵不澄澈。世傳靈劍飛，山石千丈裂。神

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湊難語，歲久多異說。惟當
清夜永，靜賞潭上月。

千人石

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墮。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
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污。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
不肯歸，石上看雲卧。

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
靜叅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潺湲。

劍池銘并叙

王禹偁

虎立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王之事以為說攷諸舊史則無聞焉矧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為銘以辨之銘曰

茂苑之側震澤之濼同巖、虎立沉、劍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吾疑乎太樞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妖忌危陷其泉也蓋取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離艮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此難成乎險巖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洩兩儀分別爭融鬪結擊搏而裂斷壁濶揭摩雲不徹翠瓦青殘挫銳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湧雷收拗怒而曲折鬱束湍瀨呀槎洞穴鱗翻成窟龍戰有血非自人力蓋由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寔自然劍何妄傳我欲涉道如地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勒銘山顛破衆惑烏言予志烏

劍池

劍去池空水自寒游人到此凭欄杆年來是事銷磨盡

只有青山好靜看 西清詩話

虎丘記

虎丘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遙望平田中一小丘
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
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
人坐也劍池吳王闔閭墓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
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
虎丘唐避諱改曰武丘劍池浙中絕景兩岍劃開中涵
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蘓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
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他
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憨泉皆山中之景
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丘所聞不及
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丘記四山大勢
四面周圍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
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為銘序云武丘山先名海
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苑葬于國西北穴穿土為山積
壤為丘

吳都文粹卷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卷第五

蘇壹 鄭 虎臣 集

臨頓 宅將有歸于之日魯望以詩見贖因抒懷酬之 皮日休

共老林泉恣暫分此生應不識迴文幾枚竹筍送德曜
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綠澗藥承家事少為溪雲
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閭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
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
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常居其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皋橋

李紳

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塵囂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
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
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重建乘魚橋序

僧達本

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蹟按吳地志云古者
賢士丁法海琴高于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
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之騰飛宛轉駕空上
昇因立橋名

烏鵲橋上元

楊儻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雖然上層牽牛分
不為秋河織女填

過白頭橋

梅摯

白頭橋奈白頭何是橋唐牧白公建因得名近歲伯純修之因呼孫老舊德如存
故老歌不特輿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是也郡守白居易所建
因是名之本朝天聖初郡守孫冕重修故易今名

吳江橋

鄭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螯
插天蟠螭玉腰潤跨海鯨鯢金背高
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
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蔣堂

雁翅橋橫五河北翬飛亭屹大江心
魚龍淵藪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所建
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
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

中海內絕景惟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
虹亭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驛武
林往來曠々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為大利有議以石
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
年虜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廷乞行下平江焚
長橋時郡守洪邁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
聚哭于圯下矣橋兩圯南有匯澤亭北有底定亭餘
見松江條

泛太湖書事記元稹

烟渚雲帆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市，
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
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魚跳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
岩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
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
五宿澄波皓月中。

泛太湖

皮日休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泛游，大笑稱平昔。
一舍行昏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

澹無類，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踈岑七
十二，雙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採画鷁。西風乍獵
獵，驚波卷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折。樹動為蜃尾，
山浮似鰲脊。落照射鴻溶，清輝斷拋擲。雲輕似可染，霞
爛如堪滴。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滄浪，肌上
生癢癢。音討異足迹，迢遭尋幽多阻隔。願風雨良便吹入，
神神僊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

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

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雕笈音奴籠也聳翅忽飛出

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倍粟坑

來斗呀豁涌處驚差率險異拔龍湫喧如破蚊室斯須

風妥貼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如格音聿巉

見銅關湖中穹崇山有銅關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去勢猶橫

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

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為靈

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北堂才迎沙嶼好指顧俄已

失山川互蔽魚鳥空聲語虧兀音折都賦何當授

真檢得召天吳術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

揚備

漁舸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交照碧琉璃

望太湖

蘇舜欽

香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鮓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梅堯臣

東湖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鍊星辰淡布瑩細
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太湖在吳縣西即今吳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
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
間吳區其湖周圍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
南水都也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

曉景滄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
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鬢松瘦

忽似玳石紋或如甃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漏斑沙雨幾
處霽水禽相向閒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
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
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好處無境刪報然不自適脉
脈當湖山

陸龜蒙

昔聞明月觀

在建業故臺城

祗傷荒墅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

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

釐周圍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

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階鏘鏘鈿音積漸調參差
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
光悄不動萬象寒吟、此會非俗致無繇得旁窺但當
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
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

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

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餘
腥六宮 蒙衝後軍肅一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淥鳥困
避錦帆龍跽防缺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岩谷靈境太

蹂踐因茲塞林屋空濶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齧石
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磔碎如丹粟波殿鄭妲醉
蟾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彩雲曲不知欄楯上夜
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宮
養麋鹿國破瀆亦淺代爰州空綠白鳥都不知朝眠暮
還浴

陸龜蒙

越恃君子衆大將壓全吳

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

吳將派天澤以

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奩東洪波坐似

馮夷驅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十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
儲昏鳳押半鶴膝錦扛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々隨風
駘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為墟
兵利德日削反為仇國屠至今鉤鏃殘尚與沙泥俱照
此月倍苦來茲烟亦孤丁魂尚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

皮日休

太湖有曲處其間為兩崖當中數千頃別如一天池號
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
掃粉墨松竹調損麓山果紅辣竭水苔清髮鬢木陰厚
若瓦岩磴滑如飴我來此游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磐石
上肅々寒生肌小艇或可泛方言云小舸謂之艇短策或可支行
驚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弄輕浪解襟敷涼颺但有
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喝死緣奔馳此中便
可老鳥用名利為

陸龜蒙

霞島熖難泊雲峯竒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
岸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遙風吹蕙葭折處鳴颺々昔余
守圭竇過于回祿囚日為蘆蒲從渠曲二音分作祇稠

簾之異名

雝低刀二音並簞衣 願狎寒水怪不封朱轂侯豈知烟浪涯坐
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泛然漉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
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暑還
銷夏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遠之舊傳
吳王避暑處周圍湖水一灣水色澄澈寒光逼人真
可銷夏也

投龍潭在龜山

皮日休

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木爆龍巢腥風卷蚊室曉
來林岑靜獍色如怒目氣涌撲灸煤波澄掃純漆下有
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
母見烟際楓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碎時有慕道
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華兼以金蜿蜒
投之光煖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游茲
焉託靈質

陸龜蒙

名山潭洞中自古多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秘事鎔
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真官因之狗前志持來

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曉山翠吾皇病
秦漢豈獨揆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
浸污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惟貪血食飽
但據驪珠睡何必勞黃金年授星使

晉口

皮日休

波光者不極霽景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蕊紅蜻蜓
裊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舡隈荻
共君作箇生涯

又

拂釣清風細灑飄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
飛不飛換酒幘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
誰道剛須用機

陸龜蒙

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日送迴汀隱心隨挂
席搖白蔣知秋露衰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
酒旗竿倚河橋

又

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

細相逢斷岸沉魚約畧約畧二音
魚經也鄰村送客籠船即是
清霜刮野乘閒莫厭裘重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
口即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前松江賦

程俱

鳩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沂東流方將家五
湖而長邁屐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
馳坦道而挾輕軒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
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起烟波

而不極於是遇亾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
湖地脈四達衍為松江洶、渾、溶、泮、洋、孤峯連嶂
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于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
穴晝曠霜林夏寒暮烟吐其疊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
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而年條桑縹緲之
下採石明月之灣包山有縹緲
峯明月灣草衣木茹汨若追羲盤
而再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于一吸環齊州于
一區大鵬奮翅于泱泱燭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
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

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吭方趨南而遺北既畫圓而失
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
接二州相望散荒墟于垓塊識斷岸于毫芒嘗試與子
至中流而回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
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
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筭時矯首而斯
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
為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時樂內觀者無窮吾方
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吞天地以為友以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于遺磔視五湖于一鍾松江之
勝又安能芥蒂于胸中乎

後松江賦

前人

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鵠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夜
夢有夫頽然而長鬣色而修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
吾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荅曰長橋
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
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雄
方其踐忍烏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悟機先則吳軍

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兩
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激吳卒麕潰江流赭赤
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于此蓋夫子之雄績迺
自太湖過橫山辭越來之溪登姑昏之臺弔亡國于游
鹿指血化于黃埃挽餘艘而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
子于此退自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與夫曾犯之貪天子
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而與喬木偕燔者不可
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勢亂錢鏐崛起蘇據都會乃淮
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

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武

之右境過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

吳江錢氏謂之南北兩城

防邊

版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群吏皋畝基列居

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
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々矣吾嘗嘆曰一江
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避而來莫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
俯仰于萬世盡賢愚于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忠魂
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頤為西子援琴而

歌曰霰雪紛兮雲霏之帶長鉞兮佩寶珞而子安適而
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擁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
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操之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而覺
棹頭載歌付千古于一笑

夜渡吳松江懷古二首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濱棹撥魚龍氣舟衝鴻雁羣寒
潮頓覺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
盡天衛嘆息為吳君謀士仗劍死至今悲所聞

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

別龍初沒書成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

吳松江

張懷

多年襍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
野麋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鷺唯應信此心
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乘月濯煩襟

劉長卿

洞庭初下葉南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
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

杜牧

候館人稀夜更長
姑蘇城遠極蒼蒼
江湖水落高樓迥
江漢秋歸廣殿涼
月轉碧梧移鵲影
露低紅草濕螢光
文園詩侶應多思
莫醉笙歌掩華堂

夜泊

杜牧

清露白雲明月天
與君齊棹木蘭舫
風波烟雨一相失
夜泊江頭心渺然

松江亭攜樂觀魚

白居易

震澤平蕪岸松江
落葉波在官常夢
想為客始經過
水面排曾經船頭
簇綺羅朝盤膾紅
鯉夜燭舞青娥
雁斷知風急潮平
見月多繁絲與促
管不解和漁歌

泊震澤口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
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
風水洄沿值漁翁竄
篠逢樵子雲開天宇
靜月明照萬里早雁
湖上飛晨鐘海邊起
獨坐嗟遠遊登岼望
長洲寥落星歎盡
腫朧氣漸收行藏空
自秉知識仍未周
伍胥既伏劍范蠡
乘流歌竟鼓枻去
三江多客愁

泊松江渡

許渾

漠漠故宮地月涼
風露幽雞鳴荒戍
曉雁過古城秋楊

柳北歸路薰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早春

皮日休

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夜新安恐未如穩凭舡舫無一事
分明數得繪殘魚

陸龜蒙

柳下江滄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
惟有沙邊水勃公

憶具區

錢昭度

平生愛具區島嶼夾陂湖竹雨籠瀟瀟花烟濕鷓鴣神

仙疑有宅魚鼈自為都何事勞長想機雲本是吳

送裴如晦宰吳江

梅堯臣

吳江田有粳，好春作雪吳江下有鱸，肥鱠堪切炊
粳調橙糞飽食不為餐月从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
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
同遊去若秋鷹掣

又憶吳松江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遡清風淡月生古柳夕
鳥自遠來漁舟獨在後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

除夜宿垂虹亭

蔡肇

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
小邑歲除無市井，下田水落見農耕。
雪消西嶺層棱出，春到重湖鱗甲生。
橋下霜蛟貪睡美，為撻千鼓作雷聲。

王禹偁四詠

中郎亭樹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
蓴菜鱸魚好時節，曉風斜日舊烟光。
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泊画欄傍。

二年為吏住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
滿眼碧波輸野鳥，一簑疎雨屬漁人。
隨舡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
張翰精靈應笑我，綠袍依舊惹埃塵。

登臨陡覺挹塵埃，時有清風颯滿懷。
蟬竦一條連古岫，玻璃萬頃自天來。
寒光浩渺輕烟潤，綠玉參差遠岫排。
南指閩山猶萬里，遠人歸興止無涯。

登江寧

帶蓬踈薄漏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
惟有鷺鷥知我意，時時翹足對舡窗。

汎吳松江

陳堯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孤蒲才熟楊柳黃。
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鄉

游松江

蔣堂

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
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厯々辨雲樹島外濺々弄月波
興盡歸來還更喜飛鷗相送入烟蘿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烟荒落月
嶺頭殘燒混踈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
我實官游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箬

長橋觀魚

月晃長江上下同画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灑々開金餅

水面沈々臥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
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閑居
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
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綠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
盡日舟橫擘岬風人笑老年三黜慣天教吾輩一樽同
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長橋二首

楊 脩

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汎碧水光浮。
松陵雨過船中望，一道青虹兩岸頭。

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缸。
驚起鴛鴦是旗鼓，背帆飛去一雙雙。

松江謁王文孺令宰

章 憲

暑退涼生過雨天，鳧飛鷺浴暮江前。
秋風小浪唯頭水，斜日輕帆燕尾舡。
青眼却欣蓬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
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地圓。

長隄牽百丈，舴艋泝清漪。
山雨殘霞暝，水將秋色宜。
江寒征雁度，天遠暮帆遲。
賸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 脩

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君。
彼此持廉為棄物，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

皮日休

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為誰嬌。
須知韓重相思骨

直在芙蓉向下稍

陸龜蒙

水平波淡遠回塘
鶴殉人沉萬古傷
應是離魂渡不得
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女墓在閭門外
閩閭女曰滕玉王
與夫人及女會
食蒸魚王前嘗半
而與女怒曰王食魚
辱我乃自殺閩閭痛
之葬于國西閩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擲
題湊為中以金鼎玉
杯銀樽珠襦之寶送
女乃舞白鶴于吳市
中令民隨而觀之使
男女與鶴俱入羨門

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
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
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越來溪

楊備

臨流何必弔前非
且說吳宮得意時
夾岫桃花烟水綠
画船安穩載西施

越來溪在橫山下
與石湖連相傳越
兵入吳自此故名
溪上有雉城堞宛
然

夏駕湖

前人

湖面波光鑑影開
綠荷紅芰遠樓臺
可憐風物還依舊

曾見吳王六馬來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游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湖西悉為民田不復有湖民猶于湖之傍種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

至和塘記

丘雨樞

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鼈其民病賦入之侵蝕相从以逋徙奸人緣之以邀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

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所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六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道施之商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益有意于

疏導矣明年由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
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稅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奸商其
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
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
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从于是列而上聞
其副以決于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
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摠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
其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
焉畚鍤所至皆于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霾迅雷驟雨
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
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
廣六十尺用民力才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
米才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蔣榆橋五萬七千八
百其貳河植芟蒲芙渠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民之
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鱖瀆治新洋江自朱厓至于
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諸注六十四浦四十四塘
六于是陽城諸湖若漾皆通而及江田無沓潴民不病涉
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牖閘用拍合抱以為楹蓋古渠

况今深数尺設埭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者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牧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于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而權實區之于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自古為湖漲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堦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从此而流洩耳非專為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于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堦門斗門以潴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堦阜之地皆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必有
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
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道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
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
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

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
乎年紀繇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
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北
為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
其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
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蘓州除太
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
者蓋欲取土以為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
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尚為闊其塘浦以決
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湏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
借令大水之季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

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煩決瀉而水自滿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堰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以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兩低田同而其深徃之過之且堰阜之地高于積水之使至于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愈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益豈可區區計國家五載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熙寧三年崑人鄭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之之美莫過于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

昔有論古人治低田之法者謂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

堰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堰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于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濶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矣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

興或者必曰向者蘓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益百倍于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歎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于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于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無怨又曰悅以使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于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

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淫某家渙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于海又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蓄回之利養撩淺之卒更

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而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于富者故不虞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何謂取浩博之大利曰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潴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潴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闕壞其有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溟者皆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

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瀕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于其間以浸潤之立堰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何謂古人蓄泄之迹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壩身堰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常熟謂之橫漑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漑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堰門沙堰門吳堰顧廟堰丁堰李堰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漑東西其塘則謂之堰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堰身之東灌漑高田而入為堰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漑所以分其流也故堰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

跡存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堰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堰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从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松江之遺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趾在焉故其地或以家或以城或以宅為名嘗求其契券以為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論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洩之跡治田有後先之宜興役順富貧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何謂地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堰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

北七十八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者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堦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爾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堦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爾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于城郭

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滙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窰子等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蘓之水由江齊平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于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趨于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音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才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于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疎闊殊不知國初之賦民未復今乃

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浚湖為田增十
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
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城二湖崑山有陽城湖
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定名而其闊畧不過十餘
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
雒城武城夢家江家柏家鰻鱓茅滾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
獮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
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
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
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
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反
西流欲北導于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
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
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
而水行于隄之兩傍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
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于海崑山
之下駕新洋大虞小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壩等十餘浦

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洩于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而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曰蘓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蘓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

年號名崑山主簿丘而權記甚詳今採載之

沈氏筆談

詳沈氏所記益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脩岍未及成後邾曹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立而權塘記雖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乃是新塘成之時也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路民苦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為

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漚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間舊水墻間六丈皆留半以為隄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為利

六失六得

郊 曾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崑山之張浦黃泾七了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茅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

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泾小溪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泾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舡溝也泾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山柏家濃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趾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陶辛晏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

丈尺

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濶三十丈許累經開
淘之後今小虞浦只濶十餘丈至和塘只濶六七丈
此目所覩也

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于易田
而故致滄沒

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塗田所收倍于常稔
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滄沒
也

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
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
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各而因
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
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蘓州低田
一抹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
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抗秀之田及蘇州堰阜之地
並皆枯旱其提岸方始露見而蘓州水田幸得一熟爾
益由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

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蘓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及
南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

臣伏觀昨來議浚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
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蘓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
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之不淤不
可得也

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浚完隄岸驅低田之水
盡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
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蘓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

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
淺地勢既高沿于海者則海潮不應沿于江者又因水田隄
防隳壞水得豬聚于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
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于行舟之便
壞其堰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
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堰阜之田已乾
枯旱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南蘓州之低田塗沒淨盡
則堰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
海之水不復堰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

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于城郭為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縉紳下至農圃之匹夫謀議譬畫三四年而蘓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蘓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田作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治水連年無效不知大段譬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益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

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譬畫修築隄岸以固民
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謂曩年吳及知
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
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蘓州水田不重煩煩官
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墾阜無
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
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湮塞今蘓州遠接江湖
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
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

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林矣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無意名利郡召主簿州辟從事
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等表
薦云：不報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郎京產曰莊生
持鈎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武后詔史德義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略謙冲藎于里閭
孝友表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灘多謝簪裾高
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啟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

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
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
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
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
徵赴都詔曰云云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翰林盛事

朱佐日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朱佐日郡人兩登制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
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云：問是誰作李儕

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
為昭陵挽辭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挽章

方子通

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
丹旆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
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張僅字幾道顧棠字叔思皆客于王荆公：作三經
義二人與烏僅至著作佐郎卒子通作輓極哀楚誦
者為出涕吳人因目方說詩云

溫公詩話

丁 偃

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

偃蘓州進士試通英廷講藝詩云：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

絕句

蔣 堂

歸來自隱太湖濱天南扶持百歲人雖是浮雲隔渡關丹心愛戴在君親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蘓祥符五年進士仕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后廢

堂極論不可出為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于靈芝坊堂為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廷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忠厚之氣始終如此

范文正公真贊

英：如神屹，如山仁義道德溢于顏間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

是度不傾不蹇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
魏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
史傳其畧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
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夢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蘓
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
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為
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
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天聖中為秘閣校理以言
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左司諫上疏請
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又揖宰
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地濱雷
澤田多水募游手䟽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
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績願留以畢其役詔復
知蘓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得失知開封

府治有嚴取古今治亂之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備
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
州趙元昊反河西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又為
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為將務治正
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
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與一
人逝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而語不疑居
二歲士勇邊宴恩信大洽廼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
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為
樞密副使數月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
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
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
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而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左右會邊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為河東
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知政事才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
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

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貪終自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閭邑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烏長子純祐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礼純粹皆名世

延賓佳話唐宋遺史

范縵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
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

范攄唐末人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
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
云干曰惜哉不享壽果十歲而卒

咏懷

范周

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
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折屈于人所居號

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咏懷云其氣概肆兀類如此

送李璋應舉

王安石

湖海青衣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
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在天公不可猜

李璋吳人居盤門有不羈之才荆公甚愛之嘗有詩

送璋應舉云云及下第又云璋後改名玖以累本

補官孫益六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晉張林妻徐氏者按張林碑

前人

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慎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
道六踐志勵冰玉厥德丕顯靡二其操翼二其仁明
景內映朗節外新共嫩風邁淑謹其身

太湖石賦并序

陳洙

客有嗜太湖者蓄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詞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
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
助爾恠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烟散而復聚
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

飛乍起稚戲携手獸眠盤瓦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
之心蜜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鄒韓稜之劍
利于鐔若迴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
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蓋難得而剖悉吾將弔
范蠡于澤畔問伍員于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
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
園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
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為磬兮
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

子之醜

太湖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
石四千八百枚而吳郡實採于包山其獲自此瑰奇之
產謹為賦云吳吏採石于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
揖而言曰惟古渾一物全其天金藏于穴珠安于淵機
械既發剖蚌推礪不翼而飛無腔而騁剝山探海皆世
之競迺若富媪贅瘡則為山嶽茂草木于毛膚包蘄岩
于骨骼而瓦甃其無間何于焉而是索令使者窺複穴
蕩沉沙搜奇礪于洞脚刷巧勢于丘阿呼靈匠以運斤

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夢、續劍閣之戡、莫能剔
山骨拔雲根真女矻立伏虎畫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
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于醢沃豈有恨于苔痕嗟主人
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咲九仞之徒勤
既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于通
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貪煮糧
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
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恠斯
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醢鷄
不可以語天螻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
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咲而談王道至聖之門
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
神明闡原廟之制要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
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琛琲天不祕其實樟楠榎梓
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竒恠猶未足于充庭故于此乎
取之且鑿太湖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于芳
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
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浚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

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惠之難名者矣抑嘗
聞之西有未夷之羗北有久驕之虜領喋血之未艾乍
游兔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于煙埃
瞰幽荒于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可遇抑又聞
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秦觸邪之獸
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媵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
之奚救故將鑄采石以為劍凜豎毛于佞首若是則在
邊無汗馬之勞在廷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
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豈閉

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于宜都回雨暘于咳眄抑又聞
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侈而
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尊之有素柰狡兔而是
逝故將取嘉石而列坐平巖民于外郊抑又聞之日不
蔽則明川不淤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
傾方披旒而出鞞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于
千里朽索之馭益危于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
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
起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

宙包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炁母此包
羲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綫方將練五色以補天育萬
物于一府既無謝于襄城之師又何驚于藐姑之處吾
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有
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聵其知鹿豕其游竊
億妄議迺命知之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
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韻無臭無味

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恠之余獨知之昔故
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
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
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
宇眷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
石有徒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公之所嗜者
甲也先是公之察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好
迺鈞深致遠獻瓌納竒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于此物
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

盤坳秀出如靈丘僊雲者有端巖挺立如真官神人者
有縝潤削成如圭瓚者有廉稜銳劇如劍戟者又有如
虬如鳳若踰若動將翔將躡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
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散雷疑然有
可望而畏之者烟霏景麗之日巖壑鬱鬱對若拂嵐撲黛
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
言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觀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
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
迫觀熟察相頷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

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
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
不鞭而來無胫自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
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
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
石大小其類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
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
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賢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

昌三年五月癸丑記

題太湖石詩并序

牛僧孺

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韵奉呈夢得樂天其詩曰

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神驚帶
雨新冰淨輕敲碎玉鳴換又鋒刃簇纓絡釣絲縈近水
搖竒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
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凌陰黑訝將行喋瘡微寒
早輪囷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鰲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

相憐懶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
河僅百程池塘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
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
破宿醒媿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南朝有司空石益以定石之品流念
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

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竒石沉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
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从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拂拭
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會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

離鬼織銚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
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瑤莫能靜稱垂松蓋
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兩心冥眇小欺湘燕團
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耆搜求
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瑩有獲人爭賀歡謠衆
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觀物洛陽陌懷人吳郡
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和石竒狀絕
倫因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巍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鐫折劔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
磷々狀凝成瑟瑟胚庶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炭葉形
將動差峩勢欲摧竒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
雨斑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鵲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笋
窪剜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為尤物於
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并沉
亦有媒拔提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杯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頽疏傅心偏愛園公眼屢

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居易與夢得俱典
姑蘇而不獲此石

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嶽峯才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
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迴呀然劍門深形質
貫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
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搥帛不如砧何乃主人
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
氣通岩穴苔痕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太湖石

皮日休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蘚巖高下剝乃
是天詭怪信非人工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
復何若鬼工不可揣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驅連絡若
鈎鑠重疊如萼跗或若巨人髀或如天帝符脰肛管管
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
載之勞軸輻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睨曠遠
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岳齧嘗玩若稱意爵祿
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于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
石無

陸龜蒙

他山豈無名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
裁基棟宇礪砢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瑱或將
破仇敵百礮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
庭者一以非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產所竒者嵌
空所尚者蕙藉旁穿恭洞穴內竅均環釗刻削九琳窗
玲瓏五明扇新凋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
風只流眇

胡宿

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
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岩下見初平
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蒼苔幾遍行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
久為波濤所冲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鱗名彈窩
實水痕也沒人繼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竒巧
扣之鏗然作鐘磬聲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
旱石亦竒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儒
家諸石以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勗造巨艦

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
銀碗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勳遂為威遠軍
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勳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
西河兩傍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
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剗石面質作彈
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
作碑碣及甃砌階所者則出湖中之鼃山瑩潔可鑑
堅潤如金玉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白雲泉

在天平山西首乳泉也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雲泉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冲下山去
更添波浪向人間

范仲淹

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啻哀樂音月明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迺去堯湯歲
盈下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鳥如有價北

斗量黃金

錢藻

白雲岩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
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颯寒雷。
源从天漢星邊落，流自鰲峰海上回。
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薦白雲泉書與范文正公

陳純臣

前進士陳純臣謹才書獻于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知之性，各有所染，益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于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

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其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裊，碾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英，惠山之靈，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咏題。後之作者，以樂天寄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

品第泉目者寂々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
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歎恭惟閣下性得泉之
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湧知體泉之動謁是四雅鍾
于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
寔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愧文詞窘澁不足為來今之信
倘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擘箋發咏樂天如在當斂策避
道不任拳拳之誠

門雉賦

李 邕

東吳王孫嘯傲閭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游

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潤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
絲管通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雷塵將飛而遂落既
而酣歌徙座取物為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海之仙鳧
出籠而振沙步而趨唼喋爭食離襪帶雉隨綠波而澹
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
聚則同而不和其門則仁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繽紛
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沿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群繞
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于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
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禽縱更相

觸搏或離披以折冲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以決勝終
追飛以襲弱聳謂驚鴻迴疑反鵲偏仄今掣曳聯翩兮
踴躍忽驚逆以差池倏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
為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潰澗排錦石蹴瓊沙
披羽翰簸烟霞避參差之荇菜隳菡萏之荷花駐江妃
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槎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
壓旬厲天蛙黽兮失笑鳧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傾
市之鶴慚妍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宜傳良戒之而
在門俾聞義以忘筌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
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杭州內養使
舟出舍下龜蒙家僮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
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遠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
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
言曰常自呼其名耳

鶴媒歌

龜蒙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入遙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同應同散就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
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泳藻乍低昂立定當曾流一天
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群由爾為而况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散真可畏

吳人射鶴自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
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鶴見之以為同類無猜遂為
矢所中龜蒙作鶴媒歌訊同類相陷者

鵠鵠

前人

詞賦曾誇鵠徒角切鵠牛切欲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
置踈籠晚不似閒栖折箬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讐防微避繳無窮事好再裁書謝白鷗

鵠鵠水禽龜蒙嘗得于震澤黑襟青脰碧爪丹喙色
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被囚籠檻為賦詩焉

江上漁者

陶弼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
和文而可洋州香橙徑

蘇軾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裡
小船燒薤搗香齏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
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腮湖魚止
三腮味輒不及秋初魚出江者吳中好事競買之或
有游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
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
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
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須臾復引

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
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
秋風起思鱸魚鱠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
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
甚珍魚白如玉茱萸黃如金隋人呼為金羹王鱠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鱠事具載鯢魚條

紅蓮稻

龜蒙

遙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則唐人

以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

蔣堂

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

再熟稻一歲二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及長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洞庭綠橘

常應物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綠橘出洞庭東西兩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扁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常蘇州寄橘詩曰益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常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于此

洞庭獻新橘賦

以湖海清和遠人修貢為韻

常應物

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々以窮塞波淼々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沃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于白高謝玄律改風落瑤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滴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向熟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于周制則那克厥苞于林下發使者于江沱襄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嘆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萬物以全入離

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于南國已朝奉于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穀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檀梨而莫遂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衆斯橘也來則備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擅美于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皇帝垂衣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

環海元侯布教屬吏下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
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皆楚
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玄默深居穆清扇
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遐荒之貢得斯華實
之英迺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
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
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
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
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于末葉遺檳榔
于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外間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
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
見收物之因人也其則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
艸之可傳希成名于入貢

揀貢橘書情

白居易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
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駕駘力望闕難伸蝼蟻誠
竦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心

新橘

梅摯

十頭霜熟摘來新
包貢虔修望紫宸
他日功成許高退
社中還結素封人

洞庭春色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

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間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游戲于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歲于一班舉棗葉之
有餘細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于人寰媿
媿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

吳都文粹卷第六

僑書大畧

蘇臺鄭

虎臣集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每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

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間司冗職既以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攷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尚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耻于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松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瀰漫盈溢狀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于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狀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于港浦復為潮勢所抑回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并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

水自杭陸宣歙山源由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
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
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
惟吳松一江存焉䟽洩之道既隘于昔又為權豪侵占
植以菰蒲蘆葦又于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
流之勢又于江之中流多置閘壩以遏水勢是致吳江
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
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
湖常秀之間陂堰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々然有

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
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積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
風甚于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
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
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于
江寧治水陽江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
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尚尋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
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
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

入太湖為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于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患之處並築為石塘及于彭匯與諸湖濱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尋究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

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澳作圩埤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于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于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苗涇浦使水東入于大海

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于松江開常熟之許
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
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
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
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于揚子江則常州
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
此狀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
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洩沙漲故
有堰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
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于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
捍浚涇泆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
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
尾則可盡其善其所以開崑山常熟之齒涇等浦必置
堰開者且以齒浦在蘓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洩
水甚徑狀其地浸高比之蘓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
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具文所開不過三四尺一
尺而已又止于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
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

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冲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泾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泾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于所得不時啟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其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之地亦高蘇州介于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潴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泾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冲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邗堰以決水徑入于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江矣其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邗堰使水北入于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狀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

故也五邨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小雨即溢
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
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
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
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
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
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于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
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

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于己私于松江古河
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
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都界內即先父比部水利奏
申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于崑山常熟兩
縣開導河浦修築圩捍狀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
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河浦必皆壅滯所築圩捍必遭
冲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
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江湖河漢合而為一非徒無
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

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
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
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濤所破某
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松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
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
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攷漢晉隋
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
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于橫山下唐貞觀中
復徙于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于蘇州之烏

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
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
邊海有為隄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
今李諤開古注三百府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
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洩吳松
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
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
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于河而築隄以
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

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于蘇亦且南不入于
秀兩州之田迺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
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
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二州之患蓋江
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于海故也倘效漢唐以
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
澤之大才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
狀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
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

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迴環四合無非水者既
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瀦之餘其淺淤者皆可
修治永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
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
則有大泗瀆斜塘瀆江家瀆百家瀆鱖鱓瀆蕩則有龍墩
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
淹尹山淹施塘淹赭墩淹金注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
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狀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
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置其

水復于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漲之水使不再外水相通而水田圩埤無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馱之利其餘若斜塘漲大泗漲百家漲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埤開導注渙即前所謂湖漲三十餘處徃可治者過半矣某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湍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邾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必可行狀

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亶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葺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三十六浦利害

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大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池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而太湖松江水面相半是皆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于

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
南常州地形相等東西南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
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
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卷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
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埋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惧鹹潮之
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裡水不得流外沙日以積此崑
山諸港浦埋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關雨則恐裡水之
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遇每潮至
則于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堰壩以留餘潮此

常熟諸浦埋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狀浚可以限水之內
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以開閘既以置而太湖松江
之水而積水為一泓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
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洩之涓涓而來之浩浩當
斯之時障之不得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
狹其流迺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固民田而
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
港浦二曰置開啟閉三曰築圩畞田三者缺一不可又
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

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狀
按甬于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
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
三等上等工大而利溥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
等三之二下等間于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枝別派
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篇曰閘瀕海臨江之地形勢
高仰古來港浦盡于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
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賊潮今于三十六浦中尋究
得古曾置閘者才四浦惟慶安福山西閘尚存餘皆廢
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為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免
易湮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
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
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
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
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
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啟外水無自以入裡水
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于閘內使港
浦常得通利免于埋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

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啟閉有水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迫于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時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以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往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水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界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水田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于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波今田圩殆盡水道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六狀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之巔四顧水雨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農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田是弃良

田以与水也况平江之地低于諸州惟高大圩岸方能
与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農田非謂得以播植也將
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
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
為風浪冲激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來有風浪
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
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
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
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
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
崑山陳新顧景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
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自能作小
之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盖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
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
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
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
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随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
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

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
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
菑涇浦楊林浦六鶴浦碩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浪
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
門浦崔浦畎涇浦魚磧浦鄆溝浦九浦塘浦高浦金涇
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
涇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問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
置閘隨潮啟閉歲久埋塞遂致積年為患仰平江守

莊徽差兵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進馬赴尚
書省指說徽即守也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

霖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
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漸開治更不候報明先
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
發赴新任水患甚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
前後違碍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併辟官置司等
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報並入急遞于入內：侍
省投進仍着童師敏克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

條具事目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筆論諸

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悞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
越州鑑湖封椿米撥支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
本錢十萬貫如缺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椿錢貼支
併降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誥
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別立價值將
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
畢工許實用錢米直給誥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
再免勘會有無違碍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

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例直牒指差理為在任日月
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戩事未畢未
得赴郡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
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
柴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
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覈工
料點校醫藥飯食等官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
理須旌別以示獎勵特于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
改官从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一員積水之

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今來
開修平江諸浦緣常熟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績水
據所役人夫先于平江府諸縣僱募如缺即分那下
常熟湖秀州僱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
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卷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
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
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
面濶十五丈底濶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一十一萬
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撐柱橋開修至港
口濶長二十里有奇面濶六丈五尺底濶三丈深七
尺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
至斂口開修至青堰坊長三十四里北有奇面濶八
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掘浦自
上源開修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奇面濶三丈底
濶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
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
長二十三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
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

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
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
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濶二丈五尺至
一丈底濶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
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奇其
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
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
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
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

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
餘工隨岸開陶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 五
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五丈深八尺通役濶六十四
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

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
度措置召租限一年了當具便民利害商籍歲入以
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
百餘工修築錢涇口至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
丈脚濶一丈五尺面濶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



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注自小山浦至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濶三丈底濶一丈五尺深七尺剏造小山浦口啟閉洩放水勢斗門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濶十丈水深三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六尺顧亭泖心開十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尺濶七尺水深四

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各六尺至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濶四丈水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止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陶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 五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五丈深八尺通役濶六十四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度措置召租限一年了當具便民利害簡籍歲入以

閩霖又應詔為之修園崇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十九
百餘工修築錢涇口至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
丈脚濶一丈五尺面濶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
古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
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
色十九種焉

表薦陸胤

華 敷

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
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

陸胤字敬宗凱之弟天姿通朗才高行潔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礼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為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
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
虎書丞華敷表薦胤曰胤云：後召為西陵督封都
亭侯華敷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大工修而
庶績熙矣胤卒子式嗣

表薦陸禕

前 人

體質方幹器宇疆固董率之才過于魯肅在戎果毅臨

財有節

陸禧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詔陸玩

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常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戲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叔貴如此詔曰玩云三代王導等為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為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皆蔭其德字夢謚曰康子訥嗣

辭召表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締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蟲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弃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从此退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為揚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祚不至歡稱山谷臣願歡上表
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為大學博士同郡顧黯為
散騎郎俱不就

孔稚珪陸澄虞暉沈約茅薦杜京產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
敏達表于自狀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
奧奉初朝請掛冠辭世遊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簷
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狀寡欲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

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
賜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
氣御靈風

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
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
火詠朝曦

拋梁南咫尺神都漢輔三
丙位有星長燦爛西宮天
壽與之參

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
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
開皇極

拋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
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

秋輸景貺

拋梁下日夕層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
珍資道化

伏願上梁之後慈闈康壽宸宸尊隆德教並恢于彤
管仁恩長樹于青宮國棟無撓王目盡忠邊圉永消
於兵革編民益劭于耕農千里絕扎瘡之盤四民均
亭毒之功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于平世高
靈偃蹇而驕服肅千乘萬騎于浮空永佑太平之極
治普臻希靜之真風

文進壽皇嘉焉

傷開元顧道士

皮日休

協晨宮上啟金扉詔使先生坐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
丹無餘粒恐潛飛烟淒玉筍封雲篆月慘琪花墜羽衣
腸斷雷平舊游處五芝無影草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
朝舊物也殿後通神菴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
奉命建菴額三字以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紹興初
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被髮顛狂以篋
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

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菴則未始遷也

新修太和宮記

王禹偁

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經既紊世教多門難分之而有三心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殊途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棄智絕聖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

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珣之別業也珣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逆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于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玄棄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毗陵之勅敕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玄主開元觀者甄處洞玄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棣萼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卧甕之後林与迄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

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
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
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而建焉于是剪榛蕪以樹垣墉
浚汙潦以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
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
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
侈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眸容有儀芝
蓋雲輶宛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
民罹扎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

儀霜清步虛露冷直錄章醮具矣福祐隨之實天神之
攸憑生民之所怙也尔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竒
花移茂苑之春恠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
織埃不生衆卉自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
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觀隨
園籍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聞曷虞陵谷禹偁
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
俗尚愧子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

蘇臺南趾震澤東浚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

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玄門迺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
既輯其教彌尊他山未勒秘宇空存敢書事跡貽於後
昆

修和宮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
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

春晚游太和宮詩

王禹偁

數里新萍夾岬莎春來乘興宿烟蘿隨風蝴蝶顛狂甚
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筍翠鈿狼籍撒圓荷
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曉次神景宮

皮日休

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鳧躍曉來到何許俄倚色山脚三
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遙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
濕莎裳淺泉漸音草屨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徑
侵沈寥仙扉傍岩竒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歛臨幽
虛天萬想皆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王幃自迴
旋錦旌空翠錯鼎氣為龍虎香烟混丹蘄凝看出次雲
默聽語時鶴綠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鳥思喜崦
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樅鐸清齋洞前院敢負

玄科約空中悉羽章地上皆靈藥金醴可酣暢玉豉堪
咀嚼存心服燕胎叩齒讀龍躡福地七十二茲烏永堪
託在獸之虎繩于蟲不毒蠶嘗聞擇骨錄仙誌非可作
綠腸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之此相天與形鬼惡每
嗟原憲瘡常恐齊侯瘡終然合委頓則亦暮寥廓三茅
亦嘗住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巖壑

陸龜蒙

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澗襟袖清如臨縹珠屏維
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軒

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呀空雪
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
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杯醜九光醕人間附塵躅
固陋真鉗頸肯信抃鰲傾猶疑夏蟲冰玄津蕩瓊壑紫
汞滴金鼎畫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

三宿神景宮

皮日休

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况
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
高且敞客牀蟠復竒石枕冷入腦筍席寒侵肌氣清寐

不著起坐臨堦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
露白蓮明暗池窓櫺帶乳蘚壁縑含雲縫聞磬走魍魎
見燭奔羈雌沆瀣欲滴漑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
發如吹篴杉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屨異上清
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

陸龜蒙

靈踪未遍尋不覺豁色暝回頭問棲所稍下杉蘿迳巖
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
盡踈達一榻何清零去聲鬢鬢間玉笙敲鏗動涼磬風凝

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
真誥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
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峰徜徉事扁舫

靈祐觀在洞庭西山古稱百廊三殿林屋洞在焉舊名神
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之中景物具詳於祥符圖
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建今廢

上真宮記

陳于

蘇州之南 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四十

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巖巖
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
乎此蓋山之中有靈府曰林屋幽虛之天即洞天之第
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
飄渺峯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
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聖
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
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
邃岩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鳥而明莫知其為晝

慘焉而晦莫知其為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
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狖之所勝而人
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松桂之青不以寒而
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眩其速積四
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遊者誰肥荒區相
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
年州愴其如此乃于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
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間鳥不葺則藟蔓
荒我室荆棘蓋我路矣况縣父哉紹先至即誅穢以治

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壙非特
限空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容山蔬
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迄至和改元
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
而光明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
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小大
皆稱其為先生也蓋昔之所以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
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
之所難能歟余因為之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
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
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
我非撓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
神之則仙也術傳於秘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
全真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於太陰所以不疑
其夜解蓋德之陰陽與天地合即將以相天地而焉為
天地所相行之密必與鬼神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為
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比古之所謂至人而寂
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者為智



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于天下者為信者不為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者有如二人亦可謂難見矣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之說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子撰

又詩

皮日休

迢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摘茵杖頭紫綠崖屐齒剗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難雙戶啓真景齋心方可觀天鈞鳴响亮天祿行蹒跚琪樹夾一徑萬條青琅玕兩相峙

庭際恠狀吁可嘆大螭騰共結修蛇飛相蟠皮膚坼甲胄枝節擒猖狂踣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眚鹿褫風聲疾跼跼地力瘠音根上露鉗金空中狂波瀾合時若蒼莽濶處如輾轆儼對無霸陣靜問嚴陵灘靈飛一以護山都鳥散千兩廊絮寂歷中殿高噴玩靜架九色節間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紅錦丹既遂隱龍去道風由此殘猶聞絳目草往々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与之懽衣中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

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抃明朝若更住必擬隳儒冠

陸龜蒙

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自相亞霄
裾或霞漿侍女忽玉妃坐進金碧腴去馳飈歛駕今來
上真觀恍若心靈訝祇恐暫神游又疑新羽化風餘撼
朱草雲破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間開飛鳧
映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知人間方大火
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施天鐔窮幽不知倦復
息芝園舍鏘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声利有志

依間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建

登重玄寺閣

韋應物

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千里鬱蒼、山
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
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茲省
此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

能仁寺重鑄鐘銘

孫覲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

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
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眾
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三千觔晉陵孫覲為之銘曰
法音無碍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眾生執迷馳
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妄認前塵聲色
交驚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
事燼木草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
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磬破晷一擊而通八
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

無上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玄寺入國朝
為承天寺庭列恠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一土山故又
名雙蛾寺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
觀橋梁名以天聖皇王等八字因改今額

游永定寺北池僧舍

韋應物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晴
蝶飄蘭徑游蜂遠花心不遇君携手誰復此幽尋

寓居精舍

韋應物

政拙欣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
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明眼暗
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櫻

喜辟疆夜至

韋應物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
爐止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搏對無言百事違

永定寺在吳縣西前梁所置

朱明寺

楊備

不悌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風雨

暗裏却飛錢帛來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
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辟兄離居
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
還明完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迺捨宅為寺

和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

方子通

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塵書敞閣風靜簫聲來世外
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

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廣化寺在長洲縣學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為灰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皆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葺經樓龔頤止為之記其畧如此

龍興寺碑序

范志恭母潛銘

房 館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

周出礼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安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乘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教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極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為歸誠之地比立是覺後之人非明主良呂孰能崇于此乎此宇宙

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
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
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
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胤帝緒稟
受自高發慮存誠而庶品不類于彼無度外之物在我
無累已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溥身逸俗康
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
深于他日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
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

來奉佛塔此州是闔閭故國秦伯始封習俗尚華人士
克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
傑寺至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
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
製諮決于公輸環巧採竒于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
素無特起舊有增飾亂正殿之西雷蔓長廡之南垂靡
開房室增加廡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
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梁櫺雲密
歟爾已就宛然化城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增面齊

啟皆倚闌闌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批通莊閱朝京通越
之士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寔
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
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
牧則黎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
足可以光揚前烈乎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捨舟投體
目駭竒功心賞直節輕諸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寔
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運草唐德天象有歸神器載復
天人用慶玄津扇福廻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
宇以光善本物持淨心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疎綴
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
城象設不覲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
誘人助成英々郡貳亦既同声衆々僧士誰非會情投
心霧塞効信泉傾舊製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
飛甍與國同刳配天作程假詞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
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
結構心廣願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
山驚途數千尅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常公

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
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
郵縣尉沈寧篆額

龍興寺

楊備

高刹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
不見金輪皇帝書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于官倉瓦礫中
得房瑄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開元寺浮海石像銘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園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
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由
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跡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
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
號曰滄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簷綸無甄小
斲布斯九罟常待六螯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浮沉
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于是謂為海神即再巫
祝同往祈候七盤圍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

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
神仙職在三洞自帶入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
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迹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
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
再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皈
依歌頌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
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之弗能遠驚而靈相哉之漸
來就浦仰觀神像巖然震盪非因鷗首詎假龍橋豈藉
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伽葉于是時

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仙之姿非凡所從試就提捧
豁爾勝舟拍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
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乃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
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于此寺武夫數
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
覺為異今人又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
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故知據并夜飛
寔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
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

往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
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勅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
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趾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
無俟松康之鍛既鏤既鐫是磨是銑曄如光定湛似日
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豈止
惜命小鳥忻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
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于三寶中盡力宏護
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于莊嚴妙色寔有厥
勞昔魯聖云亡尚而追儀于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于優

旃放勲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禱
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况
遠追應身近現靈踪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
巍々大像堂々最勝慧日獨圍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
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
伊何寶茲靈像履冰晨游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
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經千輪足起萬宇冒書身橫五分
衣刻三鉢嗟尔未俗心王所驅顛浮水沫命役馳駒宜
宏希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長處

全吳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皮日休

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
 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闐國若干百年
 當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
 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
 後建興八年漁者于滬瀆沙洲上獲之以為白類乃常
 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
 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

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曾得金人手自
 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天
 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針風應不等閑
 吹

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綠有四重也持次想
 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
 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裡現不煩西去詣靈峰

游開元寺

韋應物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
陰生晝靜一作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飛跡一來踈

開元寺序并詩

李紳

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竒狀者頃年多游寓於此及太
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亦大半無也

十層花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閔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
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岩壑窓外高位辨翠微
難保尔飛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皮日休

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画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
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鶴馴多在寶幡中
如何塵外處為契不得支公此會同

陸龜蒙

日上果懸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襪襪滿地貝多雪
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泺思竹窓猶掛夢魂中
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

辨正論亦有九流
一曰禪家者流殷

浩讀品經下二百
籤疑義以問支道林

開元寺開筍園寄章上人
皮日休
園鑿開聲駭鹿群滿林解籜水犀紋森々競泣林稍雨
巘々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鵝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
折煙束露如相遺何亂明朝不如葷

陸龜蒙

春龍爭地養檀欒况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垆噪
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虐勢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
更待錦苞零落後粉環高下搗煙寒

開元寺避暑聯句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于馬乳苔滑似龍髯日
休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
龜蒙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鶴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
怡筒簟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
日休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
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瀟灑處孤夢繞累愚
龜蒙

題寺閣

薛能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閒唱

掉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

留客開元寺

方子通

畫錦新坊路稍西興來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
筆下鏗金妙欲飛籃輦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婦
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炎歊一夕微

程公闕

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携觴步入千花界
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過野僧閒
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
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二像猶存鉢
亦為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
葷茹鉢遂破學視其學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大慈寺避暑聯句

集作北禪院避暑

歎蒸何處避來入戴顓宅逍遙脫單絃放曠拋輕策爬
搔林下風偃仰澗中石日休殘蟬烟外響野鶴沙中跡
到此失煩襟滿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錫龜
蒙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鋪苾席

魚跳上紫英蝶化綠青壁日休心是玉蓮徒耳為金磬

教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易豈獨斷韋編幾將利鐵櫃

龜蒙天書既屢降野挹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

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日休既起謝儒玄亦翻商

羽翼封章帷幄遍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塵高歌華陽

憤龜蒙詔去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

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磔索日休釋子問池塘門人

廢幽蹟堪悲東序寶忽廢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

樂屐龜蒙高名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沼轉踈蕪玄齋

踰閭寂達不能去涼颺滿杉栢日休日下洲島清煙

生苾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游還來

雪山覓龜蒙

遊比禪寺 陸龜蒙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

先生曾是草玄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窓中挂鉢囊

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將名理問思光

皮日休

威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

坐久重焚栢子香
魚慣齋時分淨食
鶴能閒處伴禪床
雲林滿眼空羈滯
欲對彌天轉自傷

寒夜同龔美訪北禪院宋上人

陸龜蒙

月樓風殿靜沉沉
披拂霜華訪道林
鳥在寒枝棲影動
人依古堞坐禪深
明時尚阻青雲步
半夜猶追白石吟
自是海邊鷗伴侶
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

院寒青靄正沉沉
霜棧乾鳴入古林
數葉丹書松火暗
一聲金磬檜烟深
陶潛見社無妨醉
殷浩談經不廢吟

何事欲攀塵外契
除君皆有利名心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
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

寄守堅覺初二僧

蘇舜欽

曾携舊書卷來宿
古禪林方外求知性
詩中得賞音
爐開山夜靜
門掩雪天陰
几上一寒硯
燈前三苦吟
韻強顏汗落
句切鬢絲侵
玉甃還重琢
河窮更遠尋
穴爭探乳虎沙
獨棟良金字
穩天星轉
篇終海月沉
唱酬同紀錄得失
暗規箴木鐸
不徇路薰風
難和琴
半生誰引手

中道比分襟分野三吳濶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
欲謝朝簪巖外煙嵐地湖邊雲水心情牽張翰鮓夢想
陸機禽松下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
也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
額

紹興中提舉徐誼給壽寧萬歲院常平田記

龔願正

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

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
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
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建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
道初賜以御書遂改今額乾道中始草律焉規模比舊
增新四畧畝仰雲水全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
捨負郭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師嘗經
營而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
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
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没入于官一時貴近

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
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為請公諉有司給之抑
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
藉是庶幾資以無之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
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紀本末于是乎
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
之朝廷見之天下而來世此益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
位龔頤正記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

對峙俗名雙塔寺

建乾元寺記

顧况

五蘊十二入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
自性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船渡海蚊背負山
不為希有事僧法珣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
高士戴逵子顥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
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
無邊受者實由雖空不敗有為有滅無為有為之體有
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

法以無言語說故大乘有相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
法門于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于法無所得無相大乘
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因果譬如種
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群有虛空之體大于天地
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于虛空光明虛覺圓
寂萬億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
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穿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
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
平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著敝衣行次乞食
及往叨利省摩耶夫人僂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
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而佛在時功德無異于是給孤長
者造祇垣精舍木田底迦造龍宮精舍竺軋法蘭造洛
陽白馬寺佛囿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
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西林東林寺度法師造攝
山栖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東陽雙
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
泉等三十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
珣上人重舊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珙請况于經藏中抄

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

倬哉迷廬橫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
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
乾元實則不朽和衆雲集珣稱為首佛告善來寶坊崇
哉法雨洒埃慈雲徘徊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况記云晉戴逵宅
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吳都文粹卷第七

吳櫻桃

蘇臺鄭

虎臣集

白居易

含桃最說出東吳
香色鮮濃氣味殊
恰恰舉頭千萬顆
娑娑拂面兩三株
鳥偷飛處銜將火
人摘爭時踏破珠
可惜風吹兼雨打
明朝後日即應無

蠟櫻
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
今之品高者出常熟
縣色微黃名蠟櫻
味尤勝朱櫻不能尚

梅譜

范成大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一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處皆此本也花梢小而踈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亦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城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唯堪青噉

北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膠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于枝間或長數寸風颺綠絲飄々可玩或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為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唯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仙人萼綠華京師良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又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

曰百葉細梅一名黃香梅一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不同尤穠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如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常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儻父

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詩傳於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篇號絕唱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著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為紅梅解嘲云曰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果甚匾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

梅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
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
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
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香
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芬殆過梅香初不
以形狀貴也故難題咏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
此花多宿葉結子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雙子在
其中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

吳下所出而成大得植於苑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
今撮其名狀畧志于此

郡圃新栽梅

白居易

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妬
今年好為使君開

紅梅 和周楚望韻

方惟深

清香皓質世稱竒添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
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臈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
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嶺南桂

白居易

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
落向人間取次生

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

又

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
賣作蘇州一束柴

又

遙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閒田地

何不中央種兩株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
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
生子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截句以唁之近世乃
以木樺為岩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

蘇州柳

前人

金谷園中黃嬋娜曲江亭畔碧婆婆老來處：游行遍
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
婆婆一作琵琶

柳以垂者為貴吳中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
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傍亦有之

長洲種牡丹

王禹偁

偶學豪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檀口
似笑窮愁病長官

又吳縣廳前冬日霞開牡丹歌

君不見年々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
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間葉盡根空培人情皆待
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

金粉傳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材不然此物
胡為而來哉一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
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適臨代我
作詩如錦折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
遂為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閭門內植牡丹千
萬本以繒絲為幕弥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
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
花名牌一枚估值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

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
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一拾紅深紅則朝霞
紅又名富一家 艷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貴牛家黃等不
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

范村菊譜畧

范成大

凡黃花三十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為正此
品最為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
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
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

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釧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
赤金他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
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
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
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畧似白佛頂而勝之
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
中外疊、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
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曰垂
絲菊花蕊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

鸞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
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
喜種之有結為浮圓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
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之
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甚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
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
坡上則垂下孌、數尺如瓔珞尤宜池潭之濱曰十樣
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
金鈴往、有六七色以成數色名之曰十樣錦衛嚴百

花黃杭之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
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
葉榮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拮以作羹及沏茶皆極有
風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生田野
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
中空攢成一匾毬子細白單葉統承之每枝只一花徑
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
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
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

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于前曰喜容
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
半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
至七八尺或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
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畧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變白
曰萬鈴菊中心淡黃蝟子傍白花葉遠之花端極尖香
尤清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滿
散清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
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接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

茉莉菊花葉繁縟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
曰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變白花
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醠醠菊
細葉稠疊全似醠醠比茉莉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
葉單綠葉尖長如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差小亦豐腴韻
勝曰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淺白時有
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
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卷如髮之鬢曰佛頂菊亦
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

白色漸變微紅曰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
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便可賞
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胭脂菊類桃花菊深
紅淺紫比胭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
遂無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
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
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于菊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
人家亦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

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百
千朵婆娑團團如車蓋蒸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
亦為之屢變淳熙丙午歲成大植于范村者正得三
十六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狀畧志于此

海仙花 長枝密花
如錦帶

梅 擊

泥根捧入故吳宮暖力迎隨帶漸紅 是花本名錦帶王
內相烏侑易今名
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 釀酒法于木蘭堂
舊收孫冕學士傳

因以
名酒

錦帶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之也此花雖處、皆有

而吳中者特香畧如瑞香山碧葦圃中夾路多植之

石竹花

陸龜蒙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鬪
買却春風是此花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
錢買春風者以此也

金竹

蔣堂

百鎰光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貪夫或有凭闌者
不見修篁但見金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

採葯賦

陸龜蒙

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此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
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覩一時之流恨換萬古之遺香
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滿非湘寒其榮烟携而動
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子雲于烏華皓吟哀
時命曼倩由是摧藏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繫晷以
難駐藕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為送行陋君採
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

盼鴻驚待笑者青琴作號顧喟者碧玉為名偷襲積競
縈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疊葉而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
如連瓊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契叩難申融怡自許
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誓不為岩阿竹丹
冉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獨處于是欺皓本掩網徒
房紅者自破帶綠者誰披望懷沙之浦咏遺襟之詞烟
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
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戶
薔薇兮約弱綽一作蜂乍葉而先盡鶯躑枝而易落未若

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烟
治風條翠謔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
上計椽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
吏蜀郡長卿或交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
簪裙而霧悄秉礼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佩解葦綠
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蕪而含真竦擢自
持雞陳辭而往憩邊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
腸回好繫蟲絲織怨以成段象酒蠲愁而判劑江僕射
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婦當壚還應細鹿

景方駘蕩思已低
摧酒瘦于子建為使花困于靈均作
媒何底物之相負
痛妍華而未迴莫與心傷
瑶圃從驚
鵝鴟弟挂如防膽怯
空屏宜畫魁堆獸名也
剩欲追尋徒
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學
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沉
如逢王母少兒書還數

白芷一名葯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

吳中觀負藕

趙嘏

野艇幾西東
清冷映碧空
褰衣來水上
捧玉出泥中
葉亂田々綠
蓮餘片々紅
激波終入選
就日已生風
御潔

玲瓏膳人懷
拔擢功梯山
謾多品不與世流同

藕唐時進蘇州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為蟲所傷葉傷則長根也

金闕寥陽寶殿跋語

趙伯驥

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迺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顏咫尺猗歎盛哉臣觀唐文皇書畫居鍾王表凡飛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修為美譚然于明道闡教為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

八法曼出神所奚唐足云矧兮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
道妙于化原躋斯民于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
分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百
神撫訶護持罔散或後當與天無極云郡守某恭題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
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暎重作兩廊畫靈
寶度人經爰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
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
火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

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
尊壽聖皇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為殿額

寥陽殿上梁文

龔頌正 郡人

在昔吳郡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
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為上
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
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駢集九光之法駕螭蟠
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
正遠至通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颺游

於盱蠻甄靈貺于幅員皇上卷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
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處上士不崇朝而
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于瑤光萃梓材于荆
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竦
瓊檐繡拱倏若化成金祀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聚朝
暉之采想馭稜宿霏煙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
神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于降臨睨安帖之瑤
壇庶永蕃于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
梁可後巨鰲之竊抃敢伸善頌以佐歡謠

年修葺而風濤冲激動有毀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
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益不可知求其久
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
則可矣若治蘓州水田譬諸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
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于措置施設之法則小大不可
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大浦盧漚浦松江諸
漚并決水入江陰軍等六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
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
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

決水者後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
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于諸縣官吏攷之于諸
鄉父老而已况諸縣官吏乍來倏去不若臣之生長鄉
里世為農人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于范仲淹
葉清臣况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
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畧到司農寺陳白委曲不至有
誤朝廷候勅旨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
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蘓州之水患息矣
然治河之法若摠而論之則汙漫難行拆而言之則簡
約易治何也今蘓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兩
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于
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
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
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
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
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
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面只闊四五尺不及六

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

故曰揔而言之則汗漫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言之分為五年每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蘓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僱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治易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蘓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于江之水必高于海狀浚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蘆漚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

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狀後又究五堰之遺跡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蘓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蘓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白居易九日蘓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潴容于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以浚治港浦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潴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昨臣所乞蘓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濱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上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可固而水流必趨于江今具蘓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在塘浦港漚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孽

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
塘浦之點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
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
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
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點也其橫塘在松江之南者
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曰浪市橫塘又下
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點也松
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祁浦愧浦顧滙
浦養蚕浦大盈浦南鮮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
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
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大姚浦順德浦破墩浦盞頭
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鮮浦瓦浦沈浦蔣
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吳
浦洛舍浦楊黎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
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
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
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高其
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

項塘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後此大浦只欲洩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譬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灾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蕪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點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皆廢也橫塘亦廢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梁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迹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埽涇

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
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只擇
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由橫塘北
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
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蘓州齊門北
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
二條是六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
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
擅開私浜相雜于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

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
一條閩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北湖涇朱涇
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圃涇
廟涇卞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
師涇楊涇黃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
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己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
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
高修其岸除兩岸自擘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而至和塘
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幕布以為圩自近以及

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
太倉墾身凡三十五里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
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漚
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所洗刷與諸
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
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漚
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
里浦黃剪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漚塘張湖塘
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漚十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曾經
開浚餘者並未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每遇天
雨稍闕則便不通舟船夫雨未盈尺而田盡滄沒今並
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
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
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
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塘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
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
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

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蘆子浦滬
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極浦江亭浦爛泥浦松
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頤浦桑浦大黃肚浦小
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天僂浦鎮浦
新葉浦槎浦秦公浦獲浦大場浦唐章浦青州浦商量
灣橫塘二條雞鳴塘練祁塘已上塘浦四十條各自畝
引江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
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于此諸浦決洩蘓州
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

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
堰身之東至菑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
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
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
之周流于其間取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
于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漚半涇塘青漚
橫漚五家漚橫漚睢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菑涇東西之塘
及堰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婁塘張堰門薛市門
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漚顧漚門廟

堰門岳漚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糾
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堰身以東塘浜門漚共三十三
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
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
者則置糾門門或置堰而下或水亟遇旱則可以車戽諸
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洩田而分減低
田之水勢于平時則潴聚春夏之雨澤使堰身之水常高
于低田不須車戽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
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注今能記其

七條自松江下口北遠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
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
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蒲
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
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
白浦卹漚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遠蘓州崑山
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極浦下田
浦岷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頌涇浦六岳
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

浦浪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
澁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黃涇浦沙營浦白茆
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水
門浦崔浦鰻鰵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
涇奚涇黃泗浦塘四條八尺涇花莆涇福山東橫塘福
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
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堦阜之地七里十里或
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
地以浸潤高田非尚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

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
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隳壞一
時漫流潴聚于低下平闊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
水終不肯遠从高處而流入于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
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
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
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
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
務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

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蘓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現
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點共七項摠
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高下治而之法也其低
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
畝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謂
低田高田所以闢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洩積水也更不計
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
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
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洩水其塘浦之差
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
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槩不浚治積
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盡
成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港衍朝田遂為
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且切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
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
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
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論
可以決水而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浚者

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堦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及堰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

曾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曾既累上其說五年九月許謂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曾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曾以其說鏤板徧下州縣許諸邑人等詳合議為初曾言蘓州水利其書而篇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

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點縱則有浦橫則有塘而又有門堰涇漑而碁布之曾所能記者則摠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而為一縱浦十里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五年而蘓州之田治矣朝廷始得曾書以為可行遂直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水利曾至蘓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

邾曹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
人皆歡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入
驛庭喧哄斥罵燈悉蹂踐驛門亦破曹幘頭墮地一
小兒在傍亦為人所挈前北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
遷圩地至是諸令鳴鑼散衆遂罷役曹追司農寺丞
送吏部流內銓

曹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高田低田
之法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
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

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
議論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吳都文粹卷第八

虎丘山寺記

蘇臺鄭

虎臣集

王隨

夫玄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于方域凡鍾
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
吳會劇部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
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于烏囂庶
俯重湖之縹緲煙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
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

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
塚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
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
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
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游海石自滄瀆經此山乃
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奔
而隱因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也
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
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

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
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鬼詩林逋回其
仙馭詭異之跡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
捨別業以創焉始于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公詩云不
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嶽
牧貳卿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
招提實為絕境粉垣回繚外莫覩其崇密松門鬱深中
迴藏于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電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
年之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折垂組彩纓之彥靡不登臨
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麗天下
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
盡存差雖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
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于雲鸞析鏤文于金石愧先聖
之嘆輒成章于狂斐數頭陀之碑聊寓言于髣髴云尔
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
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

駁事護軍琅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御書閣碑

葉清臣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年
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地並况震
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睢南游苦縣典
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勝實卓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
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日
仄點翰霄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

休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
極相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為集凡三
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以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
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
前思 先皇帝馨德茂烈魏：郁：聖言睿藻雲章日
麗非書之黃素縉以文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
比隆六籍昭厥萬祀于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
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立存焉茲山
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叢生萬石崛起平臯講席

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
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
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
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而財入縣官者錢一
百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素
程工董役聲日短昂訖于駟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慮費
竹木章介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一金不
調里一民：不知役而渠屋弥望凡為中樞韞覆之物
皆稱閣而具疏柵密礎材理堅緻藻楮文稅光彩眩轉

重檐四迴景陽不曜飛陛橫出喬林在下熏厨凝香而
負鼎髹奩含輝而虜豁偉哉麋宇茲可以壯龜龍之負
載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
垂賁岫幌弥歷年所 光朝寶附入石冊六十二分輝
奎曲并集為賜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
嗣有恩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維三聖總統昭明游藝
若三辰二曜珠連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
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迹惟宋
鄉方嚴肅給裕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

斯人之賴臣清臣嘗為史官記 天子言動持使者符
節得按察郡縣視聖人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
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

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嶺聖有文垂典經粵宋二
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華墨精妙
大人總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四
方馳駟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修竹龍蟠
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推
忠結宇再重禹山比崇猗金簡有字懿于委羽惟道家

主藏訂諸蓬渚曹群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為大宗是則
文化成世無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秘書時萬時億景
祐五年十月七日西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
市船司奉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礬稅朝奉郎守太常
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藏記

張浚

吳郡山水秀麗虎立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
秦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珉宅
石澗之東西已而捨為佛刹本朝至道中草律為禪紹

興八年余謫居零陸任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与紹隆
同嗣法于圓悟禪師曾繼洒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效
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模甚偉僧法嚴
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方議卜築隆
遠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
再閏寒暑工績俯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貝葉輝
燦焜耀信士鄒珉目視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于我法
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一無事時當世名儒間
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

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自因欲生愛因愛生貪
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
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
念儻正和氣自生其于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
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種種譬喻發明
空理丁寧反覆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
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
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
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

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
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于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
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
撫使兼知福建張浚為之記

雲巖寺即虎丘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
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
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游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

靈巖山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

虎丘點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土田環繞帶縈
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襮也厲丙
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固極耶
可諭其哀素王尚石未足申其制由是顯營鴈塔冥助
翟衣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塞崩之患點
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甃
自于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
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欵上聳
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々下瞰于娑婆香々平觀
于寥泝總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届可以
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
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為游轉無垢佛
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

智積菩薩殿記

孫觀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成有異僧負
鉢囊以入憇殿廡下長身顰面梵相竒古其徒莫之省
也夜半索筆墨自罔其像于殿之東壁而去黎明不知
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画惜曰此西

山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于是道俗奔走来觀稽首
皈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
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
僧索杯水喫之一喫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床
弗受願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
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
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
欲還俄見壁間所画像肖烏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

載于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于山中父老之口見于
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
至宋興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
韓公薦先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
積舊有殿在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
奉事之意長老智訥飭其徒募眾力大之高甍巨栴雄
視一方像設中巖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
遠梵唄之聲震動山谷于是訥過余于晉陵求文以為
記余曰眾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

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
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
齊喜拔體皈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罽難出湯飲慕
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
上道輕財樂施造種々福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蜣骨所
藏傳衣所寓在二處々照耀大千一覩遺像心目了々
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迦靈巖智積
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
立人勸成之際樓傑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止智積

一殿而已

宿靈巖上院

白居易

高々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
葷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
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
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煙水綠沉沉

娃宮徠廊尋以傾硯池香逕又欲平
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
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々行
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
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前題

韋應物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
岫分煙景楚甸散林立方悟闕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
戒歸騎憇澗惜良游地踈泉谷狹春深草木凋茲鳥賞
未極清景一作期抄秋

前題

趙嘏

明月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迳晚移石太湖秋樹
老雲歸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

前題

蘇舜欽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雁
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
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在乾坤

前題二首

胡宿

宿枕依鄉館天機陡覺清一聞山鳥語瞥見野麋情峭
木搖霜氣踈泉曳玉聲簡書催俗駕窓日兩竿明
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冰簟浸床消客夢
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袵清涼極瓊樹交柯翠翳深
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

秀峰上方

李復圭

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
香魂招不得，惟餘松栢韻天風。

前題

劉無降

曉乘輕舸出江城，晚上藍輿却倦行。
盡日松風響巖谷，小窓聽作亂泉聲。

前題

胡珵

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
亭雲間塔勝，地閒自昔梯。雲上青冥如鳥著，兩翼化城

出天半，寶甃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我：東
西峯觀闕，倚空碧。千尋採香徑，劍卧漣漪直。當年館娃
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盟，
鳥喙已薦食。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烏知陵谷爰大
厦，響千鳥矧茲。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火中，顯允
像教力興予。浩劫嘆萬法，本空寂。

聞訥老築堂榻曰五至賦此

孫觀

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
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

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生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
浮盃又起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

後七年過靈巖寺再賦二首

孫觀

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萝穿窈窕拄藜上崢嶸兩
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降肛一鼉吼撒烈兩鳧驚獨詣
超神界真游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微
心訊空王礼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
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娃宮
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跡土人奉事甚
謹今為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

天峰院記

曾 旼

闔閭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
峰考于高記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晉僧
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
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頌予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
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求其地之所在以

恭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日休陸龜蒙宿
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寶曆以後州刺史
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
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頌
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于一時而報恩
支山南峰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
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
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
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

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遊菴自菴前西向登山
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
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
薄平廣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
泉可濯中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力十九年若新
發于硎陸德明釋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
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蹏涔者人謂之馬蹏石
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蹏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穰
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脰聳苔深馬蹏訛又曰支

矧辟六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而夫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門天峯之傍有待月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咏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邀乃與之從遊自放虛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造故時人以為高逸邀之所游多矣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山亦有

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趣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為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禪法于天峯繼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上階僅禦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上架土上瓦下甃堂殿庖庫廊廡寥閣門庭祀樹次第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嘗以戩事獲閱書于太

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乎修心至于禪學為益滋大于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眷獨而無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于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顧有所記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宗寥未有記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

超隱堂記

葉勸

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為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于求名而利附焉故必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于終老而不返一曰欲以利益衆生一曰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尔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群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適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繇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才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為營小居于能仁精舍乃名其所

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淡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尔以來灯々相傳照耀大千啟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茲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澧陽謁長老自齡于夾山時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輩々談公不容口繇此始識公于此山之庫下飛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于孤雲獨宦然稍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柔輒議論風起至于疊々之處如泉竇始開悉自胸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于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眾卓絕數等矣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粗完潔不侈不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

游南峯寺詩并序

葉夢得

游南峯寺獨登待月巖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巖

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

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竒借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鍾魚半精藍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

未炎綠陰正清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吃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弥勒龕平生術九
九晚識前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胃中有定水萬境潛包含嚴霜掃頰紫老榦餘榎楠噉蔗要自佳食
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飈々笑我窘世網何如老眼蠶我今已解縛真理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

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菴偃松久傲兀碧琳放澄
涵言尋覺城路更欲从徧叅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六名支硎山即
東晉高僧支遁別菴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
賜今名

題觀音禪院

白居易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
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慙衰鬢上猶帶郡庭塵

咸平觀音禪院碑銘

錢儼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
有名僧之踪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
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
林所建支硎寺也伊管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
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
陵初圮海內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圮例獻文續嗣佛
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蕙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
是邦而僧清贄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
請僧洪憲主之憲即豫章布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

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
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
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
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太宗示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
居其當化人于吳地耳于是遂如大宋之教復來茂苑
會僧止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禪院
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某
等同經度之獲石銘于殿基承遇以下名氏皆如銘之
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度弟子三

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着也亦礼大宋得其宗旨
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廬昭善繼也恩公苦行有聞
玄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常入
京師時愚方預常叅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疏
本寺之寅錄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
愧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
功臣金州管内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
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山名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也

堯峯新井歌并序

蔣堂

堯峯顯暹禪師有道行居常游吾門一日且曰山中鑿
石造井踰歲僅成既冽而甘大為叢林之利願得紀述
以以其傳因作歌云

白雲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涸
枯腸燥吻海衆羞于時大士寶雲者頤指土脈智慮周
山灵所感道心爽擅施聿來工力鳩雲鍾齊下遠雷動
石火內擊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鑿井求水出土一尺即百尺虛空見

書內一泓清冽呀深幽人疑从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
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飢狄連臂喜跳
擲渴鳥引喙鳴鉤輶碧甃光中輓轡曉銀牀側畔梧桐
秋寶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蛙難此留傍睨江形小衣
帶下窺湖面卑浮漚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
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痼瘳而我時邀墨客
去松澗遠挈都籃游淨瓶汲引試香薷雅具羅列無腥
甌茶經臈鼎腥比之玉乳不差別曲阿有玉乳泉謂彼鍊丹多
謬悠俗傳天竺有鍊丹而茶經水記皆不載今茲泉眼在魯塢所喜雲液

鄰菟裘魯塢乃堯峯地予所居去之一舍亭翁既往之鑿者水記未載
予將修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傳南州

再題半峯亭

何名半峯亭堯峯路之半游客趨層崖斗上多股戰寶
雲構茲軒接心引不倦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雄視
金仙居巍乎倚雲漢自此更攀綠湏與躋彼岸

李彌大

雲峯何岿堯去天餘幾丈其下蔚華林出禪屹相向我
游先朝瞰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下蒼松障山僧

知我来罗立息雁行提攜兩行人為我談實相一種勿
弦琴三嘆無声唱開軒而東南千里入俯仰西登妙高
臺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遠山烟濤渺雲浪恐是六螯連
蓬壺墮蒼莽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嶂時方老火熾金
石流欲煬湏臾變雲雨為作雄風壯翻手回涼秋掀舞
千林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
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今奪流得飽但相
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空曠

山居十詠

僧寰深

湛々平湖浸月明漁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跏趺坐
不稱詩情稱道情

右清輝軒

深靜含秋一鑑寬清甘聊酌齒牙寒灵巖自笑窮山骨
明月泉慳只欲乾

右碧玉沼

聊向蒼藤挂六环滿莎嘉致伴幽閒淩眸淨洗看不厭
欲結遮頭草一間

右多境岩

寶雲珠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六深常嘆甘泉不當路
汪洋空有濟人心

右寶雲井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何處淹頭角

天下蒼生待汝歸 右白龍洞

笑日野花青嶂下 歌春幽鳥白雲間
寶陀大士全身露 懊惱游人空看山 右觀音岩

寒松門底如張蓋 接引嘉賓眼倍青
方丈老人迎送少 未應因汝下幽庭 右偃蓋松

下視群山盡子孫 孤高直与月輪分
善財不用別峯覓 只此休時見德雲 右妙高峯

禪板蒲團消永日 明窗淨几映疎筠
一炉香盡六時過 轉覺山家氣味真 右東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址遂
著名于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屠七
成峻峙盤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
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
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頽簷委地飄瓦中人以榻之
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汰遷
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
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
栖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

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才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嘗賄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介紹之先瓦孟錫杖率尔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券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飭蠱壞起頽仆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

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門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声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与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々欢然忻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于奉佛固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觀記

題楓橋寺

張祐

長洲苑外艸蕭蕭，却算重游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猶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斜徑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寺扉橫野橋，塔影落前浦。霜樓

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點忙心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靜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遠軒戶。

重游楓橋偶成

程師孟

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邇來寺好无瀟洒，張繼留題内翰書。
今禹偁王内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前人

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山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怪我到多番。

與溫老四首

孫觀

閭闔層城外寒山古道西
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
白浪噴罇首黃塵送馬蹄
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
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
欹枕猶聞半夜鐘

翠木蒼藤一兩家
門依古柳抱溪斜
古城流水參差是
不見玄都舊日花

三年瘴海卧炎霄
夢隔青楓一水遙
萬里歸來悲故物
銅駝埋沒草齊腰

胡垵

朝辭海湧千人石
暮宿楓橋半夜鐘
明月館娃宮裡去
洞庭呼起一帆風

張季祥

四年忽忽兩經過
古岸依然宰渚波
借我繩床銷午暑
亂蟬鳴處竹陰多

郭附

師子山雲漠漠
越來溪水悠悠
鐘到客舫未曉
月和漁火俱愁
咫尺橫塘古塔
連綿芳草長洲
一老翛然自在

時々來繫扁舟

穿窿山寺記

楊宿

穿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子茲地致白馬之真感明神之徵所謂白馬塢即茲院之址也至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繕完迄今百載飛樑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粵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

緜鼎新大壯殿堂夾壇廊廡輾轉璇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含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興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頌勤貞珉聊奮直筆為紀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穿窿山舊經云梁天監二年置今記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畫竒逸至今存焉

橫山頂舍利靈塔銘

嚴德盛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可蹤無體非體無以曰
蹤然則八千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
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
因况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乎但樹因之最無過起
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
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
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歷爵峻于其身降基茂于往
業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
門難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

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
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
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櫛
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
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齧齋即起踰城之
心年将志學仍持航海之旛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
識苦空明開法要誠忠發冥夢外酌時間此山是古之
佛殿乃共于此所成斯勝業頌寶鐸常操法輪恒轉舍
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

之苦俱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馬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短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特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寶積寺在橫山下六名楞迦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造意甚可珍今錄之

寶華山寺新鐘記

孫規

寶華山智顓禪院面震澤之洪濶背長洲之故苑左控洞庭之峻右挹靈巖之巔刻蟠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密迩真三吳之佳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憨者至自梵天營立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存年紀滋深締架幾祀國朝祥符乙卯歲故府侯崇

儀秦公義當歸然之未墜思勉矣而可興其疇尸之必有能者即以令心印師居焉增庫為高變陋成麗臺殿之類岌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備云

智顛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

光福寺銅觀音像

黃公頡

光福寺距城七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于廟傍之泥中。覩焉。時以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即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無弗獲者。州人必

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啟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驅之。于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澆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况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

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

題光福上方

顧在鎔

蒼泉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
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遠樓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光福講寺在吳縣西南鄧尉山龜峯上舊有銅像觀音
歲有水旱輒具禮迎奉入城有禱必應又嘗為人盜去尋復得之

長洲縣西北陽山下澄照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園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何以延大千之闍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莫居蓋入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之下寺由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澗宅為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智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紀寢遠名額僅存榛莽

靡除墓址甚隘於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
孫玄祚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剏苑
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岡壑環合巖谷洞研真佛者之津
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
獲神明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
於神功疏鑿豈因于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
塍水旱不更其淺深遠近必沾其潤利為國彭城威顯
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令額乾德
中又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六

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于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
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
之敞廣殿以安晬容飾華龕以度大藏厨有庫香積之
供成僧有堂如雲之衆集晨昏是警鼓鐘于百尺之臺
水陸致虔設位于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榭
高揭房廊繚周煥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
承德復捨梳洗樓為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興見徵蘇
詞用紀珍琰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明因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世之為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為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千世界為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瓊伽沙世界為言斯廣矣而未得為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買梵世于忍土遷內苑于鷲峯固為不難然且徇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恐其虛府庫殫智力

而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于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為之哉茲院成于國初景祐中璿玠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隳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歌迨己四稔尺椽寸甍不以強人凡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卑廣倍舊址構櫺椽桶穴攻堅材朽墁斷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如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僣工之始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

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他日願施鄙文讚勝事明年
師故遺書來岳陽从索斯記師嘗住天峯盖有甚大緣
事未嘗刻一言今及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
其歲月焉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
也

入湧泉道中

小航時過越溪頭當日吳宮

伍員忠憤反為讐雖無別館虹蜺帶

吳郡賦云寒暑隔
闕于邃宇虹蜺迴

帶于但有荒臺麋鹿游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
東流

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微、動柳梢千丈龍飛蟠暮嶺
一條虹影落溪橋閭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
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

因省先塋到故都不妨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遙連洞
田野低窪稍近湖秋熟幾家收穡柚日生衆口藉菰蒲
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年、出玉腴

道出橫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舴艋輕如駛

日照浮園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近村鶻鴨一行，
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

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
籬邊雞犬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祀種黃
借問缸中何所有振虀鱸繪酒先嘗

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風急輒先千浪破
岸歌能把一簾牽湖沉日影山頭盡雲漏天光雨足懸
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

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見田家樂

無事才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
婦墳更在公塋側一舸猶夷遂往還
誰何不欲早忘機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
青山影裡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
人意不知毛羽意聲：猶道不如歸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為程師益光祿香
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
其地賣為劉孝躋侍郎之墓

水月禪院記

蘇舜欽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之山巋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于滄波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于一到惑于險說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逼塞于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瀟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泗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也

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巖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忠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曾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鬻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

真朴歷歲未嘗有訐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
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而長松茂樹相差間
于巖壑間望之若園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
表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採之勞浮屠氏本
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勝之
地壤斷水懾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于泉石之間引
而與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々其行于々豈
上世之遺民者耶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霍然破散無
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

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
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直述且叙昔游之勝焉

寄題水月

前人

參差峯岫晝雲昏入望文蘿濁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
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挂紅霞脚風起波搖白石根
聞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蘭蓀

積翠湖心迤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
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絕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牆
如何遂得追游性擺却營々不急忙

菩薩蠻 游水月

湯思退

畫舫橫絕湖波練，更上彫鞍窮翠巘。霜橘半垂黃，征衣
盡日香。鐘聲雲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是華山，峰巒杳
靄間。

無礙泉詩并序

李彌大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泓澄瑩澈，冬夏
不涸，酌之甘冷，異于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
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
無礙名泉，主泉僧頌年為者，泉烹水月芽為賦詩云：

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
老僧還解覓詩篇。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
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
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
無礙泉，紹興間始名。

壽聖院記

元佑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
王既荒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王。

實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同封始六
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皆葬于蘇晉天義辛丑歲
魯祖威顯公始建寺于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因其
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遷其
寺少南既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
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才數十間僧徒甚寡歲
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
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礼有殿講說有堂井
廬庖福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衍沃之

孤園寺

在洞庭山梁敬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為寺

皮日休

艇子小且兀綠湖蕩白芷縈紆泊一碕宛到孤園寺蘿
島凝清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闢蒼兕鐘梵
在水魄樓臺入雲肆岩邊足鳴鑿樹杪多飛鷗香莎滿
院落風泛金羅靡靜鶴咏柏蠹間猿弄楹倚小殿薰陸
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瞑坐見客還強起指茲正險絕
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語真如理磬韻醒閒心茶
香凝皓齒申之劫貝布饌以旃檀餌數刻得清淨終
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自

佛氏陶隱居常夢見佛像謂己曰今日到孤園何妨
弟子爾當作七地大王號曰勝力

陸龜蒙

浮屠从西來事者極梁武巖幽与水曲結架無遺土窮
山林榦盡竭海珠璣聚况即侍从臣敢愛烟波塢幡條
玉龍扣殿角金虬舞釋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
百載像設藏雪浦輕鶴亂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
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窓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
水淨沙堪數徧問得中天歸修釋迦譜

包山禪院記

王銍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
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
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
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歡迎瞻頂焚香夾道如
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
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
欣然駐錫卷械為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為勝地梁
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為大叢林庇千僧

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
撤以修其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
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子初主
院事然顏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
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
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唯恐弗受
于是禪居靚深巋然出雲烟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
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

山神之役鬼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
造寺焉遂立止殿於其上勅張僧繇繪神於二壁圖龍
於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漶然及有浮萍者
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
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尚在毀間大
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闢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跡聞
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
神砌存爾觀其神跡規制皆窮竒極壯造化所成信非
人力遊者觀之莫不翫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駭苟



非嚮師至德通於神明又疇克臻於是耶苟非山王靈
感昭於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
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覩之久以嘉嘆因謂端曰
前記湮沒來者昧其所從請撫其實庶垂於永久端雖
菲才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也

慧聚寺聖跡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栢香晴
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

張祐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
影窻中岫孤煙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和前二首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迤迤冠盖場
峰巒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
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慧聚寺詩并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慧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為二章附於

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為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游先夢生飛猿磔底嘯靈鳥雲間鳴影
密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々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蘚閣踈磬鳴宿鳥夢難就空僧魂更清香
風動花影岩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
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室為虛閣縹
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
為僧舍雲窻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

謂崑山為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畧見張祐孟郊
詩及蓋嶼所作山圖序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州倅被旨
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
為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為冠月華閣
妙峯庵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
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先
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
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又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
主所書扁榜皆一掃無迹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

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
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諸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
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
其亦有補於教化矣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
樓架閣上切星漢處，巖奉高棟重簷闕麗誇雄自唐
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
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樞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
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肅心每陳供辦香氣霽
鬱惹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諦觀恍然後疑身之排金
闕而窺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見住持講僧淵問
誰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
院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脩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
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六尊像遠
通信向摩肩投體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
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
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寶馬寺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 旼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
名一時故鎮邊使劉璠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
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
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游
縣以聞州命選於衆乃得惠元禪師畀以住持於是四
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
其屋則又皆曰此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
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
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為
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
豈特以休少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
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
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
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
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
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
釋氏之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書者
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
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固有
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於斯時也道
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醢雞之發其
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
從之游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
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汎求於人而人亦不以

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
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
已以游於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
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資道之
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
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堂雖無與於人法亦人
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旼撰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常熟縣東五十里明因寺新改禪寺記

陳于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於國朝祥符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為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無無今妄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

妄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攝戒名律以見理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以禪受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污其不見僂於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聞府府下僧籍蒐可為領導者衆薦令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

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荒蕪其人輒大疫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營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華殿未紺而丈室未敞此必有待於他日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勝法寺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既遠徃徃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兩歧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托疑似譌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在其傳至於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國其道

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
書殘編斷簡出於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
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
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
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
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
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欤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
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
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

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
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為之淵強力明
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
既成見余書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
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
藏侈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
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代鼓機發軸運神象設駭
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
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

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益竭吾勤而後能成
不有記其畧無以慰此志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
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
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
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
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記

勝法寺在常熟東三十五里

題永慶寺

李湛

巖扉開早涼谷鳥分遠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

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致有遺榮志移時坐石牀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重修延福禪院記

在常熟縣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
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
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鄉耆里氓為之捨土
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於是有隆
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
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背

室紆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壞架四十而
院者居高而顧望周旋自下以相去之翼舒鱗萃輝照
可鑒會竒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
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
被召入為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抗國除隨詔
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
匹復賜師令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
書急就章一卷逍遙詠十一一卷秘藏銓三十卷太平
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

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卿貢進士李湛記

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
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 國其間哲
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跡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
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
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
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
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

釋氏之教寔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揅其寔盛未始不為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污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仁義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

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叛置僧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巖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伯國時以名聞後歸餘杭

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刹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帝訪賜急就章逍遙詠秘藏銓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質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曆之乙酉壯而不華麗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游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名

常熟縣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彬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為寺歷陳隋四代迄於吾唐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帝斥去浮屠茲寺法在毀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歸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碩罕汝南周垣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

添建殿堂與赫垂芳傳之不朽以雋僑居是邑廢之興
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

日記

題興福寺

李湛

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栢香清
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為訝滄浪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室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徑行人去盡
寒雲夜、自飛還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
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
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始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瑞石菴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恠篁竒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
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

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
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為菴召
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禳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庵其
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
以為威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
安拯廢舉墮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祈禱之誠夫窮
岩絕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為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
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為靈嘗陰寂無形不可得
詰而若依人以為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

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為民取福善之應蓋亦
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為也丁未春正月
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
事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瑞石菴在常熟縣頂山

新甃頂山路記

陳于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為隅山以瀕海
之隅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于此也山北行九里是
為破山以龍破山而為澗也又北行九里為頂山又

北行六七里為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烏縣人往還以舟航為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山皆沙石人跡不則榛卉為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為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憚其如此累斃以鬻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遲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庵主懷始自破山之雙塔斲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為

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漕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為責者今懷非徒能斲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為縣官之未為者而以佐縣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 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游頂破二山淨居院

李湛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微

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
始於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
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隳陋首出
己財集群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克鋤荒以廣
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
新之

陸河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

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
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
及物因以為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
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 推原
開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 化隆侈天下富樂
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
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於道夫三
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為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
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

承父業起家稱為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游陸河聖像
院觀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衆興工嘉祐八年夏績用
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
三年二月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
空叟記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應天禪院記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地營之迄乾符二
年乙未歲刺史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名額周顥德二年

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佛像香炬鐘梵蔚然道場年
禩綿渺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
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大壯屹若山立
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無礙院普賢應夢記

孫觀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十萬里之外累數十驛
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

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碍院兵火凋殘
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
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邨者營築此堂
為公媪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
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清安穩蕭散如平生不見留
滯冥漠幽陰之態既寤嘆曰此普賢大士也於是敬信
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度通俗咸共瞻
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
念親屬續之後影響昧殊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

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
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
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紹
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覲記

無碍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永福院記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况乎運心廣博勤苦
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
難成哉平望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

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
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
相助幾于上古之遺風舊有積廬中一煨燼僅存遺址
比丘宗潤即其所處為接待院延佇四方雲水之客若
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
所受及諸結集訖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湔皆易新
之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
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
日石承議郎差權通州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殊勝院記

蔡京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朝道由平望因觀寺僧
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
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為額已而蔡當輔遂得殊
勝勅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
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
圓何用高聲覓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曷見者搃生疑
我自心堅實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吳縣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皆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
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
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
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於淝間望縣十數而吳
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叅
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
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

郵傳之繁倍百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
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繇太原府祁縣令
為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三
年闔境之人安居樂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蓋平以
和也夫君子立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
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
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實書於東序以播其令聞
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

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

又

郭受

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
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
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浼而四望畎
澮脉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
交捷則烏鹵硤确變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壑為杭稻
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
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對峙柔桑翳日木奴
連雲織絰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
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丁無不賈販以遊者由是商
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粥市雜擾縉紳以吳為樂土
僑居閭里幾亞京雒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
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骹法毅然而多
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
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翫骸之風簡易無苛得
調脩之術盖嘗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濶其細
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靈雨敗稼吳民阻飢
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卹隱求實不事虛名而

為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舉茲以旃則其於整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顧謂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攷焉爾子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繫叙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為學家甚博而文異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

又

范成大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曆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今盧某

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詞者今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為之續紀寔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風俗之媿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於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悔

向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恠其說甚哉何至於此
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
然叢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簿書唯錢穀之知且
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民不崇朝而
百適滿矣彼齎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
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若袁
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
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
心醉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比坐
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
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辯給弗以厲民率常最於他邑
嗚呼可謂難也已且莫去此至大官勢益易於為縣其
所成就何可量按續紀所登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
必將自袁君始儻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
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
有平理堂無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

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
曰高陰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
成大為續紀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

延射亭記

章珉

胥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寔首之百里之封五
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齧
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即以京
僚泊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於閭闔綿
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營之朽墁

訖工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君世襲
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因聽訟之隙周
睨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讌息之娛縣之西偏舊有
幽圃俯於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冀除疊繚
垣以入之由是砥乎其基而巋然為亭雲集板築而岌
乎為棚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
築山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涇而嘉致足矣君衆
藝畢給愛客忘疲每鉅觴絕稀簿頌多暇春花爛而在
目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

鮮為具召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管以引滿擲絲管以度曲賽百嬌之楛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厨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花下豉醢盤薦乎住賓而洞庭之橘厥苞白日督過醉賓未去燭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山陰之辟彊咸有名園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於華榜觀者知意此用略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來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揚之也下幕不佞嘗從事於文墨請書締結之

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於斯豢犬豕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秘書郎武寧章珉伯鎮記

題延射亭

楊 備

高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煙水雲山屏畫裡
闔閭墳域舊都名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 允

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
觀章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

長洲縣治記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安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
民不怨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
於人亦將繫於時矣當時王室雖微王綱未絕有周禮
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
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
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
其賑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
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
旌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束時豐則歛之
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
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
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
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
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族
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
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於郡矣國之
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於

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撫民而自奉也由是
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
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懾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
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嘆徒
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
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
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郡
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
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

二載漢南王歸於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
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瀦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
餽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
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
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
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
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
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
偁非循良之才蒞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

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糜繁賦調中省因鳩歛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

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珪重刻石吳騏隸書

茂苑堂記

米友仁

長洲令尹石珪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及裕如者邑廡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濔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即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恠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圯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脩竹竒芳蕙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丘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聚群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

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於中客至則
閱古賞竒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
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
愛顧不斲故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
記

題茂苑堂

方干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
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惟聞滿屋雲
便此逍遙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移任長洲縣五首

王禹偁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蓬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雨
碧蘆枝亞霜紅蓼穗踈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
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

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
密藏魚市雲踈漏雁行故園漸迢迢烟浪白茫茫

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
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恠不忘機

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徵酤野
廟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夢宿菰蒲

春日公舍偶題

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哀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
曉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

長洲遺興

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
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影隣雞應信夜吟聲
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
可能無位泰生民烟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
投老綠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長洲

太湖東面即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潑黛
管弦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柳凝煙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
青樓紅粉洞中仙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

來為名邑本朝王禹偁常為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
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

蟠翠亭記

龔頤正

中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
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
鬱勃林采煥發荃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珮有
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
彌性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為花故
也余居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午

六刻猶不得息壯懷控惚於簿書期會間領畧於此蓋
不一二數也適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
腐則新之敗蠹則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
此佳時一杯相屬客盍盡歡於是楚人龔養正使折花
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
清曠廣莫春敷秋隕付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
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摳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
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於用小而小而大其得而
遂耶達者視之犧尊孰先於楓柳蓬火孰後於蘭茝耶

抑余聞邛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棗城蘇公詩半垂野水
弱不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概可想見君賢者後號
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時顧欲遂其私
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
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飲酌遂書以記之時淳熙戊
戌四月上澣也

蟠翠亭在縣治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企賢堂記

長洲為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林

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秋
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
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
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遺斯民無窮之
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
遲之教化抑兼并而哀流止所謂鳩歛民瘼評議政體
以待後人則其言皆凜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
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
國史如廬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

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愈
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今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
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繼往來之詳
興踵武之嘆讀之慨想因求公像於虛丘寺繪之堂上
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
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媿相望足
以使有識歆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
由記龔頤正書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卓求王元之像於

虛丘繪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曾程堂記

李處全

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於府縣
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為退食之所規制穩密
不庠不隆榜之曰曾程以禮部尚書贛州曾公楙中書
舍人新安程公俱嘗為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
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
京師已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
館閣迄為中興第一流先後典內外制渡江文物追配

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跡猶或可攷
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
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群
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
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乾道
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曾程堂在吳江縣治主簿廳縣之西

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

大川雄尊竒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
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
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繇今行臨東南
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擢船而逐利者
颺颺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囂呼爭先亂次以濟終
夜洶洶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
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菴倉在望又無聲利奔
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畊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
築室葺間卜隣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

丙戌八月既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
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才七十日
而閤閤高照牖戶靚深髹績甍鏤皆中度程既聚廬之
百須無一可恨而為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圍
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
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而
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
無催科敲朴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於
是求文以為識余聞漢高士不為主簿孫子嚴徙舍而
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儒
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竈請比
隣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叙其所可樂以告後之
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迪
建

常熟縣題名記

魯慎

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為常
熟自梁歷唐由唐迄於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

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於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板榜置於廳壓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之於石立於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愷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曾慎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未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庫迫窄總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於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於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墜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

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
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
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
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
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間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
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
方比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
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於
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
侯皆能以材名於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
害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才
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
多其榜曰順民義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
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
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
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可為而
不為乃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

以余言為然因刻之於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即淑記

題常熟縣

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兩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歲歲家收常熟田

順民倉記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因革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會五方之聚土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乎府庫之出內獄
一 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
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
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足
合萬二千六百而竒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
今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則 其舊二千邑
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
瀕海道直故疆沂密萊全齊在望剌利規恢舟師所宿
則寔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巖震柝資糧巨萬以

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之興若民
兵之事又如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 風
雨寒暑不渝比為令者才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
背相重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
暎不佞爰來亦既有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
為令者至暎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錢石壁端以告來者
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
六百石其顧一已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
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

惰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惰也率以淳厚簡孚交
相為治倘如是愒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大邑之
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
龔景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
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
云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淳熙元年邑令陳暎

崑山縣補註題名記

葉子強

崑山秦繆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雲擾四方基於兵吳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倣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從以來尚旄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之記故此地翕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壘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恠石錯立井井闌闌間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游詠歌未覺身遠其歌豔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繇此以相以輔小却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於是二百年間風流緼藉續々可紀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比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游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獻束須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曷其趨遠異見如此漢之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為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為榮頌力所庶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

耳目思慮之外迺喟然而歎信學力之未至則詎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牒碣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錄之石尚俾來者知前輩優游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嘉定十年置補註省割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橐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

頑曠難治亦無如崑山詳攷其故蓋崑山為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邊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十里自練祁至江滄又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高量浮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為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地尉會合凶敢結集千百挾持器械以相抗拒習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劫殺傷罪涉刑名事

千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
獄訟淹延之害滨江旁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
而為寇公肆剽掠退即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
害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
稅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
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難治
之邑其來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
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六地勢使狀
昨于嘉定七年準尚書省行下條白劄子陳乞欲于練

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立縣
丞兩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
但恐有起蓋解字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狀東七鄉之頑根
深蒂固決非邑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
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保東鄉
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為一縣就練
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
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泖川武元永安凡九鄉
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件並

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體例參酌
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擬照事宜特從今來所乞廢
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役可均于公
于私皆有利益寔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依仍
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
辟清彊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

闔閭墓

王禹偁

惜哉吳王墓秦帝嘗開破應咲埋金玉千年實為禍不

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矣三月火

吳王闔閭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
於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
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揵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
三重傾水銀為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
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
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塚在閭門外虎丘下
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
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

劍在烏發卒十餘萬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畧有同異碩墳丘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題吳孫王墓

楊友夔

闔閭城南荒山之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恠識者夜見踪其由玉環金盃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家庶問亟封守賊曹掩骼窮妍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再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露母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蝼蟻鳥鷲從所求高陵勸爾一盃酒自古南山能錮不

吳郡文粹卷第十

吳孫王墓記

蘇臺鄭

虎臣集

滕斌

出盤門三里有高塚或得其冢磚有文在側曰萬歲永
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王長沙王也或傳
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
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窰其傍取土
為磚殖號官窰後有授民田牧其上前常平使者叔業
冢建齊昇院而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從他官將去職

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詢攷題
曰先賢墓令使者以為失事寔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
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
屬歲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為吳侯
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于吳此墓當
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之乃以為孫破虜墓
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
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
楊蓋摠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為破虜而不考其史江
表傳載破虜為雋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
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
稱或謂王也又壽志及裴松之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
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
赴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
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 曰孫王
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
西銀杯金搔頭握臂瓦薰壚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
勗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唐氏名體仁字元善今

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日記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碑皆作篆隸為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燦花良久化為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爐一枚而近世陸墓所燒畧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勗家洪芻香譜亦畧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為詩序其事為詳但直指以為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墓曲阿紹熙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歲記其事復以史考之定為孫策所葬与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

梁鴻墓

陸龜蒙

先主為五噎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
客臯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白夫人之
勤亦多不懷志于將沒遠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列魄

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
灌地而仰語願先生之謂何心福性誕客他人之字下
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噎之可學
梁鴻墓在金闔亭南臯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
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秦伯廟南而要離墳相並陸
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
祭焉

江篡墓

孫起卿

冢有古篆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

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為磨剔始若
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篡長夜垂茲刻貞石殊
不用塊然但埏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
筆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于道乃宗嫡誌云篡父諱
本父道也
考諸晉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不類鑄斷漢
魏尚豐碑此獨何福迥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
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于竄南極苟簡理
宜爾寧詔不考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
餘瞥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冥茲當眼前

用代銘几席

江墓江通子也水清孫起卿頃于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磚刻之字畫俱存而石無異

真娘墓

譚 銖

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唯重色
真娘墓上獨留詩

白居易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
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莫手不牢固世

間萬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前題有序

李 紳

真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山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曰
一株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
愛心難逐雨花輕黛銷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
還似錢塘蘇小小祇應回首是卿卿

王禹偁

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
立真娘墓止是空土香堆魂与膩骨銷散如黃埃何事
千百年一名猶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故
無名立冢空崔嵬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
士為尔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咄

楊 備

冰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烟知有香魂埋不得
夜深巖底月中仙

真娘墓在虎立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真娘死

葬虎立山時人比之蘇小：行客題墓甚多

周先生住山記

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遠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玄先
生汝南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
泉潤松高鶴閑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
玄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
秋八月始于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
傳毛公塲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
二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尔能勤求吾請導之既行而

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
碧毛色紫而脊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
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
鬻茅莫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
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為竇有鶴御冠裳戲舞于庭砌
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表
文陽德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
恍惚往々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
以雲鶴其弟子掃洒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

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
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正如靈龜外
乎飛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
也井泉去厲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
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著知乎予叔服膺先
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為記凝神遐想直
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

楚記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

祖角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于
崖窟中屬弟子曰撫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
當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功甚臭穢蟲壞唯
五臟不壞如言開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
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鬣而直若數鬣烏十
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
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
還本郡唐正觀中召至長安館于內殿問修習之道
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

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遠于人臣區之所學非萬乘所
宜問也復求崑山詔遂其所適出仙游拾遺

呂真人感應記

趙彥清

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于天性親喪廬墓而
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
于朝又刻石傳于世予竊謂神仙在渺茫恍惚之間安
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
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
投藥石弗療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

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而瘡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當陸根焚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信其為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觀補陀至此以画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画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薛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奉于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即感應里人莫不受重之天而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于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

厥魚况于神仙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既以釋我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隆興間常熟縣海嵎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效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劃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画授悅曰吾所画也須臾而去展視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

遊題三首

林遇賢

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波處

還似有波時用心

門前綠樹無啼鳥
庭下蒼苔有落花
聊與東風論箇事
十分春色屬誰家

心間增道氣
忍事敵災屯
謹言終少禍
節儉勝求人
遇賢姓林氏
東禪院僧飲酒
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
口中可容雙拳
間有異事
每出人群
聚觀之能自困
其飛無毫釐不肖
好吟詩語雖俗
有理致詩如此類
甚多不具錄
今其真身塑于院中

題西湖一山寺壁

僧惠詮

落日寒蟬鳴獨歸
林下寺柴扉
應未掩片月
隨行屐
唯聞犬吠聲
又入青蘿去

和韻

蘇軾

唯聞烟外鐘
不見煙中寺
幽人夜未寢
草露濕芒屨
唯應山頭月
夜夜照來去

惠詮吳僧體垢汚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

曰云蘇文忠公和于後云詮遂以詩知名

題臨平會蘇子瞻

僧道潛

風蒲獵獵弄輕柔
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滿汀洲

又

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贈妓

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
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道潛吳僧有標致效陶靖節為詩嘗自姑蘇歸西湖

經臨平作詩

云

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

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

云

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

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士大夫爭
欲識面饌罷客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
筆立成一座大驚自是知名

冷齋夜話

造題

僧道川

我有一條鉄榔標縱橫妙用無人識
臨行撥轉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
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游江湖間道
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傍一日大書四句

云危

坐蛻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送文暢北游 文暢吳人

韓愈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輒輒學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闕從求送行詩屢造恐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悶窮巷未得窺歌劇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剝剛出其囊中文滿聽寔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豁劇株楸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

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製怛中鞿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况迤舊親識無不比鷄鷹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戮狄胡為不自暇飄戾逐鷗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熏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垆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狁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搗

蘇州四瑞聯句詩序

崔端

觀察推官承奉詔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聯句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必繫乎政二或未入物理寧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乎而况分連斗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威郡守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壅伸民之冤挫猾吏之鋒削刑禁之濫靡勞于力厥功告成嘉瑞荐臻休祥雜沓花房連萼竹簪雙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乎佛廟

甘露降瑞光院

斯乃我后重離總照有開必先之靈感也歷觀藩邨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名堯與南陽茂

才張公

名君房字尹方

詩教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齋

酒酣據席言及四瑞且四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由是賡唱迭詠終宴為聯句律詩自十二韻至二十韻四章凡五百八十言

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咨與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瑞為序

隱石詩

幽獨君

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隴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

又

神仙不可學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隴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枯骨至樂復虛言

又 祭後隱出

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

祭幽獨君文

李道昌

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魯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辯賢良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差峩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今何處宿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

君

題幽獨君

楊備

金檢書殘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春深草沒松門路
泉下詩猶感鬼神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蘇州
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自
為祭文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即寺山之北
有二墳甚高大荆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
至今猶存

禽暴篇

陸龜蒙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々年無以措憂傷于懷
夜不能寐往々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
其眊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
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
弋羅常菓而得之糲糲上糲下糲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萬
膠而不飛是菓也出于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受
于射鳥兕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菓既絕群
鳧恐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梁予曰嘻失馭之

民化而為盜閹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禽亦肆其暴
以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何飢吾不知安用馭
者為

陸龜蒙視獲于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雨所
當之禾竭穗而去為作禽暴篇

南翔寺

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
不絕薰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貳

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為精舍聚徒居
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
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

見題一詩云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倚樹高吟

申徒有涯

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嗤：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
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踪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携一白甕瓶自陽羨游吳中
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

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登岸倚樹高吟云訖跳身入
瓶悄然無點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
濟者見有涯携杖于虎丘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異
人不敢通問 樹萱錄

冢歌

吳女紫珪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
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
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
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自遠心迹何當暫忘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
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于齊魯屬其父母使
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
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
牲帛往弔玉于墓側形見謂重曰昔尔行之後令二
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頤
延頸而歌曰云云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
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
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歎誠

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夜臨出
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頭復何言哉
郎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
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
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
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
尔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来求玉大王不許今名
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帛詣
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

頭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泣正如烟然異錄又一
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要重入冢三
日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齋二物
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于父以明重之事夫差
異之悲咽流涕因赦重以子聳之禮待之搜神記

瑩篔歌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此
情歌宛轉宛轉聲以哀頰為星由漢光景共徘徊

又

悲且傷 參差淚成行 低紅掩翠 方無色 金徽玉軫 為誰
鏘歌宛轉 宛轉清復悲 頰為烟 而霧氤氳 共容姿

王敬伯年十八 仕為東宮扶侍 赴假還都 行至吳通
波亭 維舟中 流月夜 理琴 有一美人 從二小女 披幃
而入 施錦席于東床 設銀鐺 雜果 命紹髮者 酌酒相
獻 酌令小婢 取篋篋 作宛轉歌 婢甚羞 低回 殊久 乃
解裙中 出黃帶 長二尺許 以掛篋篋 彈弦作歌 女脫
金釵 扣琴和之 歌訖 天明 分別 女留錦四端 卧具 綉
枕 腕囊 并佩各一 雙贈敬伯 生以牙火籠 玉琴 爪答
之 來日間 吳令劉惠明 妾船中 失錦及卧具 等檢括
諸同行 至敬伯 舡獲之 敬伯具 夜來事 及與從者 女
儀粧 并所贈 等物 令使檢之 于帳後 得牙火籠 巾箱
內 奩中 得玉琴 爪 令乃以 壻禮 敬伯 厚加贈遺 而別
敬伯 訪部伍人 云女郎 年十六 字麗華 去年 遇病逝
未亡之前 有婢名 春條 年二十許 一婢名 桃枝 年拾
五 皆能彈 箜篌 又善宛轉歌 相繼而死

吳中紀詠

白居易

吳中好風景 八月如三月 水荇葉仍香 木蓮花未歇 海

天微雨散江郭纖埃減暑退衣服乾潮生舸舫活兩衙
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其二

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
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况當
豐歲熟好是歡游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次韵

崔融

洛渚問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烟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
邑南樓近星辰北斗遥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飈

過蘇州

蘇舜欽

東出盤門到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
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
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

經闔閭城

杜牧

遺踪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
烟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

憶春草

劉禹錫

館娃宫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不開
魚風自偃君知否

西子裙裾曾拂來

遊山

蘇舜欽

上春游南峯出自閭扉西崎嶇綠田塍時又涉狹礧午
初至峯下先讀爛石碑僧廬頗新鮮丹青晁朝曦云昔
丈公居石迹有馬蹄踰巖到天平上觀石室危蒼壁瀉
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巖列窻戶玲瓏透斜暉嵌然似釘
鉅人力安可施朝滄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
回首憶舊題南向又渡嶺盤屈麋鹿蹊招手趨寶華未
到聞法聲松間見廣路平如隱金鉗寺壓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
所基洪川不能沒上有萬衆棲中道舍籃輿從者沾汗
衣陸巧步趨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而股酸不隨
巖雨洒磴滑惟賴枯筇撐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
木亘丈撐小閣架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
插翅翼不見鴻鵠卑却視衆林壑密若薺麥齋是皆樗
櫟材春發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石顧萬頃
湖東與天相迷日炙白烟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
鉄輪盡顛隕道為震霆坂火烈瓦甍糜未知天之意摧

此將何為逆遷瞰薦福爰北路側池清無一點塵蝦魚
潜琉璃寶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撈伽屋老朽是六傳
者非北渡千丈橋柱裊欄傾歌攬衣俯而趨愁為溪風
吹遇勝輒自留仰嘯中屢遺永言喜譔浪把酒先嘻
杖履閱竒恠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
疑身被留暫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
却是夢反覆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內願行者尸何由擺
塵坐榮辱兩莫期清泉南白雲終老得自怡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余時以

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此會二首

蘇軾

不覺朱轡轉後塵爭看綉幟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
貴京兆平反一咲春但逐東山携妓女那知後閣走窮
賓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
翻、緹綺走香塵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
豐年傾倒五湖春安排詩律追強對躡躡歸期為惡賓
陸珉遺簪想無限華昏猶見夢回人

彭山贈貫之

胡宿

彭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楊舡入空曠烟樹散鴉鳴山
中老癯仙萬頃纖芥納乘風落珎唾曠色遠相答平生
尔汝分磁鉄契已狎萬緣一笑空是處無刺法方舟過
谷隱風雨寒霎々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歧戒後
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敬鱸楮莫忘鷗盟歆

過吳門

李紳

烟水吳都郭閭門架碧流綠楊淡淺巷青翰往來舟朱
戶千家室丹楹百處樓水光搖極浦草色辨長洲憶作
麻衣士曾為旅棹游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

衣多遊吳中韋夏卿首為知遇常陪宴席段平仲李季
何劉從周綦毋成十餘輩日同盃酒及余以太和七年
領撫會稽則當時賓客群更樂從寺僧里
客無一人在者至于常公子弟凋喪畧盡花寺聽鶯入
春湖看鴈留里吟傳綺唱鄉語認飲謳橋轉攢虹飲波
通鬪鷗浮竹扉梅圃靜水巷橘園幽絕渚荒蘗苑穿巖
破虎立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館曾聞訪遺基六
徧搜琴臺山木盡香徑佛宮秋帳殿菰蒲掩雲房霧露
收葶蘿妖覆滅荆棘鬼包羞風月俄黃綬經過半白頭
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役再至蘇州時范十五傳正
為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半已殂謝及宴而伶人酒徒
悉無往日者門客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和七年
惟今起二人已疾

稽劉禹錫為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識知而不知索候火
然皆畫河柳衰謝邑居更易乃甚令成之嘆也
分通陌前旌駐外郵水風搖綵旆隄柳引鴻驪問吏子
孫隔呼名禮敬修頽瞻殊宿昔語默過悲憂義感心空
在客哀日易偷還將滄海詔從此布皇猷

軍中冬宴

韋應物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茲
邦寔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
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擬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九
劍闡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
感大醜况同忻願謂軍中士報答何由申

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

曹松

勝異恣遊應未遍路歧猶去幾時還浪花湖濶虹蜺斷
柳綠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画檝兩州絲竹會茶山
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煩言洞府間

王禹偁

盡恠吳蘇地瓊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氣似中朝密
逐江雲墮輕隨海吹飄景沈松塢亂片響葦蓬焦粉拂

龍頭舫繒鋪鴈齒橋煮茶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筍芽
先出欺梅蕊自凋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齋黃
霸明皇邁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

自蘇臺至望驛亭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
有感作此因寄從弟紆 李嘉祐

南浦菰蒲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
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一作依如送客平田渺獨
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報虜塵

五日公燕

梅摯

虎符初合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白公求治切
下車三月始開筵

蘇州間丘江君兩家雨中飲酒二首 蘇軾

小圃陰陰遍洒塵方塘漱漱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
莫遣歌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
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

又

五紀歸來髮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
駐馬橋邊問春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鬪吳王

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燕寢香

吳中言情寄魯望

皮日休

古來傷父愛吳鄉一上胥臺不可忘
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似膏盲
宴時不輟琅書味齋日難判玉鮓香
為說松江堪老處滿船烟月濕莎裳

和荅日休

陸龜蒙

菰烟蘆雪是儂鄉鈎線隨身好坐忘
徒愛右軍遺點畫閑投左氏得膏盲
魚因月沒聞移牒祇有風汀去採香
莫問江邊漁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

九月五夜出盤門書呈黃尉

蘇舜欽

紺細幕見黃金鈎珠璣落澄一作冷不流紛一作媚景動

波上的一作遠勢生一作橫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踈

葦吟窮秋予方弭楫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游青城蕩

漿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嘖羞綵舟鮮明四窓闌蘭耐辛

滑佳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憐玉盤鮓

鱸光一色餽簇看校隨所搜河斜參倒氣愈浩我起飲

子一作必酌共知此會不易得邂逅得此難再求一作才

智自勞役擾一作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

散空離愁

邂逅劉公尤於平望之西睽舟夜話叙意

蘇舜欽

昔別蘋初生離謳發清商契濶幾何時遺囀猶在梁我
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比徜徉邂逅
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戶遙音雁南翔攄意良
未盡詎及羅酒漿子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巖崎慎所
歷無令馬玄黃

林 歆

寒食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
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鷓原暎乘杲何須鷓尾並梳行
山前父老應相笑為我頻來學送迎

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

林希初

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思乞雨守符新便推白傅為前政
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餘秉穗舉杯無復嘆鱸尊
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情愧昔人

懷古

許 渾

宮館餘基倚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
荒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鳧鷖占淺莎。
江上雨來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
可憐國破忠臣死，東流生白波。

疊韻吳宮詞

陸龜蒙

膚愉吳都姝，眷愆便宴殿。
逖迤新春人，轉面見戢箭。
紅櫳通東風，翠珥醉易墜。
平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

和

皮日休

侵淫尋巖岑，勢厲衝睥睨。
晚荒王將鄉，七細麗蔽袂。
逝厲揭贖製，曳康莊傷荒涼。
主虜部伍苦，媼七房廊香。

吳宮詞二首

杜牧

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
宮盡花聲少，臺荒麋跡多。
菜萸垂晚露，菡萏落秋波。
無遣君王醉，湍城嘖翠娥。
香徑遠吳宮，千帆落照中。
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
城帶晚莎綠，池連秋蓼紅。
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

懷古送李秀才下第歸江南

劉商

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
秋明雲白萬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
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魚根立平地。
臺前夾月吹玉鸞，臺上迎涼撼金翠。
銀河倒寫

灑酒峨眉盼西子宮娃酣態舞嫋嫋香颺

伍員結舌長歎歎忠諫無因到君耳城烏啼畫海管

溪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中間賸王氣

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馬鳴啼掃空壘瓦解冰消真可恥

凝艷妖芳安足恃可憐荒苑兩冥濛麋鹿呦呦遠遺址

君懷逆氣還東吳狂吟日遊姑蘇興來下筆倒奇景

瑤盤迸酒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危峯霽後凌天孤

海潮秋打羅剎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凝思萬慮無

霓幢鬢鬢遊仙都琳琅暗曼玉華殿天香靜裊金芙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